**《墨子》**

亲士

 入国而不存其士，则亡国矣。见贤而不急，则缓其君矣。非贤无急，非士无与虑国。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，未曾有也。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，桓公去国而溜诸侯，越王勾践遇昊王之丑，而尚摄中国之贤君。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，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。太上无败，其次败而有以成，此之谓用民。吾闻之曰：非无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。非无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，众人自易而难彼。君子进不败其志，内究其情，虽杂庸民，终无怨心，彼有自信者也。是故为其所难者，必得其所欲焉；未闻为其所欲，而免其所恶者也。是故倡臣伤君，谄下伤上。君必有弗弗之臣，上必有詻詻之下。分议者延延，而支苟者詻詻，焉可以长生保国。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，近臣则暗，远臣则哇，怨结于民心，谄谀在侧，善议障塞？则国危矣。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？杀其身而丧天下。故曰：归国宝，不若献贤而进士。今有五锥，此其钴，钴者必先挫。有五刀，此其错，错者必先靡。是以甘井近竭，招木近伐，灵龟近灼，神蛇近暴。是故比于之噎，其抗也；孟贲之杀，其勇也；西施之沈，其美也；昊起之裂，其事也。故彼人者，寡不死其所长，故曰：太盛难守也。故虽有贤君，不爱无功之臣；虽有慈父，不爱无益之子。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，非此位之人也；不胜其爵而处其禄，非此禄之主也。良弓难张，然可以及高入深；良马难乘，然可以任重致远；良才难令，然可以致君见尊。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，故能大。圣人者，事无辞也，物无违也，故能为天下器。是故江河之水，非一源也；千镒之裘，非一狐之白也。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？盖非兼王之道也。是故天地不昭昭，大水不僚潦，大火不燎燎，王德不尧尧。者，乃千人之长也。其直如矢，其平如砥，不足以覆万物。是故谿陕者速涸，逝浅者速竭，烧埔者其地不育。三者淳泽，不出宫中，则不能流国矣。

修身

 君子战虽有陈，而勇为本焉；丧虽有礼，而哀为本焉；士虽有学，而行为本焉。是故置本不安者，无务丰末。近者不亲，无务来远。亲戚不附，无务外交。事无终始，无务多业。举物而间，无务传闻。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，必察迩来远。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。见不修行，见毁，而反之身者也。此以怨省而行修矣。谱慝之言，无入之耳；批抒之声，无出之口；杀伤人之孩，无存之心，虽有诋讦之民，无所依矣。故君子力事曰强，愿欲曰逾，设壮曰盛。君子之道也，贫则见廉，富则见义，生则见爱，死则见哀。四行者，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。藏于心者无以竭爱，动于身者无以竭恭，出于口者无以竭驯。畅之四支，接之肌肤，华发紫巅而犹弗舍者，其唯圣人乎。志不强者，智不达。言不信者，行不果。据财不能以分人者，不足与友。守道不笃，褊物不愽，辩是非不察者，不足与游。本不固者，末必丧。雄而不修者，其后必惰。原浊者，流不清。行不信者，名必耗。名不徒生，而誉不自长，功成名遂，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。务言而缓行，虽辩必不听；多力而伐功，虽劳必不图。慧者心辩而不繁说，多力而不伐功，此以名誉扬天下。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，无务为文而务为察。故彼智无察在身，而情反其路者也。善无主于心者不留，行莫辩于身者不立。名不可简而成也，誉不可巧而立也。君子以身戴行者也。思利寻焉，忘名忽焉，可以为士于天下者，未尝有也。

所染

 子墨子言：见染丝者而叹曰：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所入者变、其色亦变。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。故染不可不慎也。非独染丝然也，国亦有染。舜染于许山、伯阳，禹染于皋陶、伯益，汤染于伊尹、仲虺，武王染于太公、周公。此四王者所染当，故王天下，立为天子，功名蔽天地。举天下之仁义显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夏桀染于干辛、推咚，殷纣染于崇侯、恶来，厉王染于厉公长父、荣夷终，幽王染于傅公夷、蔡公谷。此四王者所染不当，故国残身死，为天下戮。举天下不义辱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齐桓染于管仲、鲍叔，晋文染于舅犯、高偃，楚庄染于孙叔、沈尹，吴阖闻染于伍负、文义，越句践染于范蠡、大夫种。此五君所染当，故霸诸侯，功名传于后世。范吉射染于长柳朔、王住，中行寅染于籍秦、高强，吴夫差染于王孙雄、太宰豁，知伯摇染于智国、张武，中山尚染于魏义、偃长，宋康染于唐鞅、仙不礼。此六君者，所染不当，故国家残亡，身为刑戮，宗庙破灭，绝无后类，君臣离散，民人流亡。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，必称此六君也。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，行理性于染当。故善为君者，劳于论人，而佚于治官。不能为君者，伤形费神，愁心劳意，然国逾危，身逾辱。此六君者，非不重其国、爱其身也，以不知要故也。不知要者，所染不当也。非独国有染也，士亦有染。其友皆好仁义，淳谨畏令，则家曰益、身曰安、名曰荣，处官得其理矣，则段干木、禽子、傅说之徒是也；其友皆好矜奋，创作比周，则家曰损、身曰危、名曰辱，处官失其理矣，则子西、易牙、坚刁之徒是也。《诗》曰必择所堪，必谨所堪者，此之谓也。

法仪

 子墨子曰：天下从事者，不可以无法仪。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，无有。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，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。百工为方以矩，为圆以规，直以绳，正以县。无巧工不巧工，皆以此五者为法。巧者能中之，不巧者虽不能中，放依以从事，犹逾己。故百工从事，皆有法所度。今大者伯天下，其次治大国，而无法所度，此不若百工辩也。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？当皆法其父母奚若？天下之为父母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父母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，不可以为法。当皆法其学奚若？天下为学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学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，不可以为法。当皆法其君奚若？天下之为君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君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，不可以为法。故父母、学、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而可。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？故曰：莫若法天。天之行广而无私，其施厚而不德，其明久而不衰，故圣王法之、既以天为法，动作有为，必度于天。天之所欲则为之，天所不欲则止。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。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？以其兼而爱之，兼而利之也。奚以知天兼而爱之，兼而利之也？以其兼而有之，兼而食之也。今天下无小大国，皆天之邑也。人无幼长贵贱，皆天之臣也。此以莫不物羊，豢犬堵，絮为酒醴乐盛，以敬事天。此不为兼而有之，兼而食之邪？天苟兼而有食之，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。故曰：爱人利人者，天必福之；恶人贼人者，天必祸之。曰杀不辜者，得不祥焉。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？是以天欲人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。昔之圣王禹、汤、文、武，兼天下之百姓，率以尊天事鬼，其利人多，故天福之，使立为天子，天下诸侯皆宾事之。暴王桀、纣、幽、厉，兼恶天下之百姓，率以诟天侮鬼，贼其人多，故天祸之，使遂失其国家，身死为戮于天下，后世子孙毁之，至今不息。故为不善以得祸者，桀、纣、幽、厉是也；爱人利人以得福者，禹、汤、文、武是也。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，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。

七患

 子墨子曰：国有七患。七患者何？城郭沟池不可守，而治官室，一患也；边国至境，四邻莫救，二患也；先尽民力无用之功，赏赐无能之人，民力尽于无用，财宝虚于侍客，三患也；仕者待禄，游者忧反，君修法讨臣，臣慑而不敢拂，四患也；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，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，四邻谋之不知戒，五患也；所言不忠，所忠不信，六患也；畜种菽粟，不足以食之，大臣不足事之，赏赐不能喜，诛罚不能威，七患也。以七患居国，必无社稷；以七患守城，敌至国倾。七患之所当，国必有殃。凡五谷者，民之所仰也，君之所以为养也。故民无仰则君无养，民无食则不可事。故食不可不务也，地不可不力也，用不可不节也。五谷尽收，则五味尽御于主；不尽收，则不尽御。一谷不收谓之馑，二谷不收谓之旱，三谷不收谓之凶，四谷不收谓之馈，五谷不收谓之饥。岁馑，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；旱，则损五分之二；凶，则损五分之三；馈，则损五分之四；饥，则尽无禄，禀食而已矣。故凶饥存乎国，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，大夫彻县，士不入学，君朝之衣不革制，诸侯之客，四邻之使，雍食而不盛，彻胶腓，涂不芸，马不食粟，婢妾不衣帛，此告不足之至也。今有负其子而汲者，队其子于井中，其母必从而道之。今岁凶，民饥场道，饿重其子，此疚于队，其可无察邪？故时年岁善，则民仁且良；时年岁凶，则民吝且恶。夫民何常此之有？为者寡，食者众，则岁无丰。故曰：财不足则反之时，食不足则反之用。故先民以时生财，固本而用财，则财足。故虽上世之圣王，岂能使五谷常收，而旱水不至哉。然而无冻饿之民者，何也？其力时急，而自养俭也。故《夏书》曰：禹七年水。《殷书》曰：汤五年旱。此其离凶饿甚矣。然而民不冻饿者一何也？其生财密，其用之节也。故食无备粟，不可以待凶饥。库无备兵，虽有义，不能征无义。城郭不备全，不可以自守。心无备虑，不可以应卒。是若庆忌无去之心，不能轻出。夫桀无待汤之备，故放；纣无待武王之备，故杀。桀、纣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，何也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。故备者，国之重也。食者，国之宝也；兵者，国之爪也；城者，所以自守也。此三者，国之具也。故曰：以其极赏、以赐无功，虚其府库，以备车马衣裘奇怪。苦其役徒，以治宫室观乐，死又厚为棺椁，多为衣裘。生时治台榭，死又修坟墓。故民苦于外，府库单于内，上不厌其乐，下不堪其苦。故国离寇敌则伤，民见凶饥则亡，此皆备不具之罪也。且夫食者，圣人之所宝也。故《周书》曰：国无三年之食者，国非其国也；家无三年之食者，子非其子也。此之谓国备。

辞过

 子墨子曰：古之民，未知为宫时，就陵阜而居，穴而处。下润湿伤民，故圣王作为官室，为宫室之法，曰：高足以辟润湿，边足以圉风寒，上足以待雪霜雨露，宫墙之高，足以别男女之礼。谨此则止，费财劳力不加利者，不为也。是故圣王作为宫室，便于生，不以为观乐也。作为衣服带履，便于身，不以为辟怪也。故节于身，诲于民，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，财用可得而足。当今之主，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。必厚作敛于百姓，暴夺民衣食之财，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，青黄刻镂之饰、为宫室若此，故左右皆法象之，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，赈孤寡，故国贫而民难治也。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，当为宫室不可不节。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，衣皮带荚，冬则不轻而温，夏则不轻而清。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，故作诲妇人治役，修其城郭，则民劳而不伤；以其常正，收其租税，民则费而不病。民所苦者，非此也。苦于厚作敛于百姓丝麻，梱布绢，以为民衣。为衣服之法：冬则练帛之中，足以为轻且唷。谨此则止。故圣人为衣服，适身体、和肌肤而足矣，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。当是之时，坚车良马不知贵也，刻镂文采不知喜也。何则？其所道之然。故民衣食之财，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，何也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，而不感于外也。是以其民俭而易治，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。府库实满，足以待不然；兵革不顿，士民不劳，足以征不服。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。当今之王，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。冬则轻烟，夏则轻睛，皆已具矣。必厚作敛于百姓，暴夺民衣食之财j以为锦绣文采靡曼衣之。铸金以为钩，珠玉以为佩，女工作文采，男工作刻镂，以身服。此非云益烟之情也，单财劳力，毕归之于无用。以此观之，其为衣服，非为身体，皆为观好。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，其君奢侈而难谏也。夫以奢侈之君，御好淫僻之民，欲用无乱，不可得也。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，当为衣服不可不节。古之民，未知为饮食时，素食而分处。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，以为民食。其为食也，是以增气充虚、强体适腹而已矣。故其用财节，其自养俭，民富国治。今则不然，厚作敛于百姓，以为美食刍豢，蒸炙鱼鳌，大国累百器，小国累十器，前方丈，目不能褊视，手不能褊操，口不能褊味，冬则冻冰，夏则饰谊。人君为饮食如此，故左右象之、是以富贵者奢侈，孤寡者冻馁，欲无乱，不可得也。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，当为食饮不可不节。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，重任不移，远道不至。故圣王作为舟车，以便民之事。其为舟车也，全固轻利，可以任重致远。其为用财少，而为利多，是以民乐而利之。故法令不急而行，民不劳而止足用，故民归之。当今之王，其为舟车与此异矣。全固轻利皆已具，必厚作敛于百姓，以饰舟车，饰车以文采，饰舟以刻镂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，故民寒；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缕，故民饥。人看为舟车若此，故左右象之，是以其民饥寒并至，故为奸裹。多则刑罚深，刑罚深则国乱。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，当为舟车不可不节。凡回于天地之问，包于四海之内，天壤之情，阴阳之和，莫不有也，虽至圣不能更也。何以知其然？圣人有传：天地也，则曰上下；四时也，则曰阴阳；人情也，则曰男女；禽兽也，则曰牡牝雄雌也。真天壤之情，虽有先王，不能更也。虽上世至圣，必蓄私不以伤行；故民无怨。官无拘女，故天下无寡夫。内无拘女，外无寡夫，故天下之民众。当今之君，其蓄私也，大国拘女累千，小国累百，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，女多拘无夫。男子失时，故民少。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，当蓄私不可不节。凡此五者，圣人之所俭节也，小人之所淫佚也。俭节则昌，淫佚则亡。此五者不可不节，夫妇节而天地和，风雨节而五谷熟，衣服节而肌肤和。

三辩

 程繁问于子墨子曰：圣王不为乐。昔诸侯倦于听治，息于钟鼓之乐；士大夫倦于听治，息于竿瑟之乐；农夫春耕夏耘，秋歙冬藏，息于聆缶之乐。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，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，弓张而不弛，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？子墨子曰：昔者尧舜有《第期》者，且以为礼，且以为乐。汤放桀于大水，环天下自立以为王，事成功立，无大后患，自作乐，命曰《九招》。武王胜殷杀纣，环天下自立以为王，事成功立，无大后患，因先王之乐，又自作乐，命曰《象》。周成王因先生之乐，命曰《绉虞》。周成王之治天下也，不若武王。武王之治天下也，不若成汤。成汤之治天下也，不若尧舜。故其乐逾繁者，其治逾寡。自此观之，乐非所以治天下也。程繁曰：子曰圣王无乐，此亦乐已，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？子墨子曰：圣王之命也多寡之。食之利也，以知饥而食之者，智也，因为无知矣。今圣有乐而少，此亦无也。

尚贤上

 子墨子言曰：古者主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，皆欲国家之富，人民之众，刑政之治。然而不得富而得贫，不得众而得寡，不得治而得乱，则是本失其所欲，得其所恶，是其故何也？子墨子言曰：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，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。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，则国家之治厚，贤良之士寡，则国家之治薄。故大人之务，将在于众贤而已。曰：然则众贤之卫将奈何哉？子墨子言曰：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，必将富之贵之，敬之誉之，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。况又有贤良之士，厚乎德行，辩乎言谈，博乎道卫者乎？此固国家之珍，而社稷之佐也。亦必且富之贵之，敬之誉之，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。是故，古者圣王之为政，言曰：不义不富，不义不贵，不义不亲，不义不近。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，皆退而谋曰：始我所恃者，富贵也。今上举义不辟贫贱，然则我不可不为义。亲者闻之，亦退而谋曰：始我所恃者，亲也。今上举义不辟亲疏，然则我不可不为义。近者闻之，亦退而谋曰：始我所侍者，近也。今上举义不辟近；然则我不可不为义。远者闻之，亦退而谋曰：我始以远为无恃，今上举义不辟远，然则我不可不为义。逮至远鄙郊外之臣，门庭庶子、国中之众、四鄙之萌人，闻之皆竞为义。是其故何也？曰：上之所以使下者，一物也；下之所以事上者，一卫也。譬之异者，有高墙深宫，墙立既谨，上为凿一门。有盗人入，阖其自入而求之，盗其无自出。是其故何也？则上得要也。故，古者圣王之为政，列德而尚贤，虽在农与工肆之人，有能则举之，高予之爵，重予之禄，任之以事，断予之令，曰：爵位不高则民弗敬，蓄禄不厚则民不信、政令不断则民不畏。举三者授之觉者，非为贤赐也，欲其事之成。故当是时，以德就列，以官服事，以劳殿赏，量功而分禄。故官无常贵，而民无终贱，有能则举之，无能则下之。举公义，辟私怨，此若言之谓也。故，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，授之政，天下平。禹举益于阴方之中，授之政，九州成。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，授之政，其谋得。文王举闳夭、泰颠于置罔之中，授之政，西土服。故当是时，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，莫不敬惧而施，虽在农与工肆之人，莫不竞劝而尚意。故，士者，所以为辅相承嗣也。故得士则谋不困，体不劳，名立而功业彰，而恶不生，则由得士也。是故子墨子言曰：得意，贤士不可不举；不得意，贤士不可不举。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，将不可不以尚贤。夫尚贤者，政之本也。

尚贤中

 子墨子言曰：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、主社稷、治国家，欲修保而勿失，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。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？曰：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，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，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。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，不党父兄，不偏贵富，不璧颜色。贤者举而上之，富而贵之，以为官长。不肖者抑而废之，贫而贱之，以为徒役。是以民皆劝其赏，畏其罚，相率而为贤者。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，此谓进贤。然后圣人听其言，边其行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，此谓事能。故可使治国者，使治国；可使长官者，使长官；可使治邑者，使治邑。凡所使治国家、官府、邑里，此皆国之贤者也。贤者之治国者，也蚤朝晏退，听狱治政，’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。贤者之长官也，夜寝夙兴，收敛关市、山林、泽梁之利，以实官府，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。贤者之治邑也，蚤出莫入，耕稼树艺，聚菽粟，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。故国家治则刑法正，官府实则万民富。上有以絮为酒醴乐盛，以祭祀天鬼。外有以为皮币，与四邻诸侯交接。内有以食饥息劳，将养其万民，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。是故上者天鬼富之，外者诸侯与之，内者万民亲之，贤人归之。以此谋事则得，举事则成，入守则固，出诛则强。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、正诸侯者，此亦其法已。既曰若法，未知所以行之术，则事犹若未成。是以必为置三本。何谓三本？曰：爵位不高则民不敬矣，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，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。故古圣王高予之爵，重予之禄，任之以事，断予之令。夫岂为其臣赐哉，欲其事之成也。《诗》曰：告女忧恤，诲女予郁；孰能执热，鲜不用濯？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承嗣辅佐也，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，将休其手焉。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，般爵以贵之，裂地以封之，终身不厌。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，竭四肢之力，以任君之事，终身不倦。若有美善，则归之上。是以美善在上，而所怨谤在下，宁乐在君，忧戚在臣。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。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贤使能为政，高予之爵，而禄不从也。夫高爵，而无禄，民不信也。曰：此非中实爱我也，假藉而用我也。夫假藉之民，将岂能亲其上哉。故先王言曰：食于政者，不能分人以事；厚于货者，不能分人以禄。事则不与，禄则不分，请问天下之贤人将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哉？若苟贤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侧，则此不肖者在左右也。不肖者在左右，则其所誉不当贤，而所罚不当暴。王公大人尊此以为政乎国家，则赏亦必不当贤，而罚亦必不当暴。若苟赏不当贤而罚不当暴，则是为贤者不劝，而为暴者不沮矣。是以入则不慈孝父母，出则不长弟乡里，居处无节，出入无度，男女无别。使治官府则盗窃，守城则倍畔，君有难则不死，出亡则不从。使断狱则不中，分财则不均。与谋事不得，举事不成，入守不固，出诛不强。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，倾覆其社稷者，已此故也。何则？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。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，必籍良工。有一牛羊不能杀也，必藉良宰。故当若之二物者，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。逮至其国家之乱，社稷之危，则不知使能以治之。亲戚则使之，无故富贵、面目校好则使之。夫无故富贵、面目校好则使之，岂必智且有慧哉。若使之治国家，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，国家之乱，既可得而知已。且夫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，其心不察其知，而与其爱，是故不能治百人者，使处乎千人之官，不能治千人者，使处乎万人之官。此其故何也？曰：若处官者爵高而禄厚，故爱其色而使之焉。夫不能治千人者，使处乎万人之官，则此官什倍也。夫治之法将曰至者也，曰以治之，曰不什修，知以治之，知不什益，而予官什倍，则此治一而弃其九矣。一虽曰夜相接以治若官，官犹若不治。此其故何也？则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也。故以尚贤使能为政而治者，夫若言之谓也，以下贤为政而乱者，若吾言之谓也。今王公大人中实将欲治其国家，欲修保而勿失，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？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，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。此圣王之道，先王之书《距年》之言也，传曰：求圣君哲人，以裨辅而身。《扬誓》曰：聿求元圣，与之戮力同心，以治天下。则此言圣之不失以尚贤使能为政也。故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，无异物杂焉，天下皆得其列。古者舜耕历山，陶何濒，渔雷泽，尧得之服泽之肠，举以为天子，与接天下之政，治天下之民。伊挚，有莘氏女之私臣，亲为庖人，汤得之，举以为己相，与接天下之政，治天下之民。傅说被褐带索，庸筑乎传岩，武丁得之，举以为三公，与接天下之政，治天下之民。此何故始贱卒而贵，始贫卒而富？则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。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，寒而不得衣，劳而不得息，乱而不得治者。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，而取法于天。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，远迩亲疏，贤者举而尚之，不肖者抑而废之。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，谁也？曰：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扬文武者是也。以所得其赏何也？曰：其为政乎天下也，兼而爱之，从而利之，又率天下之万民以尚尊天事鬼，爱利万民。是故天鬼赏之，立为天子，以为民父母，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，至今不已。则此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也。然则富贵为暴以得其罚者，谁也？曰：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曰：其为政乎天下也，兼而憎之，从而贱之，又率天下之民以诟天侮鬼，贱傲万民。是故天鬼罚之，使身死而为刑戮，子孙离散，室家丧灭，绝无后嗣，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，至今不已。则此富贵为暴而以得其罚者也。然则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，谁也？曰：若昔者伯鲧，帝之元子，废帝之德庸，既乃刑之于羽之郊，乃热照无有及也，帝亦不爱。则此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也。然则天之所使能者，谁也？曰：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先王之书《吕刑》道之曰：皇帝清问下民，有辞有苗，曰：旱后之肆在下，明明不常，鳏寡不盖。德威维威，德明维明。乃名三后恤功于民。伯夷降典，维刑。禹平水土，主名山川。稷隆播种，农殖嘉谷。三后成功，维假于民。则此言三圣人者，谨其言，慎其行，精其思虑，索天下之隐事遗利以上事天，则天乡其德。下施之万民，万民被其利，终身无已。故先王之言曰：此道也，大用之天下则不究，小用之则不困，修用之则万民被其利，终身无已。《周颂》道之曰：圣人之德，若天之高，若地之普。其有昭于天下也，若地之固，若山之承。不坼不崩，若曰之光，若月之明，与天地同常。则此言圣人之德章明博大，坛固以修久也。故圣人之德，盖总乎天地者也。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、正诸侯，夫无德义，将何以哉？其说将必挟震威强。今王公大人将焉取挟震威强哉？倾者民之死也。民，生为甚欲，死为甚憎，所欲不得而所憎屡至，自古及今，未尝能有以此王天下、正诸侯者也。今大人欲王天下，正诸侯，将欲使意得乎天下，名成乎后世，故不察尚贤政之本也。此圣人之厚行也。

尚贤下

 子墨子言曰：天下之王公大人，皆欲其国家之富也，人民之众也，刑法之治也。然而不识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，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。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，则不能毋举物示之乎？今若有一诸侯于此，为政其国家也，曰：凡我国能射御之士，我将赏贵之。不能射御之士，我将罪贱之。问于若国之士，孰善孰惧？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，不能射御之士惧。我赏因而诱之矣，曰：凡我国之忠信之士，我将赏贵之。不忠信之士，我将罪贱之。问于若国之士，孰喜孰惧？我以为必忠信之士喜，不忠不信之士惧。今唯毋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，使国为善者劝，为暴者沮。大以为政于天下，使天下之为善者劝，为暴者沮。然昔吾所以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，何故以哉？以其唯毋临众发政而治民，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，为暴者可而沮也。然则此尚贤者也，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矣。而今天下之士君子，居处言语皆尚贤，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，莫知尚贤而使能，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于大也。何以知其然乎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，不能杀，必索良宰。有一衣裳之财，不能制，必索良工。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，唯有骨肉之亲，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，实知其不能也，不使之也。是何故？恐其败财也。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，则不失尚贤而使能。王公大人有一罢马，不能治，必索良医。有一危弓，不能张，必索良工。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，虽有骨肉之亲，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，实知其不能也，必不使。是何故？恐其败财也。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，则不失尚贤而使能。逮至其国家则不然，王公大人骨肉之亲、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，则举之。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，不若其亲一危弓、罢马、衣裳、牛羊之财与？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。此譬犹瘠者而使为行人，聋者而使为乐师。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其所富，其所贵，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、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也。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，陶于河濒，渔于雷泽，灰于常阳，尧得之服泽之阳，立为天子，使接天下之政，而治天下之民。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，使为庖人，汤得而举之，立为三公，使接天下之政，治天下之民。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，园土之上，衣褐带索，庸筑于傅岩之城，武丁得而举之，立为三公，使之接天下之政，而治天下之民。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，汤之举伊尹也，武丁之举傅说也，岂以为骨肉之亲、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哉。唯法其言，用其谋，行其道，上可而利天，中可而利鬼，下可而利人，是故推而上之。古者圣王既审尚贤，欲以为政，故书之竹帛，琢之盘盂，传以遗后世子孙。于先王之书《吕刑》之书然：王曰：于，来，有国有土，告女讼刑。在今而安百姓，女何择言人？何敬不刑？何度不及？能择人而敬为刑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可及也。是何也？则以尚贤及之。于先王之书《坚年》之言然，曰：曦夫圣武知人，以屏辅而身。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，必选择贤者，以为其摹属辅佐。曰：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。曰，．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？莫若为贤。为贤之道将奈何？曰：有力者疾以助人，有财者勉以分人，有道者劝以教人。若此，则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乱者得治。若饥则得食，寒则得衣，乱则得治，此安生生。今王公大人其所富，其所贵，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一、无故富贵，面目美好者也。今王公大人骨肉之亲、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，焉故必知哉。若不知，使治其国家，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。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，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哉？曰：莫若为王公大人骨肉之亲、无故富贵、面月美好者。王公大人骨肉之亲、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，此非可学能者也。使不知辩，德行之厚若禹汤文武，不加得也，王公大人骨肉之亲，璧疮聋，一暴为桀纣，不加失也。是故以赏不当贤，罚不当暴，其所赏者已无故矣，其所罚者亦无罪。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体，沮以为善，垂其股肱之力，而不相劳来也，腐臭余财，而不相分资也，隐慝良道，而不相教诲也。若此，则饥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，乱者不得治。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，尧有舜，舜有禹，禹有皋陶，汤有小臣，武王有闳夭、泰颠、南宫括、散宜生，而天下和，庶民阜。是以近者安之，远者归之。曰月之所照，舟车之所及，雨露之所渐，粒食之所养，得此不劝誉。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，中实将欲为仁义。求为上士，上欲中圣王之道，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，故尚贤之为说，而不可不察此者也。尚贤者，天鬼百姓之利，而政事之本也。

尚同上

 子墨子言曰：古者民始生未有形政之时，盖其语，人异义。是以一人则一义，二人则二义，十人则十义。其人兹众，其所谓义者亦兹众。是以人是其义，以非人之义，故交相非是也。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，离散不能相和合。天下之百姓，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，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，腐巧余财不以相分，隐匿良道不以相教，天下之乱，若禽兽然。夫明摩天下之所以乱者，生于无政长。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，立以为天子。天子立，以其力为未足，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，置立之以为三公。天子三公既以立，以天下为博大，远国异土之民、是非利害之辩，不可一二而明知，故画分万国，立诸侯国君。诸侯国君既已立，以其力为未足，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，置立之以为正长。正长既已具，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，言曰：闻善而不善，皆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必皆是之，所非必皆非之。上有过则规谏之，下有善则傍荐之。上同而不下比者，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。意若闻善而不善，不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弗能是，上之所非弗能非。上有过弗规谏，下有善弗傍荐。下比不能上同者，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。上以此为赏罚，其明察以审信。是故里长者，里之仁人也。里长发政里之百姓，言曰：闻善而不善，必以告其乡长。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，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。去若不善言，学乡长之善言。去若不善行，学乡长之善行。则乡何说以乱哉。察乡之所治者，何也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，是以乡治也。乡长者，乡之仁人也。乡长发政乡之百姓，言曰：闻善而不善者，必以告国君。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，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。去若不善言，学国君之善言。去若不善行，学国君之善行。则国何说以乱哉。察国之所以治者，何也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，是以国治也。国君者，国之仁人也。国君发政国之百姓，言曰：闻善而不善，必以告天子。天子之所是皆是之，天子之所非皆非之。去若不善言，学天子之善言。去若不善行，学天子之善行。则天下何说以乱哉。察天下之所以治者，何也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，是以天下以治也。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一，而不上同于天，则旧犹未去也。今若天飘风苦雨，赓赓而至者，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。是故子墨子言曰：古者圣王为五刑，请以治其民。譬若丝缕之有纪，罔罟之有纲，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。

尚同中

 子墨子曰：方今之时，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，盖其语曰：天下之人异义。是以一人一义，十人十义，百人百义。其人数兹众，其所谓义者亦兹众。是以人是其义，而非人之义，故交相非也。内之父子兄弟作怨样，皆有离散之心，不能相和合，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，隐匿良道不以相教，腐巧余财不以相分，天下之乱也，至如禽兽然。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，父子兄弟之礼，是以天下乱焉。明乎民之无正长，以一同天下之义，而天下乱也，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，立以为天子，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。天子既已立矣，以为唯其耳目之请，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，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、圣知辩慧之人，置以为三公，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。天子三公既已立矣，以为天下博大，山林远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，是故靡分天下，设以为万诸侯国君，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。国君既已立矣，又以为唯其耳目之请，不能一同其国之义，是故择其国之贤者，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，以远至乎乡里之长，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。天子诸侯之君，民之正长，既已定矣。天子为发政施教，曰：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，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，上之所是必亦是之，上之所非必亦非之。已有善傍荐之，上有过规谏之，尚同义其上，而毋有下比之心，上得则赏之，万民闻则誉之。意若闻见善不以告其上，闻见不善亦不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不能是，上之所非不能非。已有善不能傍荐之，上有过不能规谏之。下比而非其上者，上得则诛罚之，万民闻则非毁之。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，甚明察以审信，是以举天下之人，皆欲得上之赏誉，而畏上之毁罚。是故里长顺天子政，而一同其里之义。里长既同其里之义，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，曰：凡里之万民，皆尚同乎乡长，而不敢下比。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，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。去而不善言，学乡长之善言。去而不善行，学乡长之善行。乡长固乡之贤者也，举乡人以法乡长，夫乡何说而不治哉。察乡长之所以治乡者，何故之以也？曰：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，是以乡治。其乡而乡既以治矣。有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，曰：凡乡之万民，皆上同乎国君，而不敢下比。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，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。去而不善言，学国君之善言。去而不善行，学国君之善行。国君固国之贤者也，举国人以法国君，夫国何说而不治哉。察国君之所以治国而国治者，何故之以也？曰：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，是以国治。国君治其国，而既已治矣。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，曰：凡国之万民，上同乎天子，而不敢下比。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，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。去而不善言，学天子之善言。去而不善行，学天子之善行。天子者，固天下之仁人也。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，夫天子何说而不治哉。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？曰：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，是以天下治。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，则天苜将犹未止也。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，雪霜雨露不时，五谷不熟，六畜不遂，疾苗戾疫，飘风苦雨，荐臻而至者，此天之降罚也，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。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，而避天鬼之所憎，以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。是以率天下之万民，斋戒沐浴，洁为酒醴集盛，以祭祀天鬼。其事鬼神也，酒醴乐盛不敢不镯洁，牺牲不敢不胆肥，珪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，春秋祭祀不敢失时几，听狱不敢不中，分财不敢不均，居处不敢息慢。曰：其为正长若此，是故出诛胜者，何故之以也？曰：唯以尚同为政者也。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。今天下之人曰：方今之时，天鬼之福可得也。万民之所便利，而能强从事焉，则万民之亲可得也。其为政若此，是以谋事，举事成，入守固，上者天鬼有厚乎其为政长也，下者万民有便利乎其为政长也。天鬼之所深厚，而强从事焉，则天下之正长犹未废乎天下也，而天下之所以乱者，何故之以也？子墨子曰：方今之时之以正长，则本与古者异矣。譬之若有量之以五刑然。昔者圣王制为五刑，以治天下，逮至有苗之制五刑，以乱天下。则此岂刑不善哉，用刑则不善也。是以先王之书《以刑之道》曰：苗民否用练，折则刑，唯作五杀之刑，曰法。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，不善用刑者以为五杀。则此岂刑不善哉，用刑则不善，故遂以为五杀。是以先王之书《术令》之道曰：惟口出好兴戎。则此言善用口者出好，不善用口者以为谗贼寇戎。则此岂口不善哉，用口则不善也，故遂以为谗贼寇戎。故古者之置正长也，将以治民也。譬之若丝缕之有纪，而罔罟之有纲也，将以运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。是以先王之书《相年》之道曰：夫建国设都，乃作后王君公，否用泰也，轻大夫师长，否用佚也，维辩使治天均。则此语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，非高其爵、厚其禄、富贵佚而错之也，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、富贵贫寡、安危治乱也。故古者圣王之为若此。今王公大人之为刑政，则文此。政以为便譬，宗于父兄故旧，以为左右，置以为正长。民知上置正长之非正以治民也，是以皆比周隐匿，而莫肯尚同其上，是故上下不同义。若苟上下不同义，赏誉不足以劝善，而刑罚不足以沮暴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曰：上唯毋立而为政乎国家，为民正长，曰：人可赏，吾将赏之。若苟上下不同义，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。曰：人众与处，于众得非。则是虽使得上之赏，未足以劝乎。上唯毋立而为政乎国家，为民正长，曰：人可罚，吾将罚之。若苟上下不同义，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。曰：人众与处，于众得誉。则是虽使得上之罚，未足以沮乎。若立而为政乎国家，为民正长，赏誉不足以劝善，而刑罚不可以沮暴，则是不与乡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同乎伏？若有正长与无正长之时同，则此非所以治民一众之道。故古者圣王唯而以尚同以为正长，是上下情请为通，上有隐事遗利，下得而利之，下有蓄怨积害，上得而除之。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，其室人未褊知，乡里未褊闻，天子得而赏之。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，其室人未褊知，乡里未褊闻，天子得而罚之。是以举天下之人，皆恐惧振动惕栗，不敢为淫暴，曰：天下之视听也哉神。先王之言曰：非神也，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，使人之吻助己言谈，使人之心助己思虑，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。助之视听者众，则其所闻见者远矣。助之言谈者众，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。助之思虑者众，则其谈谋度速得矣。助之动作者众，即举其事速成矣。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，垂名于后世者，无他故异物焉，曰：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。是以先王之书《周颂》之道之曰：载来见彼王，求厥章。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以春秋来朝聘天子之廷，受天子之严教。退而治国，政之所加，莫敢不宾。当此之时，本无有敢纷天子之教者。《诗》曰：我马维骆，六辔沃若。载驰载驱，周爰咨度。又曰：我马维麒，六辔若丝。载驰载驱，周爰咨谋，即此语也。古者国君诸侯之闻见善与不善也，皆驰驱以告天子，是以赏当贤，罚当暴，不杀不辜，不失有罪，则此尚同之功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，请将欲富其国家，众其人民，治其刑政，定其社稷，当若尚同之不可不察，此之本也。

尚同下

 子墨子言曰：知者之事，必计国家百姓所以治者而为之，必计国家百姓之所以乱者而辟之。然计国家百姓之所以治者，何也？上之为政，得下之情则治，不得下之情则乱。何以知其然也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，则是明民于善非也。苟若明于民之善非也，则得善人而赏之，得暴人而罚之也。善人赏而暴人罚，则国必治。上之为政也，不得下之情，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。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，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，不得暴人而罚之。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，为政若此，国众必乱。故赏不得下之情，而不可不察者也。然计得下之情将奈何可？故子墨子曰：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，然后可矣。何以知尚同一义之可而为政于天下也？然胡不审稽古之治为政之说乎？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，百姓为人。若苟百姓为人，是一人一义，十人十义，百人百义，千人千义，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，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。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，是以厚者有阙而荡者有争。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，是故选择贤者，立为天子。天子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天下，是以选择其次，立为三公。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，是以分国建诸侯。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，是以选择其次，立为卿之宰。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，是以选择其次，立而为乡长家君。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，诸侯、卿之宰、乡长家君，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，将使助治乱刑政也。故古者建国设都，乃立后王君公，奉以卿士师长，此非欲用说也，唯辩而使助治天助明也。今此何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，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？则是上下相贱也。何故以然？则义不同也。若苟义不同者有党，上以若人为善，将毁之，若人唯使得上之赏，而辟百姓之毁，是以为善者必未可使劝，见有赏也，上以若人为暴，将罚之，若人唯使得上之罚，而怀百姓之誉。是以为暴者，必未可使沮，见有罚也。故计上之赏誉，不足以劝善，计其毁罚，不足以沮暴。此何故以然？则欲同一天下之义，将奈何可？故子墨子言曰：然胡不赏使家君试用家君发宪布令其家，曰：若见爱利家者必以告，若见恶贼家者亦必以告。若见爱利家以告，亦犹爱利家者也，上得且赏之，众闻则誉之。若见恶贼家不以告，亦犹恶贼家者也，上得且罚之，众闻则非之。是以祸若家之人，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，辟其毁罚。是以善言之，家君得善人而赏之，得暴人而罚之。善人之赏，而暴人之罚、则家必治矣。然•计若家之所以治者，何也？唯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。家既已治，国之道尽此已邪，则未也。天下为家数也甚多，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，是以厚者有乱，而薄者有争。故又使家君总其家之，以尚同于国君。国君亦为发宪布令于国之众，曰：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，若见恶贼国者亦必以告。若见爱利国以告者，亦犹爱利国者也。上得且赏之，众闻则誉之。若见恶贼国不以告者，亦犹恶贼国者也。上得且罚之，众闻则非之。是以祸若国之人，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，避其毁罚。是以民见善者言之，见不善者言之；国君得善人而赏之，得暴人而罚之。善人赏而暴人罚，则国必治矣。然计若国之所以治者，何也？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。国既已治矣，天下之道，尽此已邪，则未也。天下之为国数也甚多，此皆是国，而非人之国。是以厚者有战，而薄者有争。故又使国君选其国之义，以义尚同于天子，天子亦为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。曰：若见爱利天下者，必以告；若见恶贼天下者，亦以告。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，亦犹爱利天下者也。上得则赏之，众闻则誉之。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，亦犹恶贼天下者也。上得且罚之，众闻则非之。是以祸天下之人，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，避其毁罚。是以见善不善者告之。天子得善人而赏之，得暴人而罚之。善人赏而暴人罚之，天下必治矣。然计天下之所以治者，何也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。天下既已治，天子又总天下之义，以尚同于天。故当尚同之为说也，尚同之天子，可以治天下矣。中用之诸侯，可而治其国矣。小用之家君，可用而治其家矣。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，小用之治一国一家而不横者，若道之谓也。故曰：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，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。意独子墨子有此，而先王无此其有邪？则亦然也。圣王皆以尚同为政，故天下治。何以知其然也？于先王之书也，《大誓》之言然，曰：小人见奸巧，乃闻不言也，发罪钧。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，其罪亦犹淫辟者也。故古之圣王治天下也，其所差论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，外为之人，助之视听者众。故与人谋事，先人得之；与人举事，先人成之；州先之誉令问，先人发之。唯信身而从事，故利若此。古者有语焉，曰：一目视也，不若二目之视也；一耳之听也，不若二耳之听也；一手之操也，不若二手强也。夫唯能信身而从事，故利若此。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千里之外有贤人焉，其乡里之人皆未之均闻见也，圣王得而赏之。千里之内有暴人焉，其乡里未之均见也，圣王得而罚之。故唯毋以圣王为聪耳明目与，岂能一视而通见千里之外哉？一听而通闻千里之外哉？圣王不往而视也，不就而听也。然而使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周流天下无所重足者，何也？其以尚同为政善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凡使民尚同者，爱民不疾，民无可使。曰：必疾爱而使之，致信而持之。富贵以道其前，明罚以率其后。为政若此，唯欲毋与我同，将不可得也。是以子墨子曰：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，中情将欲为仁义，求为士，上欲中圣之道，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，故当上同之说而不察，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。

兼爱上

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，必知乱之所自起，焉能治之，不知乱之所自起，则不能治。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，必知疾之所自起，焉能攻之；不知疾之所自起，则弗能攻。治乱者何独不然，必知乱之所自起，焉能治之；不知乱之所自起，则弗能治。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，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。当察乱何自起？起不相爱。臣子之不孝君父，所谓乱也。子自爱不爱父，故亏父而自利；弟自爱不爱兄，故亏兄而自利；臣自爱不爱君，故亏君而自利。此所谓乱也。虽父之不慈子，兄之不慈弟，君之不慈臣，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。父自爱也，不爱子，故亏子而自利；兄自爱也，不爱弟，故亏弟而自利；君自爱也，不爱臣，故亏臣而自＇利。是何也？皆起不相爱。一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，亦然。盗爱其室，不爱其异室，故窃异室以利其室；贼爱其身，不爱人，故贼人以利其身。此何也？皆遂不相爱。虽至大夫之相乱家、诸侯之相攻国者、亦然。大夫各爱家，不爱异家，故乱异家以利家；诸侯各爱其国，不爱异国，故攻异国以利其国。天下之乱物，具此而已矣。

察此何自起？皆起不相爱。若使天下兼相爱，人若爱其身，恶施不孝，犹有不慈者乎？视子弟与臣若其身，恶施不慈不孝亡，犹有盗贼乎？故视人之室若其室，谁窃？视人身若其身，谁贼？故盗贼有亡，犹有大夫之相乱家，诸侯之相攻国者乎？视人家若其家，谁乱？视人国若其国，谁攻？故大夫之相乱家，诸侯之相攻国者有亡。若使天下兼相爱，国与国不相攻，家与家不相乱，盗贼无有，君臣父子皆能孝慈，若此则天下治。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，恶得不禁恶而劝爱。故天下兼相爱则治，相恶则乱。故子墨子曰：不可以不劝爱人者，此也。

兼爱中

 子墨子言曰：仁人之所以为事者，必兴天下之利，除去天下之害，以此为事者也。然则天下之利何也？天下之害何也？子墨子言曰：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，家之与家之相篡，人之与人之相贼，君臣不惠忠，父子不慈孝，兄弟不和调，则此天下之害也。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？以不相爱生耶？子墨子言：以不相爱生。今诸侯独知爱其国，不爱人之国，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；今家主独知爱其家，而不爱人之家，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；今人独知爱其身，不爱人之身，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。是故诸侯不相爱，则必野战。家主不相爱，则必相篡。人与人不相爱，则必相贼。君臣不相爱，则不惠忠。父子不相爱，则不慈孝。兄弟不相爱，则不和调。天下之人皆不相爱，强必执弱，富必侮贫，贵必敖贱，诈必欺愚。凡天下祸篡怨恨，其所以起者，以不相爱生也。是以仁者非之。既以非之，何以易之？子墨子言曰：以兼相爱、交相利之法易之。然则兼相爱、交相利之法，将奈何哉？子墨子言：视人之国，若视其国；视人之家，若视其家；视人之身，若视其身。是故诸侯相爱，则不野战。家主相爱，则不相篡。人与人相爱，则不相贼。贵不放贱，诈不欺愚，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，以仁者誉之。然而今天下之士，君臣相爱则惠忠，父子相爱则慈孝，兄弟相爱则和调。天下之人皆相爱，强不执弱，众不劫寡，富不侮贫。子墨子曰：然，乃若兼则善矣。虽然，天下之难，物于故也。子墨子言曰：天下之士君子，特不识其利，辩其故也。今若夫政城野战，杀身为名，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。苟君说之，则士众能为之。况于兼相爱，交相利，则与此异？夫爱人者，人必从而爱之；利人者，人必从而利之；恶人者，人必从而恶之；害人者，人必从而害之。此何难之有？特上弗以为政，士不以为行故也。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，故文公之臣，皆祥羊之裘，韦以带钱；练帛之冠，入以见于君，出以践朝。是其故何也？君说之，故臣为之也。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，故灵王之臣，皆以一饭为节，肱息然后带，扶墙然后起。比期年，朝有薰黑之危。是其故何也？君说之，故臣能之也。昔越王勾践好士之勇，教驯其臣和合之，焚舟失火，试其士曰：越国之宝尽在此！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，曰 士闻鼓音，破碎乱行，蹈火而死者，左右百人有余，越王击金而退之。是故子墨子言曰：乃若夫少食、恶衣，杀身而为名，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。若苟君说之，则众能为之。瓦兼相爱、交相利与此异矣。夫爱人者，人亦从而爱之。利人者，人亦从而利之。恶人者，人亦从而恶之。害人者，人亦从而害之。此何难之有焉？特上不以为政，而士不以为行故也。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：然，乃若兼则善矣。虽然，不可行之物也，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。子墨子言：是非其譬也。夫挈太山而越河济，可谓毕劫有力矣。自古及今，未有能行之者也。昆乎兼相爱，交相利则与此异，古者圣王行之。何以知其然？古者禹治天下，西为西河、渔宝，以泄渠、孙、皇之水。北为防、原、抓、注后之邸、噱池之窦，洒为底柱，凿为龙门，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。束方漏之陆，防盖诸之泽，洒为九侩，以挞束土之水，以利冀州之民。南为江、汉、淮、汝，东流之，注五湖之处，以利楚荆、越与南夷之民。此言禹之事，吾今行兼矣。昔者文王之治西土，若曰若月，乍光于四方，于西土，不为大国侮小国，不为众庶侮鳏寡，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免。天屑临文王慈，是以老而无子者，有所得终其寿，连独无兄弟者，有所杂于生人之问，少失其父母者，有所放依而长。此文王之事，则吾今行兼矣。昔者武王将事泰山，隧，传曰：泰山！有道曾孙周王有事，大事既获，仁人尚作，以只商夏蛮夷丑貉。虽有周亲，不若仁人。万方有罪，维予一人。此言武王之事，吾今行兼矣。是故子墨子言曰：今天下之君子，忠实欲天下之士富，而恶其贫；欲天下之治，而恶其乱，当兼相爱，交相利。此圣王之法，天下之治道也，不可不务为也。

兼爱下

 子墨子言曰：仁人之事者，必务求与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。然当今之时，天下之害孰为大？曰：若大国之攻小国也，大家之乱小家也，强之劫弱，众之暴寡，诈之谋愚，贵之敖贱，此天下之害也。人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，臣者之不忠也，父者之不慈也，子者之不孝也，此又天下之害也。又与今人之贱人，执其兵刃毒药水火，以交相亏贼，此又天下之害也。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，此胡自生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？即必曰非然也，必曰从恶人贼人生。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，兼与？别与？即必别也。然即之交别者，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？是故别非也。子墨子曰：非人者，必有以易之。若非人而无以易之，譬之犹以水救火也，其说将必无可焉。是故子墨子曰：兼以易别。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？曰：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，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？为彼者由为己也。为人之都若为其都，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？为彼犹为己也。为人之家若为其家，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？为彼犹为己也。然即国都不相攻伐，人家不相乱贼，此天下之害与？天下之利与？即必曰天下之利也？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，此胡自生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？即必曰非然也，必曰从爱人利人生。分名乎天下，爱人而利人者，别与？兼与？即必曰兼也。然即之交兼者，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？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。且乡吾本言曰：仁人之事者，必务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。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，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别非而兼是者，出平若方也。今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，以兼为正。是以聪耳明目相为视听乎，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为宰乎，而有道肆相教诲。是以老而无妻子者，有所侍养以终其寿。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，有所放依以长其身。今唯毋以兼为正，即若其利也。不识天下之事，所以皆闻兼而非者，其故何也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，犹未止也。曰：即善矣，虽然，岂可用哉？子墨子曰：用而不可，难哉亦将非之。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？姑尝两而进之，谁以为二士，使其一士者执别，使其一士者执兼。是故别士之言曰：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，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。是故退睹其友，饥即不食，寒即不衣，疾病不侍养，死丧不葬埋。别士之言若此，行若此。兼士之言不然，行亦不然，曰：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，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，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，然后可以为高士天下。是故退睹其友，饥则食之，寒则衣之，疾病侍养之，死丧葬埋之。兼士之士尚若此，行若此。若之二者，言相非而行相反与？当使若二士者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使言行之合，犹合符节也，无言而不行也。然即敢问今有平原广野于此，被甲婴胄，将往识，死生之权未可识也。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、越、齐、荆，往来及否未及否，未可识也。然即敢问不识将恶也？家室奉承亲戚，提挈妻子，而寄托之，不识于兼之有是乎？于别之有是乎哉？以为当其于此也，天下无愚夫愚妇，虽非兼之人，必寄托之于兼之有是也。此言而非兼，择即取兼，即此言兼费也。不识天下之士，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，其故何也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，曰：意可以择士，而不可以择君子，姑尝两而进之，谁以为二君，使其一君者执兼，使其一君者执别。是故别君之言曰：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，此泰非天下之情也。人之生乎地上之，无几何也，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。是故退睹其万民，饥即不食，寒即不衣，疾病不侍养，死丧不葬埋。别君之言若此，行若此。兼君之言不然，行亦不然，曰：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，必万万民之身，后为其身，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。是故退睹万民，饥即食之，寒即衣之，疾病侍养之，死丧葬埋之。兼君之言若此，行若此。然即交若之二君者，言相非而行相反与？常使若二君者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使言行之合，犹合符节也，无言而不行也。然即敢问今岁有疠疫，万民多有勤苦冻馁，转死沟壑中者，既已众矣。不识将择之二君者，将何从也？我以为当其于此也，天下无愚夫愚妇，虽非兼君，必从兼君是也。言而非兼，择即此言行拂也。不识天下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，其故何也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独未止也，曰：兼即仁矣，义矣。虽然，岂可为哉。吾譬兼之不可为也，犹挈泰山以超江河也。故兼者，直愿之也，夫岂可为之物哉？子墨子曰：夫挈泰山以超江河，自古之及今，生民而来未尝有也。今若夫兼相爱、交相利，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，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？子墨子曰：吾非与之并世同时，亲闻其声，见其色也。以其所书于竹帛，镂于金石，琢于盘盂，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。泰誓曰：文王若曰若月乍照，光于四方，于西土。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，譬之曰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，即此文王兼也。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，于文王取法焉。且不唯泰誓为然，虽禹誓即亦犹是也。禹曰：济济有众，咸听朕言，非惟小子敢行称乱，蠢兹有苗，用天之罚，若予既率尔草对诸旱以征有苗。禹之征有苗也，非以求以重富贵，干福禄，乐耳目也，以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即此禹兼也。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，于禹求焉。且不唯禹誓为然，虽汤说即亦犹是也。汤曰：惟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告于上天后曰：今天大旱，即当朕身履，未知得罪于上下。有善不敢蔽，有罪不敢赦，简在帝心。万方有罪，即当朕身。朕身有罪，无及万方。即此言汤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，以祠说于上帝鬼神，即此汤兼也。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，于汤取法焉。且不唯誓命与汤说为然，周诗即亦犹是也。周诗曰：王道荡荡，不偏不党。王道平平，不党不偏。其直若矢，其易若底，君子之所履，小人之所视。若吾言非语道之谓也？古者文武为正，均分赏贤罚暴，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，即此文武兼也。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，于文武取法焉。不识天下之人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，其故何也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犹未止，曰：意不忠亲之利，而害为孝乎？子墨子曰：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。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，亦欲人爱利其亲与？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？以说观之，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。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？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，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？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，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？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，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。然即之交孝子者，果不得已乎。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？意以天下之孝子为遇，而不足以为正乎？姑尝本原之先王之所书《大雅》之所道，曰：无言而不条，无德而不报。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。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，而恶人者必见恶也。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，其故何也？意以为难而不可为邪？尝有难此而可为者。昔荆灵王好小腰，当灵王之身，荆国之士饭不瑜乎一，固据而后兴，扶垣而后行。故约食为其难为也，然后为而灵王说之，未瑜于世而民可移也，即求以乡其上也。昔者越王句践好勇，教其士臣三年，以其知为未足以知之也，焚舟失火，鼓而进之，其士偃前列、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胜数也。当此之时，不鼓而退也，越国之士可谓颤矣。故焚身为其难为也，然后为之，越王说之，未瑜于世而民可移也，即求以乡上也。昔者晋文公好宜服，当文公之时，晋国之士，大布之衣，祥羊之裘，练帛之冠，且直之履，入见文公，出以践之朝。故直服为其难为也，然后为而文公说之，未瑜于世而民可移也，即求以乡其上也。是故约食、焚舟、直服，此天下之至难为也，然后为而上说之，未瑜于世而民可移也。何故也？即求以乡其上也。今若夫兼相利，此其有利且易为也，不可胜计也。我以为则无有上说之者而）已矣，苟有上说之者，劝之以赏誉，威之以刑罚，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、交相利也，譬之犹火之就上、水之就下也，不可防止于天下。故兼者，圣王之道也，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，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。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，为人君必惠，为人臣必忠，为人父必慈，为人子必孝，为人兄必友，为人弟必悌。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、忠臣、慈父、孝子、友兄、悌弟，‘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，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。

非攻上

 今有一人，入人园圃，窃其桃李，众闻则非之，上为政者得则罚之。此何也？以亏人自利也。至攘人犬豕鹦豚者，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。是何故也？以亏人愈多，其不仁兹甚，罪益厚。至入人栏厩，取人马牛者，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鹦豚。此何故也？以其亏人愈多，苟亏人愈多，其不仁兹甚，罪益厚。至杀不辜人也，柩其衣裘、取戈剑者，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、取人马牛。此何故也？以其亏人愈多，苟亏人愈多，其不仁兹甚矣，罪益厚。当此，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，谓之不义。今至大为攻国，则弗知非，从而誉之，谓之义。此何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？杀一人谓之不义，必有一死罪矣。若以此说往，杀十人十重不义，必有十死罪矣。杀百人百重不义，必有百死罪矣。当此，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，谓之不义。今至大为不义攻国，则弗之而非，从而誉之，谓之义。情不知其不义也。故书其言以遗后世。若知其不义也，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。今有人于此，少见黑曰黑，多见黑曰白，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。少尝苦曰苦，多尝苦曰甘，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。今小为非，则知而非之。大为非攻国，则不知而非，从而誉谓之之义。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？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，辩义与不义之乱也。

非攻中

 子墨子言曰：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，誉之审，赏罚之当，刑政之不过失。是故，子墨子曰：古者有语，谋而不得，则以往知来，以见知隐，谋若此，可得而知矣。今师徒唯毋兴起，冬行恐寒，夏行恐暑，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。春则废民耕稼树艺，秋则废民获敛。今唯毋废一时，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，不可胜数。今尝计军上，竹箭、羽旎、喔幕、甲、盾、拨，劫住而靡弊腑冷不及者，不可胜数。又与矛、戟、戈、剑、乘车，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及者，不可胜数。与其牛马肥而往、瘠而反，往死亡而不反者，不可胜数。与其徐道之修远，根食辍绝雨不继，百姓死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与其居处之不安，食饭之不时，饥饱之不节，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，不可胜数。丧师多不可胜数，丧师尽不可胜计，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，亦不可胜数。国家发政，夺民之甩，废民之利若此甚众，然而何为为之？曰：我贪伐胜之名，及得之利，故为之。子墨子言曰：计其所自胜，无所可用也。计其所得，反不如所丧者之多。今攻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攻此不用锐，且无杀而徒得，此然也。杀人多必数于万，寡必数于千，然后三里之城、七里之郭且可得也。今万乘之国，虚数于千，不胜而人，广衍数于万，不胜而辟。然则土地者，所有余也，王民者，所不足也。今尽王民之死，严下上之患，以争虚城，则是弃所不足，而重所有余也。为政若此，非国之务者也。饰攻战者也言：南则剂吴之王，北则齐晋之君，始封于天下之时，其土地之方，未至有数百里也、人徒之众，未至有数十万人也。以攻战之故，土地之博至有数千里也，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，故当攻战而不可为也。子墨子言曰：虽四五国则得利焉，犹谓之非行道也。譬若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，今有医于此，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，万人食此，若医四五人得利焉，犹谓之非行药也。故孝子不以食其亲，忠臣不以食其君。古者封国于天下，尚者以耳之所闻，近者以目之所见，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。何以知其然也？东方有莒之国者，其为国甚小，问于大国之问，不敬事于大，夫国亦弗之从而爱利。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，西者齐人兼而有之。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问者，以是攻战也。虽南者陈蔡，其所以亡于吴越之问者，亦以攻战。虽北者且一、不着何，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貊之问者，亦以攻战也。是故子墨子言曰：古者王公大人得而恶失，故安而恶危，故当攻战而不可不非。饰攻战者之言曰：彼不能收用彼众，是故亡。我能收用我众，以此攻战于天下，谁敢不宾服哉。子墨子言曰：子虽能收用子之众，子岂若古者吴阖问哉。古者吴阖问教七年，奉甲执兵，奔三百里而舍焉，次注林，出于冥隘之径，战于柏举，中楚国而朝宋与及鲁。至夫差之身，比而攻齐，舍于汶上，战于艾陵，大败齐人，而葆之大山。东而攻越，济三江五湖，而葆之会稽。九夷之国莫不宾服。于是退不能赏孤，施舍群萌，自侍其力，伐其功，誉其智，息于教，遂筑姑苏之台，七年不成。及若此，则吴有离罢之心。越王句践视吴上下不相得，收其众以复其条。入北郭，徙大内，围王宫，而吴国以亡。昔者晋有六将军，而智伯莫为强焉。计其土地之博，人徒之众，欲以抗诸侯，以为英名攻战之速。故差论其分牙之士，皆列舟车之众，以攻中行氏而有之。以其谋为既已足矣，又攻兹范氏而大败之。并三家以为一家而不止，又围赵襄子于晋肠。及若此，则韩魏亦相从而谋曰：古者有语：唇亡则齿寒。赵氏朝亡，我夕从之。赵氏夕亡，吾朝从之。诗曰：鱼水不务，陆将何及乎？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，辟门除道，奉甲兴士，韩魏自外，赵氏自内，击智伯，大败之。是故子墨子言曰：古者有语曰：君子不镜于水，而镜于人。镜于水见面之容，镜于人则知吉与凶。今以攻战为利，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？此其为不吉而凶，既可得而知矣。

非攻下

 子墨子言曰：今天下之所誉善者，其说将何？为其上中天之利，而中中鬼之利，而下中人之利，故誉之誉？意亡非为其上中天之利，而中中鬼之利，而下中人之利，故誉之与？虽使下之愚人，必曰：将为其上中天之利，而中中鬼之利，而下中人之利，故誉之。今天下之所同养者，圣王之法也。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免攻伐并兼，则是有誉义之名，而不察其实也。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，而不能分其物也，则岂谓有别哉。是故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，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行。是以动则不疑，速通成，得其所欲，而顺天鬼百姓之利，则知者之道也。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，必反大国之说，一天下之和，总四海之内，焉率天下之百姓，以农臣事上帝山川鬼神。利人多，功故又大，是以天赏之、愚富之，人誉之，使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名参乎天地，至今不废。此则知者之道也，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。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则不然，将必皆差论其分牙之士，皆列其舟车之卒伍，于此为坚甲利兵，以往攻伐无罪之国。入其国家边境，芟刈其禾稼，斩其树木，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，攘杀其牲栓，墦溃其祖庙，劲杀其万民，覆其老弱，迁其重器。卒进而柱乎闹曰：死命为上，多杀次之，身伤者为下。又况先列北桡乎哉，罪死无杀！以谭其众。夫无兼国覆军，贼虐万民，以乱圣人之绪。意将以为利天乎？夫取天之人，以攻天之邑，此刺杀天民，剥振神之位，倾覆社稷，攘杀其牺牲，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。意将以为利鬼乎？夫杀之神，灭鬼神之主，废灭先王，贼虐万民，百姓离散，则此中不中鬼之利矣。意将以为利人乎？夫杀之人，为利人也博矣。又计其费，此为周生之本，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，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。今夫师者之相为不利者也，曰：将不勇，士不分，兵不利，教不习，师不众，卒不利和，威不圉，害之不久，争之不疾，孙之不强，植心不坚，与国诸侯疑。与国诸侯疑，则敌生虑而意赢矣。偏具此物，而致从事焉，则是国家失卒，而百姓易务也。今不尝观其说好攻伐之国，若使中兴师，君子庶人也必且数千，徒倍十万，然后足以师而动矣。久者数岁，速者数月。是上不暇听治，士不暇治其官府，农夫不暇稼穑，妇人不暇纺绩织红，则是国家失卒，而百姓易务也。然而又与其车马之罢弊也，幔幕帷盖，三军之用，甲兵之备，五分而得其一，则犹为序疏矣。然而又与其散亡道路，道路辽远，根食不继僚，食饮之时，厕役以此饥寒冻馁疾病、而转死沟壑中者，不可胜计也。此其为不利于人也，天下之害厚矣。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，则此乐贼灭天下之万民也，岂不悖哉。今天下好战之国，齐晋楚越，若使此四国者得意于天下，此皆十倍其国之众，而未能食其地也，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。今又以争地之故而反相贼也，然则是亏不足而重有余也。今还夫好攻伐之君，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：以攻罚之为不义，非利物与？昔者禹征有苗，汤伐桀，武王伐纣，此皆立为圣王，是何故也？子墨子曰：子未察吾言之类，未明其故者也。彼非所谓攻，谓诛也。昔者有三苗大乱，天命延之，曰妖容出，雨血三朝，龙生庙，大哭乎市，夏水地坼及泉，五谷变化，民乃大振。高阳乃命玄宫，禹亲把天之瑞令，以征有苗。四电诱只，有神人面乌身，若瑾以侍，益矢有苗之祥，苗师大乱，后乃遂几。禹既已克有三苗，焉磨为山川，别物上下，卿制大极，而神民不违，天下乃静，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。还至乎夏至桀，天有辖命，曰月不时，寒暑杂至，五谷焦死，鬼呼国，鹤呜十夕余。乃命汤于镳宫，用受夏之大命：夏德大乱，予既卒其命于天矣，往而诛之，必使汝堪之。汤焉敢奉率其众，是以乡有夏之境，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。少少，有神来告曰：夏德大乱，往攻之，予必使汝大堪之。予既受命于天，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。汤奉桀众以克有，属诸侯于薄，荐章天命，通于四方，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，则此汤之所以诛桀也。还至乎商王纣，天不序其德，杞用失时，兼夜中十曰雨王于薄，九鼎迁止，妇妖容出，有鬼宵吟，有女为男，天雨肉，棘生乎国道，王兄自纵也。赤乌衔珪，降周之岐社，曰：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。泰颠来宾，河出绿图，地出乘黄。武王践功，梦见三神，予既沉渍殷纣于酒德矣，往攻之，予必使汝大堪之。武王乃攻狂夫，反商之周，天赐武王黄乌之旗。王既已克殷，成帝之来，分主诸神，祀纣先王，通维四夷，而天下莫不宾，焉袭汤之绪，此即武王之所以诛纣也。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，则非所谓攻也，所谓诛也。则夫好攻伐之君，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：子以攻伐为不义，非利物与？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问，越王紧亏出自有遽，始邦于越，唐叔与吕尚邦齐、晋。此皆地方数百里，今以并国之故，四分天下而有之。是故何也？子墨子曰：子未察吾言之类，未明其故者也。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，万有余。今以并国之故，万国有余皆灭，而四国独立。此譬犹医之药万有余人，而四人愈也，则不可谓良医矣。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曰：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为不足也，我欲以义名立于天下，以德求诸侯也。子墨子曰：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，以德来诸侯者，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。夫天下处攻伐久矣，譬若傅子之为马然。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，大国之不义也，则同忧之；大国之攻小国也，则同救之；小国城郭之不全也，必使修之；布粟之绝则委之，币帛不足则共之。以此效大国，则小国之君说。人劳我逸，则我甲兵强。宽以惠，缓易急，民必移。易攻伐以治我国，攻必倍。量我师举之费，以诤诸侯之毙，则必可得而序利焉。督以正，义其名，必务宽吾众，信吾师，以此授诸侯之师，则天下无敌矣，其为下不可胜数也。此天下之利，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，则此可谓不知利天下之臣务矣。是故，子墨子曰：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，中情将欲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当若繁为攻伐，此实天下之巨害也。今欲为仁义，求为上士，尚欲中圣王之道，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，故当若非攻之为说，而将不可察者此也。

节用上

 圣人为政一国，一国可倍也。大之为政天下，天下可倍也。其倍之，非外取地也，因其国家，去其无足以倍之。圣王为政，其发令兴事、便民用财也，无不加用而为者。是故用财不费，民德不劳，其兴利多矣。其为衣裘何以为？冬以圉寒，夏以圉暑。凡为衣裳之道，冬加温、夏加清者，芋组。不加者，去之。其为宫室何以为？冬以圉风寒、夏以圉暑雨。有盗贼加固者芋组。不加者，去之。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？以圉寇乱盗贼，若有寇乱盗贼，有甲盾五兵者胜，无有不胜，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。凡为甲盾五兵，加轻以利坚而难折者，芋组。不加者，去之。其为舟车何以为？车以行陵陆，舟以行川谷，以通四方之利。凡为舟车之道，加轻以利者，芋组。不加者，去之。凡其为此物也，无加用而为者，是故用财不费，民德不劳，其兴利多。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乌兽犬马，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，于数倍乎？若则不难。故孰为难？倍唯人为难倍。然人有可倍也。昔圣王为法曰：丈夫年二十，不敢毋处家，女子年十五，毋敢不事人。此圣王之法也。圣王既没，于民次也。其欲蚤处家者，有所二十年处家。其欲晚处家者，有所四十年处家。以其蚤与其晚相践，后圣王之法十年。若纯三年而字，子生可以二三年矣。此不惟使民蚤处家而可以倍与？且不然已。今天下为政者，其所以寡人之道多。其使民劳，其籍敛厚，民财不足，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。且大人惟毋与师以攻伐邻国，久者终年，速者数月，男女久不相见，此所以寡人之道也。与居处不安、饮食不时、作疾病死者，有与侵就汲素、攻城野战死者，不可胜数。此不令为政者，所以寡人之道数术而起与？圣人为政、特无此，不圣人为政、其所以众人之道亦数卫而起与？故子墨子曰：去无用之，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。

节用中

 子墨子言曰：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，正诸侯者，彼其爱民谨忠，利民谨厚，忠信相连，又示之以利，是以终身不餍，殁二十而不卷。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、正诸侯者，此也。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：凡天下旱百工，输、车、积、匏、陶、冷、梓、匠，使各从事其所能。曰：凡足以奏给民用，诸加费不加民利则止 。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：足以充虚继气，强股肱，耳目聪明，则止。不极五味之调，芬香之和，不致远国珍恢异物。何以知其然？古者尧治天下，南抚交祉，北降幽都，束西至曰所出入，莫不宾服，建至其厚爱。黍稷不二，羹载不重，饮于土增，啜于土形，斗以酌。倪仰周旋威仪之礼，圣王弗为。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：冬服钳红之衣轻且暖，夏服烯给之衣轻且清，则止诸。加费不加于民利者，圣王弗为。古者圣王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，于是教民以兵行。曰带剑，为刺则入，击则断，旁击而不折，此剑之利也。甲为衣则轻且利，动则兵且从，此甲之利也。车为服重致远，乘之则安，引之则利，安以不伤人，利以速至，此车之利也。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，于是利为舟楫，足以将之则止。虽止者三公诸侯至，舟楫不易，津人不饰，此舟之利也。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曰：衣三领，足以朽肉，棺三寸，足以朽骸。掘穴深不通于泉，流不发泄，则止。死者既葬，生者毋久丧用哀。古者人之始生，未有宫室之时，因陵丘掘穴而处焉。圣王虑之，以为掘穴曰，冬可以辟风寒。建夏，下润湿，上重需，恐伤民之气，于是作为官室而利。然则为官室之法将奈何哉？子墨子言曰：其旁可以圉风寒，上可以圉雪霜雨露，其中镯洁，可以祭祀，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，则止诸。加费不加民利者，圣王弗为。

节葬下

 子墨子言曰：仁者之为天下度也，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。今孝子之为亲度也，将奈何哉？曰：亲贫则从事乎富之，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，众乱则从事乎治之。当其于此也，亦有力不足、财不赡、智不智然后已矣，无敢舍余力，隐谋遗利，而不为亲为之者矣。若三务，孝子之为亲度也，既若此矣。虽仁者之天下度，亦犹此也。曰：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，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，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。当其于此，亦有力不足、财不赡、智不智然后已矣，无敢舍余力，隐谋遗利，而不为天下为之者矣。若三务者，此仁者之为天下度，既若此矣。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，天下失义。后世之君子，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，义也，孝子之事也。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，非孝子之事也。曰二子者，言则相非，行即相反，皆曰：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。而言即相非，行即相反。于此乎后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。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，然则姑尝传而为政乎国家万民而观之，计厚葬久丧，奚当此三利者，我意若使法其言，用其谋，厚葬久丧实可以富贫、众寡、定危、治乱乎？此仁也，义也，孝子之事，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。仁者将求兴天下，谁霸而使民誉之，终勿废也。意亦使法其言，用其谋，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、众寡、定危、治乱乎？此非仁非义，非孝子之事也。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。仁者将兴之，天下谁贾，而使民誉之，终勿废也。意亦使法其言，用其谋，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、众寡、定危、理乱乎？此非仁非义，非孝子之事也，为人谋者不可不沮也。仁者将求除之，天下相废，而使人非之，终身勿为。且故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今国家百姓之不治也，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今天下之士君子，将犹多皆疑惑厚葬久丧之为中是非利害也。故子墨子言曰：然则姑尝稽之。今虽毋法执厚葬久丧者言，以为事乎国家。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，曰棺椁必重，葬埋必厚，衣袁必多，文绣必繁，丘陇必巨。存乎正夫贱人死者，殆竭家室。焉诸侯死者，虚车府，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，印组节约，车马藏乎圹，又必多为屋幕、鼎鼓、绪挺、壶滥、戈剑、羽旎、齿革，寝而埋之。满意若殉从，曰：天子杀殉，众者数百，寡者数十。将军大夫杀殉，众者数十，寡者数人。处丧之法将奈何哉？曰：哭泣不秩声，翕绩絰垂涕，处倚庐，寝苦枕由。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，薄衣而为寒，使面目陷阳，颜色薰黑，耳目不聪明，手足不劲强，不可用也。又曰：上士之操丧也，必扶而能起，杖而能行，以此共三年。若法若言，行若道，使王公大夫行此，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，辟草木，实仓凛。使农夫行此，则必不能蚤出夜入，耕稼树艺。使百工行此，则必不能修舟车，为器皿矣。使妇人行此，则必不能夙兴夜寐，纺绩织红。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，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。财以成者，扶而埋之。后得生者，而久禁之。以此求富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，富之说无可得焉。是故以求富家而既已不可矣。欲以众人民，意者可邪？其说又不可矣。今惟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，君死丧之三年，父母死丧之三年，妻与后子死者，五皆丧之三年，然后伯父、叔父、兄弟、孽子其，族人五月、姑姊、甥舅皆有月数，则毁瘠必有制矣。使面目陷阳，颜色薰黑，耳目不聪明，手足不劲强，不可用也。又曰：上士操丧也，必扶而能起，杖而能行，以此共三年。若法若言，行若道，苟其饥约又若此矣。是故百姓冬不仞寒，夏不仞暑，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。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，以此求众，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，众之说无可得焉。是故求以众人民而既以不可矣。欲以治刑政，意者可乎？其说又不可矣。今惟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，国家必贫，人民必寡，刑政必乱。若法若言，行若道，使为上者行此，则不能听治，使为下者行此，则不能从事。上不听治，刑政必乱，下不行从事，衣食之财必不足。若苟不足，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，不弟弟必将怨其兄矣；为人子者求其亲而不得，不孝子必是怨其亲矣；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，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。是以僻淫邪行之民，出则无衣也，入则无食也，内续奚吾，并为淫暴，而不可胜禁也。是故盗贼众而治者寡。先众盗贼而寡治者，以此求治，譬犹使人三晨而毋负己也，治之说无可得焉。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。欲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，意者可邪？其说又不可矣。是故昔者圣王既没，天下失义，诸侯力征。南有楚越之王，而北有齐晋之君，此皆砥砺其卒伍，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。是故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，积委多，城郭修，上下调和，是故大国不耆攻者。无积委，城郭不修，上下不调和，是故大国者攻之。今惟毋以厚葬久丧者为政，国家必贫，人民必寡，刑政必乱。若苟贫，是无以为积委也。若苟寡，是城郭沟渠者寡也。若苟乱，是出战不克，入守不固。此求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，而既已不可矣。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，意者可邪？其说又不可矣。今惟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，国家必贫，人民必寡，刑政必乱。若苟贫，是弃盛酒醴不冷洁也。若苟寡，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。若苟乱，是祭祀不时度也。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，为政若此，上帝鬼神始得从上抚之曰：我有是人也，与无是人也，孰愈？曰：我有是人也，与无是人也，无择也向则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厉之祸罚而弃之，则岂不亦乃其所哉。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：棺三寸，足以朽体。衣袁三领，足以覆恶。以及其葬也，下毋及泉，上毋通臭，垄若参耕之亩，则止矣。死者既以葬矣，生者必无久哭，而疾而从事，人为其所能，以交相利也。此圣王之法也。今执厚葬久丧者之言曰：厚葬久丧虽使不可以富贫，众寡、定危、治乱，然此圣王也以道也。子墨子曰：不然。昔者尧北教乎八狄，道死，葬蚤山之阴。衣袁三领，谷木之棺，葛以缄之，既桃而后哭，满堵无封。已葬，而牛马乘之。舜西教乎七戎，道死，葬南己之市。衣袅三领，谷木之棺，葛以缄之。已葬，而市人乘之。禹束教乎九夷，道死，葬会稽之山。衣袁三领，桐棺三寸，葛以缄之，绞之不合，道之不焰。土地之深，下毋及泉，上毋通臭。既葬，收余壤其上，垄若参耕之亩，取止矣。若以此若三圣王者观之，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。故三王者，皆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岂忧财用之不足哉？以为如此葬埋之法。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，则异于此。必大棺中棺，革闱三操，璧玉即具，戈剑鼎鼓壶滥、文绣素练，大鞅万领、舆马女乐皆具，曰必捶徐差通，垄虽凡山陵。此为辍民之事，靡民之财，不可胜计也。其为毋用若此矣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乡者吾本言曰，意亦使其言，用其谋，计厚葬久丧，请可以富贫、众寡、定危、治乱乎？则仁也，义也，孝子之事也。为人谋者，不可不劝也。意亦使法其言，用其谋，若人厚葬久丧，实不可以富贫、众寡、定危、治乱乎？则非仁也，非义也，非孝子之事也。为人谋者，不可不沮也。是故求以富国家，甚得贫焉；欲以众人民，甚得寡焉；欲以治刑政，甚得乱焉。求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，而既已不可矣，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，又得祸焉。上稽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，而政逆之，下稽之桀纣幽厉之事，犹合节也。若以此观，则厚葬久丧，其非圣王之道也。今执厚葬久丧者言曰：厚葬久丧，果非圣王之道，夫胡说中国之君子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哉？子墨子曰：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。昔者越之束有轴沐之国者，其长子生，则解而食之，谓之宜弟。其大父死，负其大母而弃之，曰：鬼妻不可与居处。此上以为政，下以为俗，为而不已，操而不择。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，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。楚之南有炎人国者，其亲戚死，朽其肉而弃之，然后埋其骨，乃成为孝子。秦之西有仪秉之国者，其亲戚死，聚柴薪而焚之，熏上，谓之登遐，然后成为孝子。此上以为政，下以为俗，为而不已，操而不择。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，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。若以此若三国者观之，则亦犹薄矣。若中国之君子观之，则亦犹厚矣。如彼则大厚，如此则大薄，然则葬埋之有节矣。故衣食者，人之生利也，然且犹尚有节；葬埋者，人之死利也，夫何独无节于此乎。子墨子制鸢葬埋之法曰：棺三寸，足以朽骨，衣三领，足以朽肉，掘地之深，下无值漏，气无发泄于上，垄足以期其所，则止矣。哭往哭来，反从事乎衣食之财，俱乎祭祀，以致孝于亲。故曰：子墨子之法，不失死生之利者，此也。故子墨子言曰：今天下之士君子，中谓将欲为仁义，求为上士，上欲中圣王之道，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，故当若节丧之为政，而不可不察者此也。

天志上

 子墨子言曰：今天下之士君子，知小而不知大。何以知之？以其处家者知之。若处家得罪于家长，犹有邻家所避逃之。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，其相彻戒，皆曰：不可不戒矣，不可不慎矣，恶有处家而得罪于家长而可为也？非独处家者为然，虽处国亦然。处国得罪于国君，犹有邻国所避逃之。然且亲戚弟兄所知识，其相彻戒，皆曰：不可不戒矣，不可不慎矣，谁亦有处国得罪于国君而可为也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，相做戒犹若此其厚。况无所避逃之者，相做戒岂不愈厚然后可哉。且语言有之曰：焉而晏曰，焉而得罪，将恶避逃之？曰：无所避逃之。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，明必见之。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，忽然不知以相做戒，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。然则天亦何欲何恶？天欲义而恶不义。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，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。我为天之所欲，天亦为我所欲。然则何欲何恶？我欲福禄而恶祸祟。然则我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祸祟中也。然则何知天之欲义而恶不义？曰：天下有义则生，无义则死，有义则富，无一义则贫，有义则治，无义则乱。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，欲其富而恶其贫，欲其治而恶其乱，此义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。曰：且夫义者，政也。无从下之政上，必从上之政下。是故庶人竭力从事，未得次己而为政，有士政之。士竭力从事，未得次己而为政，有将军大夫政之。将军大夫竭力从事，未得次己而为政，有三公诸侯政之。三公诸侯竭力听治，未得次己而为政，有天子政之。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，有天政之。天子为政于三公、诸侯、士、庶人。天下之士君子，固明知天之为政于天子，天下百姓，未得之明知也。故昔三代圣正禹汤文武，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，明说天下之百姓，故莫不绉牛羊，豢犬负，洁盛酒醴，以祭祀上帝鬼神，而求祈福于天。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于天子者也，我所以知天之为政于天子者也。故，天子者，天下之穷贵也，天下之穷富也。故欲富且贵者，当天意而不可不顺。顺天意者，兼相爱、交相利，必得赏。反天意者，别相恶、交相贼，必得罚。然则是谁顺天意而得赏者？谁反夫意而得罚者？子墨子言曰：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，此顺天意而得赏也。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，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。然则禹汤文武其得赏何以也？子墨子言曰：其事上尊天，中事鬼神，下爱人。故天意曰：此之我所爱、兼而爱之，我所利、兼而利之。爱人者此为博焉，利人者此为厚焉。故使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业万世子孙。传称其善，方施天下，至今称之，谓之圣王。然则桀纣幽厉得其罚何以也？子墨子言曰：其事上诟天，中诬鬼，下贱人。二故天意曰：此之我所爱、别而恶之，我所利、交而贼之。恶人者此为之博也，贼人者此为之厚也。故使不得终其寿，不段其世，至今毁之，谓之暴王。然则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？以其兼而明之。何以知其兼而明之？以其兼而有之。何以知其兼而有之？以其兼而食焉。何以知其兼而食焉？曰：四海之内，粒食之民，莫不物牛羊、豢犬负，洁为集盛酒醴，以祭祀于上帝鬼神。天有色人，何用弗爱也？且吾言杀一不辜者，必有一不祥。杀不辜者谁也？则人也。予之不祥者谁也？则天也。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姓，则何故以人与人相杀，而天子之不祥？此我所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。顺天意者，义政也。反天意者，力政也。然义将奈何哉？子墨子言曰：处大国不攻小国，处大家不篡小家，强者不劫弱，贵者不傲贱，多诈者不欺愚。此必上利于天，中利于鬼，下利于人。三利无所不利，故举天下美名加之，谓之圣王。力政者则与此异，言非此，行反此，犹幸驰也。处大国攻小国，处大家篡小家，强者劫弱，贵者傲残，多诈欺愚。此上不利于天一，中不利于鬼，下不利于人。三不利无所利，故举天下恶名加之，谓之暴王。子墨子言曰：我有天志，譬若输人之有规，匠人之有矩。轮匠执其规矩，以度天下之方圆，曰中者是也，不中者非也。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，言语不可尽计，上说诸侯，下说列士，其于仁义则大其远也。何以知之？曰：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。

天志中

 子墨子言曰：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，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。既曰不可以不察义之所从出，然则义何从出？子墨子曰：义不从愚且贱者出，必自贵且知者出。何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，而必自贵且知者出也？曰：义者，善政也。何以知义之善政也？曰：天下有义则治，无义则乱，是以知义之善政也。夫愚且贱者，不得为政乎贵且知者，然后得为政乎愚且贱者。此吾所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，而必自贵且知者出也。然则孰为贵？孰为知？曰：天为贵，天为知，而已矣。然则义果自天出矣。今天下之人曰：当若天子之贵诸侯，诸侯之贵大夫，搞明知之。然吾未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也。子墨子曰：吾所以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者，有矣。曰：天子为善，天能赏之。天子为暴，天能罚之。天子有疾病祸祟，必斋戒沐浴，洁为酒醴集盛，以祭祀天鬼，则天能除去之。然吾未知天之祈福于天子也，此吾所以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者，不止此而已矣。又以先王之书《驯天明不解》之道也知之。曰：明哲维大，临君下出。则此语天之贵且知于天子。不知亦有贵知夫天者乎？曰：天为贵，天为知，而已矣。然则义果自天出矣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今天下之君子，中实将欲尊道利民，本察仁义之本，天之意不可不慎也。既以天之意以为不可不慎已，然则天之将何欲何憎？子墨子曰：天之意，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，大家之乱小家也。强之暴寡，诈之谋愚，贵之傲贱，此天之所不欲也。上此而已，欲人之有力相营，有道相教，有财相分也。又欲上之强听治也，下之强从事也。上强听治，则国家治矣。下强从事，则财用足矣。若国家治，用足，则内有以洁为酒醴乐盛，以祭祀天鬼，外有以为环璧珠玉，以聘挠四邻，诸侯之冤不兴矣，边境兵甲不作矣；内有以食饥息劳，持养其万民，则君臣上下惠忠，父子弟兄慈孝。故惟毋明乎顺天之意，奉而光施之天下，则刑政治，万民和，国家富，财用足，百姓皆得煖衣饱食，便宁无忧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今天下之君子，中实将欲遵道利民，本察仁义之本，天之意不可不慎也。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，辟之无以异乎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。今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，夫岂欲其臣国万民之相为不利哉。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，处大家则乱小家，欲以此求赏誉，终不可得，诛罚必至矣。夫天之有天下也，将无已异此。今若处大国攻小国，处大都则伐小都，欲以此求福禄于天，福禄终不得，而祸祟必至矣。然有所不为天之所欲，而为天之所不欲，则夫天亦且不为人之所欲，而为人之所不欲矣。人不所不欲者何也？曰：病疾祟也。若己不为天之所欲，而为天之所不欲，是率天下之万民以从事乎祸祟之中也。故古者圣王明知天鬼之所福，而辟天鬼之所憎，以求兴天下之利，而除天下之害。是以天之为寒热也节，四时调，阴阳雨露也时，五谷熟，六畜遂，疾蕾戾疫凶饥则不至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今天下之君子，中实将欲遵利民，本察仁义之本，天意不可不慎也。且夫天下盖有不仁不祥者，曰：当若子之不事父，弟之不事兄，臣之不事君也。故天下之君子与谓之不祥者。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，檄遂万物以利之，若豪之末，非天之所为也，而民得而利之，则可谓否矣。然独无报夫天，而不知其为不仁不祥也。此吾所谓君子明细而不明大也。且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，有矣。曰以磨为曰月星辰，以昭道之，制为四时春秋冬夏，以纪纲之；雷降雪霜雨露，以长遂五谷麻丝，使民得而财利之；列为山川谿谷，播赋百事；以临司民之善否，为王公侯伯，使之赏贤而罚暴；贼金木乌兽，从事乎五谷麻丝，以为民衣食之财。自古及今，未尝不有此也。今有人于此，罐若爱其子，竭力单务以利之。其子长，而无报子求父，故天下之君子与谓之不仁不祥。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，檄遂万物以利之，若豪之末，非天之所为，而民得而利之，则可谓否矣。然独无报夫天，而不知其为不仁不祥也。此吾所谓君子明细而不明大也。且吾所以知天爱民之厚者，不止此而足矣。曰杀不辜者，天予不祥。不辜者谁也？曰人也。予之不祥者谁也？曰天也。若天不爱民之厚，天胡说人杀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？此吾以知天之爱民之厚也。且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，不止此而已矣。曰爱人利人，顺天之意，得天之赏者，有矣。憎人，反天之意，得天之罚者，亦有矣。夫爱人利人，顺天之意，得天之赏者，谁也？曰：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。尧舜禹汤文武焉所从事？曰：从事兼，不从事别，兼者，处大国不攻小国，大家不乱小家，强不劫弱，众不暴寡，诈不谋愚，贵不傲贱。观其事，上利乎天，中利乎鬼，下利乎人。三利无所不利，是谓天德。聚敛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，曰：此仁也，义也，爱人利人，顺天之意，得天之赏者也。不止此而已，书于竹帛，镂之金石，琢之盘盂，传遗后世子孙。曰：将何以为？将以识夫爱人利人，顺天之意，得天之赏者也。《皇矣》道之曰：帝谓文王，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，不长夏以革，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帝善其顺法则也，故举殷以赏之，使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名誉至今不息。故夫爱人利人，顺天之意，得天之赏者，既可得留而已。夫僧人贼人，反天之意，得天之罚者，谁也？曰：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。桀纣幽厉焉所从事？曰：从事别，不从事兼。别者，处大国则攻小国，处大家则乱小家，强劫弱，众暴寡，诈谋愚，贵傲贱。观其事，上不利乎天，中不利乎鬼，下不利乎人。三不利无所利，是谓天贼。聚敛天下之丑名而加之焉，曰：此非仁也，非义也，僧人贼人，反天之意，得天之罚者也。不止此而已，又书其事于竹帛，镂之金石，琢之盘盂，传遗后世子孙。曰：将何以为？将以识夫憎人贼人，反天之意，得天之罚者也。大明之道之曰：纣越厥夷居，不肯事上帝，弃厥先神只不祀。乃曰：吾有命，无廖传务。天下天亦纵弃纣而不葆，察天以纵弃纣而不葆者，反天之意也。故夫僧人贼人，反天之意，得天之罚者，既可谓而知也。是故，子墨子之有天之，辟人无以异乎输人之有规，匠人之有矩也。今夫输人操其规，将以量度天下园与不圆也。曰：中吾规者谓之园，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圆。是以圆与不园皆可得而知也。此其故何？则园法明也。匠人亦操其矩，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。曰：中吾矩者谓之方，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。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。此其故何？则方法明也。故，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，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为刑政也，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、出言谈也。观其行，顺天之意，谓之善意行，反天之意，谓之不善意非。观其言谈，顺天意，谓之善言谈，反天之意，谓之不善言谈。观其刑政，顺天之意，谓之善刑政，反天之意，谓之不善刑政。故置此以为法，立此以为仪，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，譬之犹分黑白也。是故，子墨子曰：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，中实将欲遵道利民，本察仁义之本，天之意不可不顺也。顺天之意者，义之法也。

天志下

 子墨子言曰：天下之所以乱者，其说将何哉？则是天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。何以知其明于小不明于大也？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。何以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？以处人之家者知之。今人处若家得罪，将犹有异家所，以避逃之者，然且父以戒子，兄以戒弟，曰：戒之慎之，处人之家不戒不慎之，而有处人之国者乎？今人处若国得罪，将犹有异国所，以避逃之者矣。然且父以戒子，兄以戒弟，曰：戒之慎之，处人之国者，不可不戒慎也。今人皆处天下而事天，得罪于天，将无所以避逃之者矣。然而莫知以相极戒也，吾以此知大物则不知者也。是故子墨子言曰：戒之慎之，必为天之所欲，而去天之所恶。曰：天之所欲者何也？所恶者何也？天欲义而恶其不义者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曰：义者，正也。何以知义之为正也？天下有义则治，无义则乱，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。然而正者，无自下正上者，必自上正下。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为正，有士正之。士不得次己而为正，有大夫正之。大夫不得次己而为正，有诸侯正之。诸侯不得次己而为正，有三公正之。三公不得次己而为正，有天子正之。天子不得次己而为政，有天正之。今天下之士君子，皆明于天子之正天下也，而不明于天正也。是故古者圣人明以此说人曰：天子有善，天能赏之。天子有过，天能罚之。天子赏罚不当，听狱不中，天下疾病祸福，霜露不时。天子必且绉豢其牛羊犬截，洁为集盛酒醴，以檮祠祈福于天。我未尝闻天之檮祈福于天子也，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贵于天子也。是故义者不自愚且贱者出，必自贵且知者出。曰：谁为知？天为知。然则义果自天出也。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为义者，则不可不顺天之意矣。曰：顺天之意何若？曰：兼爱天下之人。何以知兼爱天下之人也？以兼而食之也。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？自古及今，无有远灵孤夷之国，皆绉豢其牛羊犬负，洁为集盛酒醴，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，以此知兼而食之也。苟兼而食焉，必兼而爱之。譬之若楚越之君，今是楚王食于楚之四境之内，故爱越之人；今天兼天下而食焉，我以此知其兼爱天下之人也。且天之爱百姓也，不尽物而止矣。今天下之国，粒食之民国，杀一不祥。曰谁杀不辜？曰人也。孰予之不辜？曰天也。若天之中实不爱此民也，何故而人有杀不辜，而天予之不祥哉？且天之爱百姓厚矣，天之爱百姓别矣，既可得而知也。何以知天之爱百姓也？吾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。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。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，从而利之，移其百姓之意焉，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。天以为从其所爱而爱之，从其所利而利之，于是加其赏焉，使之处上位，、立为天子以法也，名之曰圣人。以此其赏善之证。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之兼恶天下也，从天贼之，移其百姓之意焉，率以诟侮上帝山川鬼神。天以为不从其所爱而恶之，不从其所利而贼之，于是加其罚焉，使之父子离散，国家灭亡，纭失社稷，忧以及其身。是以天下之庶民属而毁之，业万世子孙继嗣，毁之贲不之废也。名之曰失王。以此知其罚暴之证。今天下之士君子欲为义者，则不可不顺天之意矣。曰：顺天之意者，兼也。反天之意者，别也。兼之为道也，义正。别之为道也，力正。曰：义正者，何若？曰：大不攻小也，强不侮弱也，众不贼寡也，诈不欺愚也，贵不傲贱也，富不骄贫也，壮不夺老也。是以天下之庶国，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。若事上利天，中利鬼，下利人。三利而无所不利，是谓天德。故凡从事此者，圣知也，仁义也，忠惠也，慈孝也，是故聚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。是其故何也？则顺天之意也。曰：力正者何若？曰：大则攻小也，强则侮弱也，众则贼寡也。诈则欺愚也，贵则傲贱也，富则骄贫也，壮则夺老也。是以天下之庶国，方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贼害也。若事上不利天，中不利鬼，下不利人。三不利而无所利，是谓之贼。故凡从事此者，寇乱也，盗贼也，不仁不义，不忠不惠，不慈不孝，是故聚敛天下之恶名而加之。是其故何也？则反天之意也。故，子墨子置立天之，以为仪法，若输人之有规，匠人之有矩也。今轮人以规，匠人以矩，以此方圆之别矣。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，以为仪法，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义之远也。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义远也？今知氏，大国之君宽者然曰：吾处大国，而不攻小国，吾何以为大哉！是以差论蚤牙之士，比列其舟车之卒，以攻罚无罪之国。入其沟境，刈其禾稼，斩其树木，残其城郭，以御其沟池，焚烧其祖庙，攘杀其牺栓。民之格者则劲拔之，不格者则系操而归。大夫以为仆园胥靡，妇人以为舂酋。则夫好攻伐之君，不知此为不仁义，以告四邻诸侯曰：吾攻国、覆军、杀将若干人矣。其邻国之君亦不知此为不仁义也，有具其皮币，发其绍处，使人飨贺焉。则夫好攻伐之君，有重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，有书之竹帛，藏之府库？为人后子者，必且欲顺其先君之行，曰：何不当发吾库；视吾先君之法美？必不曰文武之为正。为正者若此矣，曰：吾攻国、覆军、杀将若干人矣。则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，其邻国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，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。此吾所谓大物则不知也。所谓小物则知之者，何若？今有人于此，入人之场园，取人之桃李瓜姜者，上得且罚之，众闻则非之。是何也？曰：不与其劳，获其实，已非其有所取之故。而况有瑜于人之墙垣，祖格人之．子女者乎？与角人之府库，窃人之、金玉蚤素者乎？与瑜人之栏牢，窃人之牛马者乎？而况有杀一不辜人乎？今王公大夫之为政也，自杀一不辜人者，瑜人之墙垣、祖格人之子女者，与角人之府库、窃人之金玉蚤素者乎，与瑜人之栏牢、窃人牛马，桃李瓜姜者，今王公大人之加罚此也，虽古之尧舜禹汤文武之为政，亦无以异此矣。今天下之诸侯，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，此为杀一不辜人者数千万矣；此为瑜人之墙垣、格人之子女者，与角人府库、窃人金玉蚤素者，数千万矣；瑜人之栏牢、窃人之牛马者，与入人之场园、窃人之桃李瓜姜者，数千万矣。而自曰义也。故，子墨子言曰：是责我者，则岂有以异是责黑白甘苦之辩者哉。今有人于此，少而示之黑谓之黑，多示之黑谓白，必曰吾目乱，不知黑白之别。今有人于此，能少尝之甘谓甘，多尝谓苦，必曰吾口乱，不知其甘苦之味。今王公大人之政也，或杀人，其国家禁之，此蚤越有能多杀其邻国之人，因以为文义，此岂有异责白黑甘苦之别者哉。故子墨子置天之，以为仪法。非独子墨子以天之志为法也，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：帝谓文王，予怀而明德，毋大声以色，毋长夏以革，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此诰文王之以天志为法也，而顺帝之则也。且今天下之士君子，中实将欲为仁义，求为上士，上欲中圣王之道，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者，当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。天之志者，义之经也。

明鬼下

 子墨子言曰：逮至昔三代圣王既没，天下失义，诸侯力正，是以存夫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，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长贞良也，正长之不强于听治，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也。民之为淫暴寇盗贼，以兵刃毒药水火，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，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，并作由此始，是以天下乱。此其故何以然也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，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。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，则夫天下岂乱哉。今执无鬼者曰：鬼神者，固无有。旦暮以为教诲乎天下之，疑天下之众，使天下之众皆疑惑乎鬼神有无之别，是以天下乱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，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故当鬼神之有与无之别，以为将不可以明察此者也。既以鬼神有无之别，以为不可不察已，然则吾为明察此，其说将奈何而可？子墨子曰：是与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，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。请惑闻之见之，则必以为无。若是何不尝入一乡一里而问之，自古以及今，生民以来者，亦有尝见鬼神之物，闻鬼神之声，则鬼神何谓无乎？若莫闻莫见，则鬼神可谓有乎？今执无鬼者言曰：夫天下之为闻见鬼神之物者，不可胜计也。亦孰为闻见神鬼有无之物哉？子墨子曰：若以众之所同见，与众之所同闻，则若昔者杜伯是也。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，杜伯曰：吾君杀我而不辜，若以死者为无知，则止矣。若死而有知，不出三年，必使吾君知之。其三年，周宣王合诸侯而用于圃田，车数百乘，从数千，人满野。曰中，杜伯乘白马素车，朱衣冠，执朱弓，挟朱矢，追周宣王，射入车上，中心折脊，噎车中，伏弦而死。当是之时，周人从者莫不见，远者莫不闻，着在周之《春秋》。为君者以教其臣，为父者以警其子，曰：戒之慎之，凡杀不辜者，其得不祥，鬼神之谋，若此之僭遨！．以若书之说观之，则鬼神之有，岂可疑哉。非惟若书之说为然，昔者郑穆公当昼曰中处乎庙，有神入门而左，乌身，素服三绝，面状正方。郑穆公见之，乃恐惧，轰。帝享女明德，使子锡女寿十年有九，使若国家蕃昌，子孙茂，毋失。郑穆公再拜稽首，曰：敢问神。曰：予为句芒。若以郑穆公之所身见为仪，则鬼神之有，岂可疑哉。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，昔者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，庄子仪曰：吾君王杀我而不辜，死人毋知亦已，死人有知，不出三年，必使吾君知之。期年，燕将驰祖，燕之有祖，当齐之社稷，宋之有桑林，楚之有云梦也，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。曰中，燕简公方将驰于祖涂，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，殖之车上。当是时，燕人从者莫不见，远者莫不闻，着在燕之《春秋》。诸侯传而言之曰：凡杀不辜者，其得不祥，鬼神之诛，若此其僭遨也。以若书之说观之，则鬼神之有，岂可疑哉。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，昔者宋文君鲍之时，有臣曰诟观辜固尝从事于厉，株子杖揖出，与言曰：观辜，是何陆璧之不满度量，酒醴乐盛之不今洁也，牺牲之不全肥，春秋冬夏选失时，岂女为之与？意鲍为之与？观辜曰：鲍幼弱，在荷襁之中，鲍何与识焉？官臣观辜特为之。株子举揖而禀之，殖之坛上。当是，宋人从者莫不见，远者莫不闻，着在宋之《春秋》。诸侯传而语之曰：诸不敬慎祭祀者，鬼神之诛，至若此其僭遨。以若书之说观之，鬼神之有，岂可疑哉。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，昔者齐庄君之，有所谓王里国、中里缴者。此二子者，讼三年而狱不断。齐君由谦杀之，恐不辜，犹谦释之，恐失有罪。乃使之人共一羊，盟齐之神社，二子许诺。于是拙洫，德羊而洒其血，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，读中里彻之辞未半也，羊起而触之，折其脚，桃神之而禀之，噎之盟所。当是时，齐人从者莫不见，远者莫不闻，着在齐之《春秋》。诸侯传而语之曰：请品先不以其请者鬼神之诛，至若此其僭遨也。以若书之说观之，鬼神之有，岂可疑哉。是故子墨子言曰：虽有深谿博林幽涧毋人之所，施行不可以不董，见有鬼神视之。今执无鬼者曰：夫众人耳目之请，岂足以断疑哉。奈何其欲为高君子于天下，而有复信众之耳目之请哉。子曰：若以众之耳目之请，以为不足信也，不以断疑。不识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，足以为法乎？故于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：若昔者三代圣王，足以为法矣。若苟昔者三代圣王足以为法，然则姑尝上观圣王之事。昔者武王之攻殷诛纣也，使诸侯分其祭，曰：使亲者受内祀，疏者受外祀。故武王必以鬼神为有，是故攻殷诛纣，使诸侯分其祭。若鬼神无有，则武王何祭分哉。非为武王之事为然也，故圣王，其赏也必于祖，其戮也必于社。赏于祖者何也？告分之均也。戮于社者何也？告听之中也。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，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，其始建国营都，曰必择国之正坛，置以为宗庙；必择木之修茂者，立以为敢位；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，以为祝宗；必择六畜之胜胆肥悴毛，以为牺牲；珪璧璜璜，称财为度：必择五谷之芳黄，以为酒醴弃盛，故酒醴乐盛，与岁上下也。故古圣王治天下也，故必先鬼神而后人者，此也。故曰：官府选效必先，祭器祭服毕藏于府，祝宗有司毕立于朝，牺牲不与昔聚群，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。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，鬼神厚矣。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，故书之竹帛，传遗后世子孙。咸恐其腐蠹绝灭，后世子孙不得而记，故琢之盘盂，镂之金石，以重之。有恐后世子孙不能敬着以取羊，故先王之书，圣人，一尺之帛，一篇之书，语数鬼神之有也，重有重之。此其故何？则圣王务之。今执无鬼者曰：鬼神者，固无有。则此反圣王之务，反圣王之务，则非所以为君子之道也。今执无鬼者之言曰：先王之书，慎无一尺之帛，一篇之书，语数鬼神之有，重有重亦何书之，亦何书有之哉？子墨子曰：周书大雅有之。《大雅》曰：文王在上，于昭于天。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有周不显，帝命不时。文王陆降，在帝左右。穆穆文王，令问不已。若鬼神无有，则文王既死，彼岂能在帝之左右哉。此吾所以知《周书》之鬼也。且周书独鬼，而《商书》不鬼，则未足以为法也。然则姑尝止观乎《商书》曰：呜呼！古者有夏，方未有祸之时，百兽贞虫，允及飞乌，莫不比方。蚓住人面，胡敢异心？山川鬼神，亦莫敢不宁。若能共允，住天下之合，下土之葆。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宁者，以佐谋禹也。此吾所以知《商周》之鬼也。且《禹书》独鬼，而《夏书》不鬼，则未足以为法也。然则姑尝止观乎《夏书》。《禹誓》曰：大战于甘，王乃命左右六人，下听誓于中军，曰：有扈氏，威侮五行，息弃三正，天用剿绝其命。有曰：曰中，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曰之命，且尔卿大夫庶人，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，予共行天之罚也。左不共于左，右不共于右，若不共命。御非俞马之政，若不共命。是以赏于祖，而戮于社。赏于祖者何也？言分命之均也。戮于社者何也？言听狱之事也。故古圣王必以鬼神为赏贤而罚暴，是故赏必于祖，而戮必于社。此吾所以知《夏书》之鬼也。故尚书《夏书》其次商周之《书》，语数鬼神之有也，重有重之。此其故何也，则圣王务之。以若书之说观之，则鬼神之有，岂可疑哉。于古曰吉曰丁卯。周代祝社方，岁于社考，以延年寿。若无鬼神，彼岂有所延年寿哉。是故子墨子曰：尝若鬼神之能赏贤如罚暴也，盖本施之国家，施之万民，实所以治国家、利万民之道也。若以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洁廉，男女之为无别者，鬼神见之。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，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，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，有鬼神现之。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洁廉，见善不敢不赏，见暴不敢不罪。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，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，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，由此止，是以莫放。幽问，拟乎鬼神之明；显明有一人，畏上诛罚；是以天下治。故鬼神之明，不可为幽问广泽、山林深谷，鬼神之明必知之。鬼神之罚，不可富贵众强、勇力强武、坚甲利兵，鬼神之罚必胜之。若以为不然，昔者夏王桀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上诟天侮鬼，下殃傲天下之万民，祥上帝伐元山帝行，故于此乎天乃使汤至明罚焉。汤以车九两，乌阵疡行，汤乘大赞，犯遂下众人之缟遂，王乎禽推咚大戏。故昔夏王桀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有勇之 推咚大戏，主别兕虎、指画杀人。人民之众兆亿，侯盈厥泽陵。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诛。此吾所谓鬼神之罚，不可为富贵众强、勇力强武、坚甲利兵者，此也。且不惟此为然。昔者殷王纣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上诟天侮鬼，下殃傲天下之万民。播弃黎老，贼诛孩子，楚 毒无罪，剖剔孕妇。庶旧鳏寡，号眺无告也。故于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罚焉。武王以择车百两，虎贲之卒四百人，先庶国节窥戎，与殷人战乎牧之野。王乎禽费中、恶来、众畔百走。武王逐奔入宫，万年梓株，折纣而系之赤环，载之白旗，以为天下诸侯戮。故昔者殷王纣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有勇力之人费中、恶来，崇侯虎，指寡杀人。人民之众兆亿，侯盈厥泽陵。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诛。此吾所谓鬼神之罚，不可为富贵众强、力勇强武、坚甲利兵者，此也。且禽艾之道之曰：得玑无小，灭宗无大。则此言鬼神之所赏，无小必赏之；鬼神以所罚，无大必罚之。今执无鬼者曰：意不忠亲之利，而害为孝子乎？子墨子曰：古之今之为鬼，非他也，有天鬼，亦有山水鬼神者，亦有人死而为鬼者。今有子先其父死，弟先其兄死者矣。意虽使然，然而天下之陈物，曰先生者先死。若是，则先死者非父则毋，非兄而姒也。今洁为酒醴集盛，以敬慎祭祀。若使鬼神请有，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饮食之也，岂非厚利哉。若使鬼神请亡，是乃费其所为酒醴乐盛之财耳。自夫费之，特 注之污壑而弃之也。内者宗族，外者乡里，皆得如具饮食之。虽使鬼神请亡，此犹可以合罐聚众，取亲于乡里。今执无鬼者言曰：鬼神者，固请无有，是以不共其酒醴弃盛牺牲之财。吾非乃今爱其酒醴集盛牺牲之财乎，其所得者臣将何哉？此上逆圣王之书，内逆民人孝子之行。而为上士于天下，此非所以为上士道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今吾为祭杞也，非直注之污壑而弃之也，上以交鬼之福，下以合罐聚众，取亲乎乡里。若神有，则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，则此岂非天下利事也哉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，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当若鬼神之有也，将不可不尊明也，圣王之道也。

非乐上

 子墨子言曰，仁之事者，必务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。将以为法乎天下，利人乎即为，不利人乎即止。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，非为其目之所美，耳之所乐，口之所甘，身体之所安，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，仁者弗为也。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，非以大钟呜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，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，非以物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，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。虽身知其安也，口知其甘也，目知其美也，耳知其乐也，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，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，是故子墨子曰：为乐非也。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，以为事乎国家，非直拮僚水、折壤坦而为之也，将必厚措敛乎万民，以为大钟呜鼓、琴瑟竽笙之声。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，即我弗敢非也。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，以为舟车。既己成矣，曰：吾将恶许用之？曰：舟用之水，车用之陆，君子息其足焉，小人休其肩背焉。故万民出财，资而予之，不敢以为戚恨者，何也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。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，即我弗敢非也。然则当用乐器。民有三患：饥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，劳者不得息，三者民之巨患也。然即当为之撞巨钟，击呜鼓，弹琴瑟，吹竿笙，而扬干戚，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？即我以为未必然也。意舍此，今有大国即攻小国，有大家即伐小家，强劫弱，众暴寡，诈欺愚，贵傲贱，寇乱盗贼并兴，不可禁止也。然即当为之撞巨钟，击呜鼓，弹琴瑟，吹竿笙，而扬干戚，天下之乱也，将安可得而治与？即我未必然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姑尝厚措敛乎万民，以为大钟呜鼓、琴瑟竽笙之声，以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而无补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为乐非也。今王公大人，惟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，钟犹是延鼎也，弗撞击，将何乐得焉哉？其说将必撞击之。惟勿撞击，将必不使老与迟者。老与迟者，耳目不聪明，股肱不毕强，声不和调，明不转朴。将必使当年，因其耳目之聪明，股肱之毕强，声之和调，眉之转朴。使丈夫为之，废大夫耕稼树艺之时；使妇人为之，废妇人纺绩织红之事。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，亏夺民衣食之时以批乐，如此多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为乐非也。今大钟呜鼓、琴瑟竽笙之声，既已具矣。大人锈然奏而独听之，将何乐得焉哉？其说将必与贱人。不与君子听之，废君子听治；与贱人听之，废贱人之从事。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，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以批乐，如此多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为乐非也。昔者齐康公兴乐万，万人不可衣短褐，不可食糠糟。曰：食饮不美，面目颜色不足视也；衣服不美，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。是以食必粱肉，衣必文绣，此掌不从事乎衣食之财，而掌食乎人者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今王公大人惟无为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村乐，如此多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为乐非也。今人固与禽兽、麋鹿、辈乌、贞虫异者也。今之禽兽、麋鹿、辈乌、贞虫，因其羽毛以为衣裘，因其蹄蚤以为夸屦，因其水草以为饮食。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，雌亦不纺绩织红，衣食之财固已具矣。今人与此异者也，赖其力者主，不赖其力者不主。君子不强听治，即刑政乱；贱人不强从事，即财用不足。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，然即姑尝数天下分事，而观乐之害。王公大人蚤朝晏退，听狱治政，此其分事也。士君子竭股肱之力，直其思虑之智，内治官府，外收敛关市、山林、泽粱之利，以实仓糜府库，此其分事也。农夫蚤出暮入，耕稼树艺，多聚升粟，此其分事也。妇人夙兴夜寐，纺鲭织红，多治麻丝葛绪，细布縿，此其分事也。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，即必不能蚤朝晏退，听狱治政，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。今惟毋在乎士君子就乐而听之，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，直其思虑之智，内治官府，外收敛关市、山林、泽梁之利，以实仓康府库，是故仓糜府库不实。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，即必不能蚤出暮入，耕稼树艺，多聚升粟，不足。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，即不必夙兴夜寐，纺绩织饪，多治麻丝葛绪，细布縿，是故布縿不兴。曰：孰为大人之听治而废国家之从事，曰乐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为乐非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曰：先王之书汤之《官刑》有之。曰：其桓舞于官，是谓巫风。其刑，君子出丝二卫，小人否似二伯黄径。乃言曰：呜呼！舞佯佯，黄言孔章，上帝弗常，九有以亡。上帝不顺，降之曰徉，其家必怀丧。察九有之所以亡者，徒从饰乐也。于武观曰：启乃淫溢康乐，野于饮食，将将铭，苋磬以力，湛浊于酒，渝食于野，万舞翼翼，章闻于大，天用弗式。故上者天鬼弗戒，下者万民弗利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今天下士君子，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当在乐之为物，将不可不禁而止也。

非命上

 子墨子言曰：古者王公大人为政国家者，皆欲国家之富，人民之众，刑政之治。然而不得富而得贫，不得众而得寡，不得治而得乱，则是本失其所欲，得其所恶，是故，何也？子墨子言曰：执有命者以杂于民问者众。执有命者之言曰：命富则富，命贫则贫，命众则众，命寡则寡，命治则治，命乱则乱，命寿则寿，命夭则夭。命，虽强劲，何益哉。上以说王公大人，下以驭百姓之从事。故，执有命者不仁，故，当执有命者之言，不可不明辩。然则明辩此之说，将奈何哉？子墨子言曰：必立仪，言而毋仪，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。是非利害之辩，不可得而明知也，故，言必有三表。何谓三表？子墨子言曰：有本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于何本之？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。于何原之？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。于何用之？废以为刑政，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。此所谓言有三表也。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，或以命为有，益盖尝尚观于圣王之事。古者桀之所乱，汤受而治之；纣之所乱，武王受而治之。此世未易，民未渝，于桀纣则天下乱，在于汤武则天下治，岂可谓有命哉。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，或以命为有，益尝尚观于先王之书。先王之书，所出国家、布施百姓宪也，先王之宪，亦尝有曰福不可请，而祸不可讳，敬无益，暴无伤者乎？所以听狱制罪者，刑也。先王之刑，亦尝有曰福不可请，祸不可讳，敬无益，暴无伤者乎？所以整设师旅、进退师徒者，誓也。先王之誓，亦尝有曰福不可请，祸不可讳，敬无益，暴无伤者乎？是故，子墨子言曰：吾当未盐数，天下之良书不可尽计数，大方论数，而五者是也。今虽毋求执有命者之言，不必得，不亦可错乎。今用执有命者之言，是覆天下之义，覆天下之义者，是立命者也，百姓之评也。说百姓之评者，是灭天下之人也。然则所为欲义在上者，何也？曰：义人在上，天下必治，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，万民被其大利。何以知之？子墨子曰：古者汤封于亳，绝长继短，方地百里。与其百姓兼相爱，交相利，移则分。率其百姓，以上尊天事鬼。是以天鬼富之，诸侯与之，百姓亲之，贤士归之，未殁其世，而王天下，政诸侯。昔者文王封于岐周，绝长继短，方地百里。与其百姓兼相爱，交相利，则是以近者安其政，远者归其德。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，罢不肖股肱不利者，处而愿之，曰：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，则吾利岂不亦犹文王之民也哉。是以天鬼富之，诸侯与之，百姓亲之，贤士归之，未段其世，而王天下，政诸侯。乡者言曰：义人在上，天下必治，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王，万民被其大利。吾用此知之。是故，古之圣王发宪出令，设以为赏罚，以劝贤。是以入则孝慈于亲戚，出则弟长于乡里，坐处有度，出入有节，男女有辨。是故，使治官府则不盗窃，守城则不崩叛，君有难则死，出亡则送。此上之所赏，而百姓之所誉也。执有命者之言曰：上之所赏，命固且赏，非贤故赏也。上之所罚，命固且罚，不暴故罚也。是故，入则不慈孝于亲戚，出则不弟长于乡里，坐处不度，出入无节，男女无辨。是故，治官府则盗窃，守城则崩叛，君有难则不死，出亡则不送。此上之所罚，百姓之所非毁也。执有命者言曰：上之所罚，命固且罚，不暴故罚也。上之所赏，命固且赏，非贤故赏也。以此为君则不义，为臣则不忠，为父则不慈，为子则不孝，为兄则不良，为弟则不弟。而强执此者，此持凶言之所自生，而暴人之道昔。然则何以知命之为暴人之道？昔上世之穷民，贪于饮食，惰于从事，是以衣之财不足，而饥寒冻馁之忧至。不知曰：我罢不肖，从事不疾。必曰：我命固且贫苦。上世暴王，不忍其耳目之淫，心徐之辟，不顺其亲戚，遂以亡失国家，倾覆社稷。不知曰：我罢不肖，为政不善。必曰：吾命固失之。于《仲虺之告》曰：我闻于夏人，娇天命，布命于下，帝伐之恶，龚丧厥师。此言汤之所以非桀之执有命也。于《太誓》曰：纣夷处，不肯事上帝鬼神，祸厥先神提不祀。乃曰：吾民有命，无廖排局。天亦纵之，弃而弗葆。此言武王所以非纣执有命也。今用执有命者之言，则上不听治，下不从事。上不听治，则刑政乱；下不从事，则财用不足。上无以共乐盛酒醴，祭祀上帝鬼神，降绥天下贤可之士，外无以应待诸侯之宾客，内无以食饥衣寒，将养老弱。故，命上不利于天，中不利于鬼，下不利于人。而强执此者，此持凶言之所自生，而暴人之道也。是故，子墨子言曰：今天下之士君子，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，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，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，此天下之大害也。

非命中

 子墨子言曰：凡出言谈、由文学之为道也，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。若言而无义，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，则虽有巧工，必不能得正焉。然今天下之情伪，未可得而识也，故，使言有三法。三法者何也？有本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于其本之也，考之天鬼之志，圣王之事。于其原之也，徵以先王之书。用之奈何？发而为刑。此言之三法也。今天下之士君子，或以命为亡。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，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。有闻之，有见之，谓之有。莫之闻，莫之见，谓之亡。然胡尝考之百姓之情？自古以及今，生民以来者，亦尝见命之物，闻命之声者乎？则未尝有也。若以百姓为愚不肖，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。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？自古以及今，生民以来者，亦尝有闻命之声，见命之体者乎？则未尝有也。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？古之圣王，举孝子而劝之事亲，尊贤良而劝之为善，发宪布命以教诲，赏罚以劝沮。若此，则乱者可使治，而危者可使安矣。若以为不然，昔者桀之所乱，汤治之；纣之所乱，武王治之。此世不渝而民不改，上变政而民易教。其在汤武则治，其在桀纣则乱。安危治乱，在上之发政也，则岂可谓有命哉。夫曰有命云者，亦不然矣。今夫有命者言曰：我非作之后世也，自昔三代有若言以传流矣。今故，先生对之？曰：夫有命者，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？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？何以知之？初之列士桀大夫，慎言知行，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，下有以教顺其百姓，故，上有以规谏其君长，下有以教顺其百姓；故，上得其君长之赏，下得其百姓之誉。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，传流至今，而天下皆曰其力也。一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。繁为无用，暴逆百姓，使下不亲其上，是故，国为虚厉，身在刑戮之中；必不能曰我见命焉。是故，昔者三代之暴王，不缪其耳目之淫，不慎其心志之辟，外之欧骋田猎毕弋，内沈于酒乐，而罢不肖，我为刑政不善，必曰我命故且亡。虽昔也三代之穷民，亦由此也。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，外不能善事其君长，恶恭俭而好简易，贪饮食而惰从事，衣食之财不足，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，心不能曰：我罢不肖，我从事不疾，必曰我命固且穷。虽昔也三代之伪民，亦犹此也。繁饰有命，以教众愚朴人久矣。圣王之患此也，故，书之竹帛，琢之金石，于先王之书《仲虺之告》曰：我闻有夏，人娇天命，布命于下，帝式是恶，用阙师。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，汤与仲虺共非之。先王之书《太誓》之言然曰：纣夷之居，而不肯事上帝，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。曰：我民有命，毋戮其务。天不亦弃纵而不葆。此言纣之执有命也，武王以《太誓》非之。有于《三代不国》有之曰：女毋崇天之有命也。命《三不国》亦言命之无也。于《召公》之执令于然，且：敬哉！无天命，惟予二人，而无造言，不自降天之哉得之。在于商夏之诗书曰：命者暴王作之。且今天下之士君子，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，当天有命者，不可不疾非也。执有命者，此天下之厚害也，是故，子墨子非也。

非命下

 子墨子言曰：凡出言谈，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。若不先立仪而言，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，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，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。是故，言有三法。何谓三法？曰：有考之者，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恶乎考之？考先圣大王之事。恶乎原之？察众之耳目之请。恶乎用之？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。此谓三法也。故，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，曰：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，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。是故，出政施教，赏善罚暴。且以为若此，则天下之乱也，将属可得而治也。社稷之危也，将属可得而定也。若以为不然，昔桀之所乱，汤治之；纣之所乱，武王治之。当此之时，世不渝而民不易，上变政而民改俗。存乎桀纣而天下乱，存乎汤武而天下治。天下之治也，汤武之力也；天下之乱也，桀纣之罪也。若以此观之，夫安危治乱，存乎上之为政也，则夫岂可谓有命哉。故，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，曰：必使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劳者得息，乱者得治。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，夫岂可以为命哉，故以为其力也。今贤良之人，尊贤而好功道术，故，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，下得其万民之誉，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，亦岂以为其命哉，又以为力也。然今天有命者，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？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？若以说观之，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，必暴不肖人也。然今以命为有者，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。于此乎不而娇其耳目之欲，而从其心意之辟。外之欧骋田猎毕弋，内湛于酒乐，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。繁为无用，暴逆百姓，遂失其宗庙。其言不曰：吾罢不肖，吾听治不强。必曰：吾命固将失之。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，亦犹此也。不能善事亲戚君长，甚恶恭俭，而好简易，贪饮食而惰从事，衣食之财不足，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。其言不曰：吾罢不肖，吾从事不强。又曰：吾命固将穷。昔三代伪民，亦犹此也。昔者暴王作之，穷卫之，此皆疑众迟朴，先圣王之患之也，固在前矣。是以书之竹帛，镂之金石，琢之盘盂，传遗后世子孙。曰：何书焉存？禹之总德有之。曰：允不着惟天，民不而葆。既防凶心，天加之咎。不慎厥德，天命焉葆？《仲虺之告》曰：我闻有夏人娇天命于下，帝式是增，用爽厥师。彼用无为有，故，谓娇。若有而谓有，夫岂谓矫哉。昔者桀执有命而行，汤为《仲虺之告》以非之。太誓之言也，于去发曰：恶乎君子，天有显德，其行甚章。为监不远，在彼殷王。谓人有命，谓敬不可行，谓祭无益，谓暴无伤。上帝不常，九有以亡，上帝不顺，祝降其丧。惟我有周，受之大帝。昔者纣执有命而行，武王为《太誓》《去发》以非之。曰：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，从《十简》之篇以尚，皆无之，将何若者也？是故，子墨子曰：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、出言谈也，非将勤劳其惟舌，而利其唇眠也，中实将欲为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。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，听狱治政，终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，何也？曰：彼以为强必治，不强必乱，强必宁，不强必危，故，不敢息倦。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，婵其思虑之知，内治官府，外敛关市、山林、泽梁之利，以实官府，而不敢息倦者，何也？曰：彼以为强必贵，不强必贱，强必荣，不强必辱，故，不敢息倦。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，强乎耕稼树艺，多聚升粟，而不敢息倦者，何也？曰：彼以为强必富，不强必贫，强必饱，不强必饥，故，不敢息倦。今也妇人之所夙兴夜寐，强乎纺绩识细，多治麻统葛绪，捆布縿，而不敢息倦者，何也？曰：彼以为强必富，不强必贫，强必煖，不强必寒，故，不敢怠倦。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，费若信有命而致行之，则必息乎听狱治政矣。卿大夫必息乎治官府矣。农夫必息乎耕稼树艺矣。妇人必怠乎纺绩识红矣。王公大夫息乎听狱治政，卿大夫息乎治官府，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。农夫息乎耕稼树艺，妇人息乎纺绩织红，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。若以为政乎天下，上以事天鬼，天鬼不使；下以待养百姓，百姓不利，必离散不可得用也。是以入守则不固，出诛则不胜。故，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共纭其国家，倾覆其社稷者，此也。是故，子墨子言曰：今天下之士君子，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当若有命者言也。曰：命者，暴王所作，穷人所术，非仁者之言也。今之为仁义者，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。

非儒下

 儒者曰：亲亲有术，尊贤有等。言亲疏尊卑之异也。其礼曰：丧父母三年，其后子三年，伯父、叔父、弟兄、庶子其，戚族人五月。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，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，是妻、后子与父同也。若以尊卑为岁月数，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，而亲伯父、宗兄而卑子也。逆孰大焉？其亲死，列户弗，登屋窥井，挑鼠穴，探涤器，而求其人焉。以为实在，则态愚甚矣。如其亡也，必求焉，伪亦大矣。取妻身迎，只惴为仆，秉辔授绥，如仰严亲。昏礼威仪，如承祭祀。颠覆上下，悖逆父母，下则妻子，妻子上侵。事亲若此，可谓孝乎？传 者迎妻：妻之奉祭一祀，子将守宗庙，故，重之。应之曰：此诬言也。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，死，丧之其，兄，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，弗散。则丧妻子三年，必非以守奉祭祀也。夫忧妻子，以大负素，有曰：所以重亲也。为欲厚所至和 ，轻所至重，岂非大奸也哉？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：寿夭贫富，安危治乱，固有天命，不可损益。穷远赏罚，幸否有极，人之知力，不能为焉。群吏信之，则息于分职。庶人信之，则息于从事。不治则乱，农事缓则贫，贫且乱政之本。而儒者以为道教，是贱天下之人者也。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，久丧伪哀以馒亲，立命缓贫而高浩居，倍本弃事而安息彻。贪于饮食，惰于作务，陷于饥寒，危于冻馁，无以违之，是苦人气，亲一鼠藏，而纸羊视，贲免起。君子笑之，怒曰：散人，焉知良儒！夫夏乞麦禾，五谷既收，大丧是随，子姓皆从，得厌饮食，毕治数丧，足以至矣。因人之家翠，以为，恃人之野以为尊，富人有丧，乃大说喜，曰：此衣食之端也。儒者曰：君子必服古言，然后仁。应之曰：所谓古之者，皆尝新矣，而古人服之、则君子也。然则必法非君子之服。言非君子之言，而后仁乎？又曰：君子循而不作。应之曰：古者羿作弓，仔作甲，奚仲作车，巧垂作舟。然则今之鲍、函、车、匠皆君子也，而羿、仔、奚仲、巧垂皆小人邪？且其所循，人必或作之，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。人曰：君子胜不逐奔，拚函弗射，强则助之胥车。应之曰：若皆仁人也，则无说而相与。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，无故从有故也，弗知从有知也，无辞必服，见善必迁，何故相？若雨暴交争，其胜者欲不逐奔，换函弗射，施则助之胥车，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。意暴残之国也，圣将为世除害，兴师诛罚，胜将因用传卫令士卒曰：毋逐奔，拚函勿射，施则助之胥车。暴乱之人也得活，天下害不除，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，不义莫大焉。又曰：吾子若钟，击之则呜，弗击不呜。应之曰：夫仁人事上竭忠，事亲得孝，务善则美，有过则谏，此为人臣之道也。今击之则呜，弗击不呜，隐知豫力，恬漠待问而后对，虽有君亲之大利，弗问不言。若将有大寇乱，盗贼将作，若机辟将发也。他人不知，己独知之，虽其君亲皆在，不问不言，是夫大乱之贼也。以是为人臣不忠，为子不孝，事兄不弟，交遇人不贞良。夫执后不言之朝，物见利使，己虽恐后言，君若言而未有利焉，则高拱下视，会噎为深，曰：惟其未之学也。用谁急，遗行远矣。夫一道卫学业，仁义也。昔大以治人，小以任官，远施用偏，近以循身，不义不处，非理不行，务兴天下之利，曲直周旋，利则止，此君子之道也。以所闻孔丘之行，则本与此相反谬齐景公问晏子曰：孔子为人何如？晏子不对，公又复问，不对。景公曰：以孔丘语寡人者众矣，俱以贤人也。今寡人问之，而子不对，何也？晏子对曰：婴不肖，不足以知贤人。虽然，婴闻所谓贤人者，入人之国，必务合其君臣之亲，而弭其上下之怨。孔丘之刻，知白公之谋，而奉之以石乞，君身几灭，而白公戮。婴闻贤人得上不虚，得下不危，言听于君必利人，教行下必于上，是以言明而易知也，行易而从也，行义可明乎民，谋虑可通乎君臣。今孔丘深虑同谋以奉贼，劳思尽知以行邪，劝下乱上，教臣杀君，非贤人之行也。入人之国，而与人之贼，非义之类也。知人不忠，趣之为乱，非仁义之也。逃人而后谋，避人而后言，行义不可明于民，谋虑不可通于君，臣婴不知孔丘之有异于白公也，是以不对。景公曰：呜呼！．既寡人者众矣，非夫子，则吾终身不知孔丘之与白公同也。孔丘之齐，见景公。景公说，欲封之以尼谿，以告晏子。晏子曰：不可。夫儒，浩居而自顺者也，不可以教下。好乐而淫人，不可使亲治。立命而息事，不可使守职。宗丧循哀，不可使慈民。机服勉容，不可使导众。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，弦歌鼓舞以聚徒，繁登降之礼以示仪，务趋翔之节以观众，儒学不可使议世，劳思不可，素寿不能尽其学，当年不能行其礼，积财不能赡其乐，繁饰邪术以营世君，盛为声乐以淫遇民，其道不可以期世，其学不可以导众。今君封之，以利齐俗，非所以导国先众。善。于是礼留其封，敬见而不问其道。孔丘乃志怒于景公与晏子，乃树鸦夷子及于田常之门，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，归于鲁。有顷，闻齐将伐鲁，告子贡曰：赐乎！举大事于今之时矣。乃遣子贡之齐，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，劝之伐昊，以教高、国、鲍、晏，使毋得害田常之乱，劝越伐昊。三年之内，齐昊破国之难，伏尸以言卫数，孔丘之诛也。孔丘为鲁司寇，舍公家而于季孙，季孙柑鲁君而走，季孙与邑人争门关，决植。孔丘穷于蔡陈之问，华羹不糟，十曰，子路为享豚，孔丘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。号人衣，以酣酒，孔丘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。一辰公迎孔丘，席不端弗坐，割不正弗食。子路进，请曰：何其与陈蔡反也？孔丘曰：来，吾语女。曩与女为苟义。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，赢饱伪行以自饰，污邪诈伪，孰大于此？孔丘与其门弟子闲坐，曰：夫舜见瞽叟然就，此时天下坡乎？周公旦非其人也邪？何为舍亦家室而托寓也？孔丘所行，心术所至也。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，子贡、季路辅孔俚乎卫，阳虎乱乎齐，佛胖以中牟叛，求雕刑残，莫大焉。夫为弟子，后生其师，必修其言，法其行，力不足、知弗及而后已。今孔丘之行如此，儒士则可以疑矣。

经上

 故，所得而后成也。止，以久也。体，分于兼也。必，不已也。知，材也。平，同高也。虑，求也。同，长以缶相尽也。知，接也。中，同长也。恕，明也。厚，有所大也。仁，体爱也。曰中，缶南也。义，利也。直，参也。礼，敬也。园，一中同长也。行，为也。方，柱隅四谨也。实，荣也。倍，为二也。忠，以为利而强低也。端，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。孝，利亲也。有问，中也。信，言合于意也。问，不及旁也。俱，自作也。胪，问虚也。谓，作赚也。盈，莫不有也。廉，作非也。坚白，不相外也。令，不为所作也。樱，相得也。任，士损己而益所为也。似，有以相樱，有不相樱也。勇，志之所以敢也。次，无问而不樱樱也。力，刑之所以奋也。法，所若而然也。生，刑与知处也。俱，所然也。外，知无知也。说，所以明也。梦，外而以为然也。攸不可，两不可也。平，知无欲恶也。辩，争攸也。辩胜，当也。利，所得而喜也。为，穷知而俪于欲也。害，所得而恶也。已，成、亡。治，求得也。使，谓、故。誉，明美也。名，达、类、私。诽，明恶也。谓＇，移、举、加。举，拟实也。知，间、说、亲。名、实、合、为。言，出举也。闻，博、亲。且，言然也。见，体、尽。君、臣、萌，通约也。合，缶、宜、必。功，利民也。欲缶权利，且恶缶权害。赏，上报下之功也。为，存、亡、易、荡、治、化。罪，犯禁也。同，重、体、合、类。罚，上报下之罪也。异，二、体、不合、不类。同，异而俱于之一也。同异交得放有无。久，弥异时也。守，弥异所也。闻，耳之聪也。穷，或有前不容尺也。循所闻而得其意，心也察也。尽，莫不然也。言，口之利也。始，当时也。执所言而意得见，心之辩也。化，徵易也。诺，不一利用。损，偏去也。服执说音利。巧转则求其故。大益其同，库，易也。或从也。止，因以别道。读此书旁行。缶无非。

经下

 环棋柢。法同则观法异则观其宜。动，止，类以行人，说在同。所存与者，于存与孰存。驷异说，推类之难，说在之大小。五行毋常胜，说在宜。物尽同名，二与国，爱，食与招，白与视，丽与，夫与履。一，偏弃之，谓而固是也，说在因。不可偏去而二，说在见与俱、一与二、广与循。无欲恶之为益损也，说在宜。不能而不害，说在害。损而不害，说在余。异类不毗，说在量。知而不以五路，说在久。偏去莫加少，说在故。必热，说在顿。假必谆，说在不然。知其所以不知，说在以名取。物之所以然，与所以知之，与所以使人知之，不必同，说在病。无不必待有，说在所谓。疑，说在逢。循、遇、过。擢虑不疑，说在有无。合与一，或复否，说在拒。且然，不可正，而不害用工，说在宜欧。物一体也，说在俱一惟是。均之绝不，说在所均。宇或从；说在长宇久。尧之义也，生于今而处于古，而异时，说在所义。二，临监而立，景到，多而若少说在寡区。狗，犬也，而杀狗非杀犬也，可，说在重。监位，量一小而易，一大而缶，说在中之外内。使，殷、美，说在使。监团景一。不坚白，说在。荆之大，其沈浅也，说在具。无久与宇。坚白，说在因。以槛为传；于以为无知也，说在意。在诸其所然未者然，说在于是推之。意未可知，说在可用过作。景不从，说在改为。一少于二，而多于五，说在建。住景二，说在重。非半弗新，则不动，说在端。景到，在午有端与景长，说在端。可无也，有之而不可去，说在尝然。景迎曰，说在传。缶而不可担，说在搏。景之小大，说在地缶远近。宇进无近，说在敷。天而必缶，说在得。行循以久，说在先后。贞而不挠，说在胜。一法者之相与也尽，若方之相召也，说在方。契与枝板，说在薄。狂举不可以知异，说在有不可。牛马之非牛，与可之同，说在兼。倚者不可正，说在剃。循此循此与彼此同，说在异。推之必往，说在废材。唱和同患，说在功。买无贵，说在侃其贾。闻所不知，若所知，财两知之，说在告。贾宜则伟，说在尽。以言为尽谆，谆，说在其言。无说而惧，说在弗心。惟吾谓，非名也则不可，说在板。或过名也，说在实。无穷不害兼，说在盈否知。知之，否之，足用也谆，说在无以也。不知其数而知其尽也，说在明者。谓辩无胜，必不当，说在辩。不知其所处，不害爱之，说在丧子者。无不让也，不可，说在始。仁义之为外内也，内说在作颜。于一有知焉，有不知焉，说在存。学之益也，说在诽者。有指于二，而不可逃，说在以二素。诽之可否，不以众寡，说在可非。所知而弗能指，说在春也、逃臣、狗犬、贵者。非诽者谆，说在弗非。知狗而自谓不知犬，过也，说在重。物箕不甚，说在若是。通意后对，说在不知其谁谓也。取下以求上也，说在泽。是是与是同，说在不州。

经说上

 故，小故，有之不必然，无之必不然。体也，若有端。大故，有之必无然，若见之成见也。体，若二之一，尺之端也。知材，知也者；所以知也，而必知，若明。虑，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，而不必得之，若睨。知，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，若见。恕，恕也者以其知论物，而其知之也着，若明。仁，爱己者非为用已也，不若爱马，着若明。义，志以天下为芬，而能能利之，不必用。礼贵者公，贱者名，而俱有敬慢焉，等异论也。行，所为不善名。行也，所为善名。巧也，若为盗。实，其志气之见也，使人如己，不若金声玉服。忠，不利弱子亥，足将入止容。孝，以亲为芬，而能能利亲，不必得。情，不以其言之当也，使人视城得金。俱，与人遇人，众循。调，为是为是之台彼也，弗为也。廉，己惟为之，知其也饵也。所令，非身弗行。任，为身之所恶，以成人之所急。勇，以其敢于是也，命之；不以其不敢于彼也，害之。力，重之谓下，与重，旧也。生，楹之生，商不可必也。外。梦。平，恢然。利，得是而喜，则是利也。其害也，非是也害。得是而恶，则是害也。其利也，非是也。治，吾事治矣，人有治南北。誉之，必其行也，其言之听。使人督之。诽，必其行也，其言之听。誉，告以文名，举彼实也。故言也者，诸口能之，出民者也。民若画伉也。言也，谓言犹石致也。且，自前曰且，自后曰已，方然亦且。若石者也，君，以若名者也。功，不待时，若衣裘。功，不待时，若衣裘。赏。罪不在禁，惟害无罪，殆姑。上报下之功也。罚，上报下之罪也。恫，二人而俱见是楹也，若事君。今久，古今且莫。宇，束西家南北。穷，或不容尺有穷，莫不容尺无穷也。尽，但止动。始，时或有久或无久，始当无久。化若尽为鹑。损，偏也者，兼之礼也。其体或去存，谓其存者损。环，晌民也。库，区穴若，斯貌常。动，偏祭从者，户枢免瑟。止无久之不止，当牛非马，若夫过楹。有久之不止，当马非马，若人过梁。必，谓台孰者也。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，必不必也，是非必也。同，捷与狂之同长也。心中自是往相若也。厚，惟无所大。园，规写支也。方，矩见支也。倍，二尺与尺但去一。端，是无同也。有闻，谓夹之者也。闻，谓夹者也。尺前于区穴而后于端，不夹于端与区内。及，及非齐之及也。鑪，虚也者。两木之问，谓其无木者也。盈，无盈无厚。于尺无所往而不得。得二，坚异处不相盈，相非，是相外也。樱，尺与尺俱不尽。端无端但尽 。尺与或尽或不尽。坚白之樱相尽。体樱不相尽。端。仳，两有端而后可。次，无厚而厚可。法，意规负三也俱，可以为法。俾，然也者民若法也。彼凡牛枢非牛。两也，无以非也。辩，或谓之牛，或谓之非牛，是争彼也，是不俱当。不俱当，必或不当，不若当犬。为，欲雊其指，智不知其害，是智之罪也。若智之慎文也，无遗于其害也。而犹欲离之，则离之。是犹食脯也。骚之利害，未知也，欲而骚，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。店外之利害，未可知也。趋之而得力，则弗趋也，是以所疑止所欲也。观为穷知而俦于欲之理。雏脯而非恕也，雒指而非愚也，所为与不。所与为相疑也，非谋也。已，为衣，成也。治病，亡也。使，令谓，谓也。不必成湿。故也，必待所为之成也。名，物，达也，有实必待文多也。命之马，类也，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。命之咸，私也，是名也止于是实也。声出口，俱有名，若姓字。洒谓狗犬，命也，狗犬，举也。叱狗，加也。知，传受之，闻也。方不瘴，说也。身观焉，亲也。所以谓，名也。所谓，实也。名实耦，合也。志行，为也。闻，或告之，传也。身观焉，亲也。见，时者体也。二者尽也。古，兵立，反中，志工，正也。咸之为，宜也，非彼必不有，必也。圣者用而勿必，必也者可勿疑。仗者，两而勿偏。为，早台，存也。病，亡也。买斋，易也。霄尽，荡也。顺长，治也。尽买，化也、。同二名一实，重同也。不外于兼，体同也。俱处于室，合同也。有以同，类同也。异，二必异，二也。不连属，不体也。不同所，不合也。不有同，不类也。同异交得，于福家良。恕有无也。比。度，多少也。免纫还园，去就也。乌折用桐，坚柔也。剑尤早，死生也。处室子，子毋长少也。两绝胜，白黑也。中央，旁也。论行行行学实，是非也。难宿，成未也。兄弟，俱适也。身处志往，存亡也。霍为姓，故也。贾宜，贵贱也。诺，超城负止也。相从，相去，先知，是，可，五色。长短、前后、轻重援。执服难成，言务成之，九则求执之。法，法取同观巧传法取此择彼，问故观宜。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，止黑人；与以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，心爱人，是孰宜心？彼举然者，以为此其然也，则举不然者而问之。若圣人有非而不非，正五诺，皆人于知有说。过五诺，若负，无直无说。用五诺，若自然矣。

经说下

 止，彼以此其然也，说是其然也，我以此其不然也，疑是其然也。谓四足兽，与生乌与，物尽与，大小也。此然是必然，则俱。为麋同名，俱闯，不俱二，三与阖也。包、肝、肺、子，爱也。橘茅，食与拾也。白马多白，视马不多视，白与视也。为丽不必丽，不必丽与暴也。 为非以人，是不为非，若为夫勇不为夫，为屦以买衣为屦，夫与屦也。二与一亡，不与一在，偏去。未。有文实也，而后谓之；无文实也，则无谓也。不若敷与美，谓是，则是固美也，谓也，则是非美，无谓则报也。见不见离，一二不相盈，广循坚白。举不重，不与箴，非力之任也。为握者之颓倍，非智之任也。若耳目异。木与夜孰长，智与粟孰多，爵、亲、行、贾，四者孰贵？麋与霍孰高？麋与霍孰霍？纫与瑟孰瑟？偏，俱一无变。假，假必非也而后假。狗假霍也，犹氏霍也。物或伤之，然也。见之，智也。吉之，使智也。疑蓬，为务则士，为牛庐者夏寒，蓬也。举之则轻，废之则重，非有力也。沛从削，非巧也。若石羽，循 也。阖者之敝也以饮酒，若以曰中，是不可智也。愚也。智与？以己为然也与？愚也。俱，俱一，若牛马四足。惟是，当牛马。数牛，数马，则牛马二；数牛马，则牛马一。若数指，指五而五一。长宇，徙而有处，宇。宇，南北在且 有在莫，宇徙久。无坚得白，必相盈也。在，尧善治，自今在诸古也。自古在之今，则尧不能治也。景，光至景亡。若在，尽古息。景，二光夹一光，一光者景也。景光之人煦若射。下者之人也高，高者之人也下。足蔽下光，故成景于止；首蔽上光，故成景于下。在远近有端与于光，故景库内也。景，曰之光反烛人，则景在曰与人之问。景，木柩景短大。木正，景长小。大小于木，则景大于木，非独小也。远近临正鉴，景寡，貌能、白黑，远近、柩正、异于光鉴。景当俱就，去余当俱。俱用北。鉴者之臭，于鉴无所不鉴。景之臭无数，而必过正。故同处，其体俱，然鉴分。鉴中之内。鉴者近中，则所鉴大，景亦大。远中，则所鉴小，景亦小。而必正。起于中绿正而长其直也。中之外，鉴者近中，则所鉴大，景亦大；远中，则所鉴小，景亦小。而必易，合于 而长其直也。鉴，鉴者近，则所鉴大，景亦大；亦远，所鉴小，景亦小，而必正。景过正。故招负衡木，如重焉，而不挠？极胜重也。右校交绳，无加焉而挠，极不胜重也。衡加重于其一旁，必捶。权重相若也相衡，则本短标长。两加焉，重相若，则标必下，标得权也。挈有力也，引无力也，不心所挈之止于施也。绳制挈之也，若以锥刺之。挈，长重者下，短轻者上，上者愈得，下下者愈亡。绳直权重相若，则心矣。收，上者愈丧，下一者愈得，上者权重尽，则遂挈。两轮高，两轮为轮，车梯也。重其前，弦其前。载弦其前，载弦其轴，而县重于其前。是梯，挈且挈则行。凡重，上弗挈，下弗收，旁弗劫，则下直。她，或害之也。坏梯者不得；直也。今也废尺于平地，重不下，无镑也。若夫绳之引轴也，是犹自舟中引横也。倚、倍、拒、坚，躺倚焉则不正。谁姘石素石耳。夹帚者法也。方石去地尺，关石于其下，县丝于其上，使适至方石，不下，柱也。胶丝去石，挈也。丝绝，引也。未变而名易，收也。买，刀耀相为贾。刀轻则耀不贵，刀重则耀不易。王刀无变，耀有变，岁变耀则岁变刀。若斋子。贾尽也者，尽去其以不嫌也。其所以不条去，则佛。缶贾也宜不宜，缶欲不欲。若败邦斋室，嫁子无子。在军不必其死生，闻战亦不必其生。前也不惧，今也惧。或，知是之非此也，有知是之不在此也，然而谓此南北，过而以己为然。始也谓此南方，故今也谓此南方。智论之，非智无以也。谓，所谓，非同也，则异也。同则或谓之狗，其或谓之犬也。异则或谓之牛，牛或谓之马也。俱无胜，是不辩也。辩也者，或谓之是，或谓之非，当者胜也。无让者酒，未让，始也，不可让也。于石一也，坚白二也，而在石。故有智焉，有不智焉，可。有指子智是，有智是吾所先举，重。则子智是，而不智吾所先举也。是一。谓有智焉有不智焉也。若智之，则当指之智告我，则我智之。兼指之，以二也。衡指之，参直之也。若曰必独指吾所举，毋举吾所不举，则者固不能独指。所欲相不传，意若未校。且其所智是也，所不智是也，则是智是之不智也，恶得为一，谓而有智焉有不智焉。所，春也，其执固不可指也。逃臣不智其处，狗犬不智其名也。遗者，巧弗能两也。智，智狗，重，智犬，则过。不重则不过。通，问者曰：子智饥乎？应之曰：讯何谓也？彼曰献施，则智之。若不问肌何谓，径应以弗智，则过。且应必应，问之时若应，长应有深浅。天常中在，兵人，长所。室堂，所存也；其子，存者也。据在者而问室堂，恶可存也？主室堂而问存者，孰存也？是一主存者以问所存，一主所存以问存者。五合，水土火，火离然。火铄金，火多也。金靡炭，金多也。合之府木；木离木。若识麋与鱼之数，惟所利，无欲恶。伤生损寿，说以少连，是谁爱也？尝多粟，或者欲不有能伤也。若酒之于人也。且恕人利人，爱也则惟恕弗治也。损饱者去余，适足不害，能害饱，若伤麋之无脾也。且有损而后益智者，若窥病之之于窥也。智以目见，而目以火见，而火不见。惟以五路智，久不当。以目见，若以火见。火，谓火热也，非以火之热。我有若视曰智。杂所智与所不智而问之，则必曰：是所智也，是所不智也。取去俱能之，是两智之也。无，若无焉，则有之而后无。无天陷，则无之而无。擢疑无谓也。臧也今死，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。且犹是也。且且 ，必然。且已，必已。且用工而后已者，必用工后已。均，发均县，轻 而发绝，不均也。均，其绝也莫绝。尧霍，或以名视人，或以实视人。举友富商也，是以名视人也。指是跃也，是以实视人也。尧之义也，是声也于今，所义之实处于古。若殆于城门与于臧也。狗，狗犬也，谓之杀犬，可，若两脱。使，令使也。我使我，我不使亦使我。殿戈亦使，殿不美亦使，殿。荆沉，刻之贝也。则沈浅非刻浅也。若易五之一，以楹之传也，见之，其于意也不易，先智意相也。若楹轻于秋，其于意也洋然。段、椎、锥俱事于屦，可用也。成绘屦过椎，与成椎过绘屦同，过件也。一，五有一焉，一有五焉，十二焉。非新半，进前取也。前，则中无为半，犹端也。前后取则端中也。新必半，毋与非半，不可新也。可无也，已给，则当给不可无也。久有穷无穷。正九，无所处而不中县，搏也。枢宇不可偏举，字也。进行者先敷近，后敷远。行者行者；必先近而后远。远修近修也，先后久也。民行修必以久也。一方貌尽，俱有法而异，或木或石，不害其方之相台 也。尽貌犹方也，物俱然。牛狂与马惟异，以牛有齿，马有尾，说牛之非马也，不可。是俱有，不偏有偏无有。曰：之与马不类，用牛角马无角，是类不同也。若举牛有角马无角以是为类之不同也，是狂举也。犹牛有齿，马有尾。或不非牛而非牛也，可。则或非牛或牛而牛也，可。故曰牛马非牛也，未可，牛马牛也，未可。则或可或不可，而曰牛马牛也未可亦不可。且牛不二，马不二，而牛马二。则牛不非牛，马不非马，而牛马非牛非马，无难。彼，正名者彼此，彼此可。彼彼止于彼，此此止于此，彼此不可。彼且此也，彼此亦可。彼此止于彼此，若是而彼此也，则彼亦且此此也。唱无过，无所周，若牌。和无过，使也，不得已。唱而不和，是不学也。智少而不学，必寡。和而不唱，是不教也。智而不教，功适息。使人夺人衣，罪或轻或重；使人予人酒，或厚或博。闻在外者，所不知也。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。是所不智若所智也。犹白若黑也，谁胜？是若其色也。若白者必白。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，故智其白也。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，不以所不智疑所明。若以尺度所不智长。外，亲智也；室中，说智也。以谆，不可也。出入之言可，是不谆，则是有可也。之人之言不可，以当，必不审。惟，谓是霍可，而犹之非夫霍也，谓彼是是也。不可谓者，毋惟乎其谓。彼犹惟乎其谓，则吾谓不行。彼若不惟其谓，则不行也。无南者，有穷则可尽，无穷则不可尽。有穷无穷未可智，则可尽不可尽不可尽未可智，人之盈之否未可智。而必人之可尽不可尽亦未可智。而必人之可尽爱也，谆。人若不盈先穷，则人有穷也。尽有穷无难。盈无穷，则无穷尽也，尽有穷无难。不二智其数，恶智爱民之尽文也？或者遗乎其问也？尽问人则尽爱其所问，若不智其数而智爱之尽文也，无难。仁，仁爱也。义，利也。爱利，此也。所爱所利，彼也。爱利不相为内外，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。其为仁内也，义外也，举爱与所利也，是狂举也。若左目出右目入，学也，以为不知学之无益也，故告之也，是。使智学之无益也，是教也，以学为无益也教，谆。论诽，诽之可不可，以理之可诽，虽多诽，其诽是也；其理不可非，虽少诽，非也。今也谓多诽者不可，是犹以长论短。不诽，非己之诽也。不非诽，非可非也。不可非也，是不非诽也。物，甚长甚短，莫长于是，莫短于是，是之是也，非是也者，莫甚于是。取高下以善不善为度，不若山泽。处下善于处上，下所请上也。不是，是则是且是焉。今是文于是，而不于是，故是不文。是不文则是而不文焉。今是不文于是，而文于是，故文与是不文同说也。于所体之中，而权轻重之谓权。权非为是也，非非为非也。权，正也。断指以存瞪；利之中取大，害之中取小也。害之中取小也，非取害也，取利也。其所取者，人之所执也。遇盗人，而断指以免身，利也；其遇盗人，害也。断指与断腕，利于天下相若，无择也。死生利若，一无择也。杀一人以存天下，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。杀己以存天下，是杀己以利天下。于事为之中，而权轻重之谓求。求为之，非也。害之中取小，求为义，非为义也。为暴人语天之为是也，而性，为暴人歌天之为非也。诸陈执既有所为，而我为之陈执，执之所为，因吾所为也；若陈执未有所为，而我为之陈执，陈执因吾所为也。暴人为我为天之以人非为是也，而性。不可正而正之。利之中取大，非不得已也；害之中取小，不得已也。所未有而取焉，是利之中取大也；于所既有而弃焉，是害之中取小也。义可厚，厚之，义可薄，薄之，谓伦列。德行、君上、老长、亲戚，此皆所厚也。为长厚，不为幼薄。亲厚。厚。亲薄，薄。亲至，薄不至。义，厚亲不称行而顾行。为天下厚禹，为禹也。为天下厚爱禹，乃为禹之人爱也。厚禹之加于天下，而厚禹不加于天下。若恶盗之为加于天下，而恶盗不加于天下。爱人不外己，己在所爱之中。己在所爱，爱加于己。伦列之爱己，爱人也。圣人恶疾病，不恶危难。正体不动，欲人之利也，非恶人之害也。圣人不为其室，臧之故，在于臧。圣人不得为子之事。圣人之法，死亡亲，为天下也。厚亲，分也，以死亡之，体渴兴利。有厚薄而毋伦列，之兴利为己。语经：语经也，非白马焉，执驹焉说求之，舞说非也。渔大之舞大，非也。三物必具，然后足以生。臧之爱己，非为爱己之人也。厚不外己。爱无厚薄，举己，非贤也。义，利，不义，害。志功为辩。有有于秦马，有有于马，也智来者之马也。爱众众世，与爱寡世相若。兼爱之有相若。爱尚世与爱后世，一若今之世人也。鬼，非人也。兄之鬼，兄也。天下之利罐。圣人有爱而无利，倪曰之言也，乃客之言也。天下无人，子墨子之言也。犹在。不得已而欲之，非欲之非欲之也。非杀臧也。专杀盗，非杀盗也。凡学爱人。小圆之圆，与大圆之圆同。方至尺之不至也，与不至钟之至不异，其不至同者，远近之谓也。是璜也，是玉也。意楹，非意木也。意是楹之木也。意指之人也，非意人也。意获也，乃意禽也。志功，不可以相从也。利人也，为其人也。富人，非为其也人。有为也以富人。富人也，治人有为鬼焉。为赏誉利一人，非为赏誉利人也。亦不至无贵于人。智亲之一利，未为孝也，亦不至于智不为己之利于亲也。智是之世之有盗也，尽爱是世。智是室之有盗也，不尽是室也。智其一人之盗也，不尽是二人。虽其一人之盗，苟不智其所在，尽恶其弱也。诸圣人所先为，人欲名实。名实不必名。苟是石也白，败是石也，尽与白同。是石也唯大，不与大同，是有便谓焉也。以形貌命者，必智是之某也，焉智某也。不可以形貌命者，唯不智是之某也，智某可也。诸以居运命者，苟人于其中者，皆是也，去之，因非也。诸以居运命者，若乡里齐荆者，皆是。诸以形貌命者，若山丘室庙者，皆是也。智与意异。重同，具同，连同，同类之同，同名之同，丘同，纣同，是之同，然之同，同根之同。有非之异，有不然之异。有其异也，为其同也，为其同也异。一曰乃是而然，二曰乃是而不然，三曰迁，四曰强。子深其深，浅其浅，益其益，尊其尊。察次山比因至，优指复。次察声端名，因请复。正夫辞恶者，人右以其请得焉。诸所遭执，而欲恶生者，人不必以其请得焉。圣人之批价也，仁而无利爱，利爱生于虑。昔者之虑也，非今曰之虑也；昔者之爱人也，非今之爱人也。爱获之爱人也，生于虑获之利；非虑臧之利也，而爱臧之爱人也，乃爱获之爱人也。去其爱而天下利，弗能去也。昔之知墙，非今曰之知墙也。贵为天子，其利人不厚于正夫。二子事亲，或遇熟，或遇凶，其亲也相若。非彼其行益也，非加也。外执无能厚吾利者。藉藏也死而天下害，吾特养臧也万倍，吾爱臧也不加厚。长人之异，短人之同，其貌同者也，故同。指之人也与首之人也异。人之体，非一貌者也，故异。将剑与挺剑异，剑以形貌命者也，其形不一，故异。杨木之木与桃木之木也，同。诸非以举量数命者，败之尽是也。故一人指，非一人也，是一人之指，乃是一人也。方之一面，非方也，方木之面，方木也。以故生，以理长，以类行也者。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，忘也。今人非道无所行，唯有强股肱，而不明于道，其困也，可立而待也。夫辞以类行者也，立辞而不明于其类，则必困矣。故浸淫之辞，其类在于鼓栗。圣人也，为天下也，其类在于追迷。或寿或卒，其利天下也指若，其类在誉石。一曰而百万生，爱不加厚，其类在恶害。爱二世有厚薄，而爱二世相若，其类在蛇文。爱之相若，择而杀其一人，其类在之实，非棘也。问人之病，问人也；恶人之病，非恶人也。人之鬼，非人也；兄之鬼，兄也。祭之鬼，非祭人也；祭兄之鬼，乃祭兄也。之马之目纷，则为之马盼；之马之目大，而不谓之马大。之牛之毛黄，则谓之牛黄；之牛之毛众，而不谓之牛众。一马，马也，二马，马也。马四足者，一马而四足也，非两马而四足也。一马马也。马或自者，二马而或白也，非一马而或白。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。

耕柱

 子墨子怒耕柱子，耕柱子曰：我毋俞于人乎？子墨子曰：我将上大行，驾骥与羊，我将谁欧？耕柱子曰：将欧骥也。子墨子曰：何故欧骥也？耕往子曰：骥足以责。子曰：我亦以子为足以责。巫马子谓子墨子曰：鬼神孰与圣人明智？子墨子曰：鬼神之明智于圣人，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。昔者夏后开使辈廉折金于山川，而陶铸之于昆吾；是使翕难卜于白苦之毚，曰：鼎成三足而方，不炊而自烹，不举而自臧，不迁而自行，以祭于昆吾之墟，上乡。人言兆之由曰：飨矣。逢逢白云，一南一北，一西一束，九鼎既成，迁于三国。夏后氏失之，殷人受之；殷人失之，周人受之。夏后、殷、周之相受也，数百岁矣。使圣人聚其良臣与其桀相而谏，岂能智数百岁之后哉。而鬼神智之。是故曰，鬼神之明智于圣人也，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。治徒娱、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：为义孰为大务？子墨子曰：譬若筑墙然，能筑者筑，能实壤者实壤，能欣者欣，然后墙成也。为义犹是也。能谈辩者谈辩，能说书者说书，能从事者从事，然后义事成也。巫马子谓子墨子曰：子兼爱天下，未云利也；我不爱天下，未云贼也。功皆未至，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？子墨子曰：今有燎者此于，一人奉水将灌之，一人掺火将益之，功皆未至，子何贵于二人？巫马子曰：我是彼奉水者之意，而非夫掺火者之意。子曰：吾亦是吾意，而非子之意也。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，二三子过之，食之三升，客之不厚。二二子复于子墨子曰：耕柱子处楚无益矣。二三子过之，食之三升，客之不厚。子墨子曰：未可智也。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，曰：后生不敢死，有十金于此，愿夫子之用也。子墨子曰：果未可智也。巫马子谓子墨子之为义也，人不见而耶，鬼不见而富，而子为之。有狂疾。子墨子曰：今使子有二臣于此，其一人者见子从事，不见子则不从事；其一人者见子亦从事，不见子亦从事，子谁贵于此二人？巫马子曰：我贵其见我亦从事，不见我亦从事者。子墨子曰：然则是子亦贵有狂疾也。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：君子有国乎？子墨子曰：君子无国。子夏之徒曰：狗稀犹有国，恶有士而无阙矣？子墨子曰：伤矣哉。言则称于汤文，行则譬于狗稀，伤矣哉。巫马子谓子墨子曰：舍今之人而誉大王，是誉槁骨也。譬若匠人然，智槁木也，而不智生木。子墨子曰：天下之所以生者，以大王之道教也。今誉大王，是誉天下之所以生也。可誉而不誉，仁也。子墨子曰：和氏之璧，隋侯之珠，三棘六异，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。可以富国家，众人民，治刑政，安社稷乎？曰：不可。所为贵良宝者，为其可以利也。而和氏之璧、隋侯之珠、三棘六异不可以利人，是非天下之良宝也。今用义为政于国家，人民必众，刑政必治，社稷必安。所为贵良宝者，可以利民也，而义可以利人，故曰，义，天下之良宝也。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：善为政者若之何？仲尼对曰：善为政者，远者近之，而旧者新之。子墨子闻之曰：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，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。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也，而旧者新是哉？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。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，所以智告之，故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，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。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：大国之攻小国，譬犹童子之为马也。童子之为马，足用而劳。今大国之攻小国也，攻者农夫不得耕，妇人不得织，以守为事；攻人者乱亦农夫不得耕，妇人不得织，以攻为事。故大国之攻小国也，譬犹童子之为马也。子墨子曰：言足以复行者，常之；足以举行者，勿常。不足以举行而常之，是荡口也。子墨子使管黔澈游高石子于卫，卫君致禄甚厚，设之于乡。高石子三朝必尽言，而言无行者。去而之齐，见子墨子曰：卫君以夫子之故，致禄甚厚，设我于乡。石三朝必尽言，而言无行，是以去之也。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？子墨子曰：去之苟道，受狂何伤。古者周公旦非关叔，辞三公束处于商盖，人皆谓之狂。后世称其德，扬其名，至今不息。且翟闻之：为义非避毁誉就，去之道苟，受狂何伤。高石子曰：石去之，焉敢不道也。昔者夫子有言曰：天下无道，仁士不处厚焉。今卫君无道，而贪其禄爵，则是我为苟陷人长也。子墨子说，而召子禽子曰：姑听此乎。夫倍义而乡禄者，我常闻之矣。倍禄而乡义者，于高石子焉见之也。子墨子曰：世俗之君子，贫而谓之富，则怒，无义而谓之有义，则喜。岂不悖哉。公孟子曰：先人有则三而已矣。子墨子曰：孰先人而曰有则三而己矣？子未智人之先有。后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，我岂有罪哉？吾反后。子墨子曰：是犹三军北，失后之人求赏也。公孟子曰：君子不作，术而已。子墨子曰：不然，人之其不君子者，古之善者不诛，今也善者不作。其次不君子者，古之善者不遂，己有善则作之，欲善之自己出也。今诛而不作，是无所异于不好遂而作者矣。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诛之，今之善者则作之，欲善之益多也。巫马子谓子墨子曰：我与子异，我不能兼爱。我爱邹人于越人，爱鲁人于邹人，爱我乡人于鲁人，爱我家人于乡人，爱我亲于我家人，爱我身于吾亲，以为近我也。击我则疾，击彼则不疾于我，我何故疾者之不拂，而疾不者之拂？故有我有杀彼以我，无杀我以利。子墨子曰：子之义将匿耶，意将以告人乎？巫马子曰：我何故匿我义？吾将以告人。子墨子曰：然则，一人说子，一人欲杀子以利己；十人说子，十人欲杀子以利己；天下说子，天下欲杀子以利己。一人不说子，一人欲杀子，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；十人不说子，十人欲杀子，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；天下不说子，天下欲杀子，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。说子亦欲杀子，不说子亦欲杀子，是所谓经者口也，杀常之身者也。子墨子曰：子之言恶利也？若无所利而不言，是荡口也。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：今有一人于此，羊牛翰牺，维人但割而和之，食之胜食也。见人之生饼，则还然窃之，曰：舍余食。不知曰月安不足乎，其有窃疾乎？鲁阳文君曰：有窃疾也。子墨子曰：楚三意之田，旷芜而不可胜辟，评灵数千，不可胜，见宋郑之问邑，则还然窃之，此与彼异乎？鲁阳文君曰：是犹彼也，实有窃疾也。子墨子曰：季孙绍与孟伯常治鲁国之政，不能相信，而祝于禁社；曰：苟使我和。是犹会其目，而视于禁社也，苟使我皆视。岂不缪哉。子墨子谓骆滑骛曰：我闻子好勇。骆滑骛曰：然，我闻其乡有勇士焉，吾必从而杀之。子墨子曰：天下莫不欲与其所好，度其所恶。今子闻其乡有勇士焉，必从而杀之，是非好勇也，是恶勇也。

贵义

 子墨子曰：万事莫贵于义。今谓人曰：予子冠履，而断子之手足，子为之乎？必不为，何故？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。又曰：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，子为之乎？二必不为，何故？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。争一言以相杀，是贵义于其身也。故曰，万事莫贵于义也。子墨子自鲁齐即；过故人，谓子墨子曰：今天下莫为义，子独自苦而为义，子不若已。子墨子曰：今有人于此，有子十人，一人耕而九人处，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。何故？则食者众，而耕者寡也。今天下莫为义，则子如劝我者也，何故止我？子墨子南游于楚，见楚献惠王，献惠王以老辞，使穆贺见子墨子。子墨子说穆贺，穆贺大说，谓子墨子曰：子之言则成善矣。而君王，天下之大王也，毋乃曰贱人之所为，而不用乎？子墨子曰：唯其可行。譬若药然，草之本，天子食之以顺其疾，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？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，大人为酒醴乐盛以祭上帝鬼神，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？故虽贱人也，上比之农，下比之药，曾不若一草之本乎？且主君亦尝闻汤之说乎？昔者，汤将往见伊尹，令彭氏之子御。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：君将何之？汤曰：将往见伊尹。彭氏之子曰：伊尹，天下之贱人也。君若欲见之，亦令召问焉，彼受赐矣。汤曰：非女所知也。今有药此，食之则耳加聪，目加明，则吾必说而强食之。今夫伊尹之于我国也，譬之良医善药也。而子不欲我见伊尹，是子不欲吾善也。因下彭氏之子，不使御。彼苟然，然后可也。子墨子曰：凡言凡动，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；凡言凡动，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；凡言凡动，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；凡言凡动，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。子墨子曰：古闷足以迁行者，常之；不足以迁行者，勿常。以迁行而常之，是荡口也。子墨子曰：必去六辟。嘿则思，言则诲，动则事，使者三代御，必为圣人。必去喜，去怒，去乐，去悲，去爱，而用仁义。手足口鼻耳，从事于义，必为圣人。子墨子谓二三子曰：为义而不能，必无排其道。譬若匠人之断而不能，无排其绳。子墨子曰：世之君子，使之为一免之宰，不能则辞之；使为一国之相，不能而为之。岂不悖哉。子墨子曰：今瞽曰：钜者白也，黔者墨也。虽明目者无以易之。兼白黑，使瞽取焉，不能知也。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，非以其名也，以其取也。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，虽禹汤无以易之。兼仁与不仁，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，不能知也。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，非以其名也，亦以其取也。子墨子曰：今事之用身，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。商人用一布布，不敢继苟而条焉，必择良者。今士之用身则不然，意之所欲则为之，厚者入刑罚，薄者被毁丑，则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。子墨子曰：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，而助之修其身则愠，是犹欲其墙之成，而人助之筑则愠也，岂不悖哉。子墨子曰：古之圣王，欲传其道于后世，是故书之竹帛，镂之金石，传遗后世子孙，欲后世子孙法之也。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，是废先王之传也。子墨子南游使卫，关中载书甚多，弦唐子见而怪之，曰：吾夫子教公尚过曰：揣曲直而已。今夫子载书甚多，何有也？子墨子曰：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，夕见漆十士。故周公旦佐相天子，其修至于今。翟上无君上之事，下无耕农之难，吾安敢废此？翟闻之：同归之物，信有误者。然而民听不钧，是以书多也。今若过之心者，数逆于精微，同归之物，既已知其要矣，是以不教以书也。而子何怪焉？子墨子谓公良桓子曰：卫，小国也，处于齐、晋之间，犹贫家之处于富家之问也。贫家而学富家之衣食多用，则速亡必矣。今简子之家，饰车数百乘，马食菽粟者数百匹，妇人衣文绣者数百人，吾取饰车、食马之费，与绣衣之财以畜士，必千人有余。若有患难，则使百人处于前，数百于后，与妇人数百人处前后，孰安？吾以为不若畜士之安也。子墨子仕于卫，所仕者至而反。子墨子曰：何故反？对曰：与我言而不当。曰待女以千盆。授我五百盆，故去之也。子墨子曰：授子过千盆，则子去之乎？对曰：不去。子墨子曰：然则，非为其不审也，为其寡也。子墨子曰：世俗之君子，视义士不若负粟者。今有人于此，负粟息于路侧，欲起而不能，君子见之，无长少贵贱，必起之。何故也？曰义也。今为义也君子，奉承先王之道以语之，纵不说而行，又从而非毁之。则是世俗之君子之视义士也，不若视负粟者之。子墨子曰：商人之四方，市贾信徙，虽有关梁之难，盗贼之危，必为之。今士坐而言义，无关梁之难，盗贼之危，此为信徙，不可胜计，然而不为。财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。子墨子北之齐，遇曰者。曰者曰：帝以今曰杀黑龙于北方，而先生之色黑，不可以北。子墨子不听，遂北，而反为。曰者曰：我谓先生不可以北。子墨子曰：南之人不得北，北之人不得南，其色有黑者，有白者，何故皆不遂也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束方，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，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，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，若用子之言，则是禁下行者也。是围心而虚天下也，子之言不可用也。子墨子曰：吾言足用矣，舍言革思者，是犹舍获而据粟也。以其言非吾言者，是犹以卵投石也，尽天下之卵，其石犹是也，不可毁也。

公孟

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君子共己以待，问焉则言，不问焉则止。譬若钟然，扣则呜，不扣则不呜。子墨子曰：是言有三物焉，子乃今知其一身也，又未知其所谓也。若大人行淫暴于国家，进而谏，则谓之不逊，因左右而献谏，则谓之言议。此君子之所疑惑也。若大人为政，将园于国家之难，譬若机之将发也然，君子之必以谏，然而大人之利，若此者，虽不扣必呜者也。若大人举不义之异行，虽得大巧之经，可行于军旅之事，欲攻伐无罪之国，有之也，君得之，则必用之矣。以广辟土地，着税伪材，出必见辱，所攻者不利，而攻者亦不利，是两不利也。若此者，虽不扣必呜者也。且子曰：君子共己待，问焉则言，不问焉则止，譬若钟然，扣则呜，不扣则不呜。今未有扣，子而言，是子之谓不扣而呜邪？是子之所谓非君子邪？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实为善人，孰不知？譬若良玉，处而不出有余精。譬若美女，处而不出，人争求之。行而自街，人莫知取也。今子褊从人而说之，何其劳也？子墨子曰：今夫世乱，求美女者众，美女虽不出，人多求之；今求善者寡，不强说人，人莫之知也。且有二生，于此善星。一行为人筮者，与处而不出者，其精孰多？公孟子曰：行为人筮者其精多。子墨子曰：仁义钧。行说人者，其功善亦多，何故不行说人也。公孟子义章甫，播忽，儒服，而以见子墨子曰：君子服然后行乎？其行然后服乎？子墨子曰：行不在服。公孟子曰：何以知其然也？子墨子曰：昔者，齐桓公高冠博带，金剑木盾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。昔者，晋文公大布之衣，祥羊之裘，韦以带剑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。昔者，楚庄王鲜冠组缨，绦衣传袍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。昔者，越王句践剪发文身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。此四君者，其服不同，其行犹一也。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。公孟子曰：善。吾闻之曰：宿善者不祥，请舍忽，易章甫，复见夫子可乎？子墨子曰：请因以相见也。若不将舍忽、易章甫，而后相见，然则行果在服也。公孟子曰：君子必古言服，然后仁。子墨子曰：昔者，商王纣，卿士费仲，为天下之暴人，箕子、微子为天下之圣人，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。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，关叔为天下之暴人，此同服或仁或不仁。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。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，子之古非古也。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昔者圣王之列也，上圣立为天子，其次立为卿、大夫，今孔子传于诗、书，察于礼乐，详于万物，若使孔子当圣王，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？子墨子曰；夫知者，必尊天事鬼，爱人用节，合焉为知矣。今子曰：孔子传于诗书，察于礼乐，详于万物，而曰可以为天子，是数人之齿，而以为富。公孟子曰：贫富寿夭，龄然在天，不可损益。又曰：君子必学。子墨子曰：教人学而执有命，是犹命人葆而去亦冠也。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有义不义，无祥不祥。子墨子曰：古者圣王皆以鬼神为神明，而为祸福，执有祥不祥，是以政治而国安也。自桀纣以下，皆以鬼神为不神明，不能为祸福，执无祥不祥，是以政乱而国危也。故先王之书，子亦有之曰：亦傲也，出于子，不祥。此言为不善之有罚，为善之有赏。子墨子谓公孟子曰：丧礼，君与父母、妻、后子死，三年丧服，伯父、叔父、兄弟期，族人五月，姑、姊、舅、甥皆有数月之丧。或以不丧之问，诵诗三百；弦诗三百，歌诗三百，舞诗三百。若用子之言，则君子何曰以听治？庶人何曰以从事？公孟子曰：国乱则治之，治则为礼乐。国治则从事，国富则为礼乐。子墨子曰：国之治。治之废，则国之治亦废。国之富也，从事，故富也。从事废，则国之富亦废。故虽治国，劝之无餍，然后可也。今子曰：国治，则为礼乐，乱则治之，是譬犹噎而穿井也，死而求医也。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，蕾为声乐，不顾其民，是以身为刑戮，国为戾虚者，皆从此道也。公孟子曰：无鬼神。又曰：君子必学祭祀。子墨子曰：执无鬼而学祭礼，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，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。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；子以三年之丧为非，子之三曰之丧亦非也。子墨子曰：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曰之丧，是犹保谓极者不恭也。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知有贤于人，则可谓知乎？子墨子曰：愚之知有以贤于人，而愚岂可谓知矣哉？公孟子曰：三年之丧，学吾之慕父母。子墨子曰：夫婴儿子之知，独慕父母而已。父母不可得也，然号而不止，此亦故何也？即愚之至也。然则儒者之知，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？子墨子曰：问于儒者：何故为乐？曰：乐以为乐也。子墨子曰：子未我应也。今我问曰：何故为室？曰：冬避寒焉，夏避暑•焉，室以为男女之别也。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。今我问曰：何故为乐？曰：乐以乐也。是犹曰何故为室？曰室以为室也。子墨子谓程子曰：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，四政焉。儒以为不明，以鬼为不神，天鬼不说，此足以丧天下。又厚葬久丧，重为棺椁，多为衣袅，送死若徙，三年哭泣，扶后起，杖后行，耳无闻，目无见，此足以丧天下心又弦歌鼓舞，习为声乐，此足以丧天下。又以命为有，贫富寿夭，治乱安危有极矣，不可损益也，为上者行之，必不听治矣；为下者行之，必不从事矣，此足以丧天下。程子曰：甚矣。先生之毁儒也。子墨子曰：儒固无此各四政者，而我言之，则是毁也。今儒固有此四政者，而我言之，则非毁也由斗闻也。程子无辞而出。子墨子曰：迷之。反，后坐，进复曰：乡者先生之言有可闻者焉，若先生之言，则是不誉禹，不毁桀纣也。子墨子曰：不然，夫应孰辞，称议而为之，敏也。厚攻则厚吾，薄攻则薄吾。应孰辞而称议，是犹荷辕而击蛾也。子墨子与程子辩，称于孔子。程子曰：非儒，何故称于孔子也？子墨子曰：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。今乌闻热早之忧则高，鱼闻热旱之忧则下，当此虽禹汤为之谋，必不能易矣。乌鱼可谓愚矣，禹汤犹云因焉。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？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，谓子墨子曰：先生以鬼为神明知，能为祸人哉？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，身体强良，思虑徇通，欲使随而学。子墨子曰：姑学乎，吾将仕子。劝于善言而学。其年，而责仕于子墨子。子曰：不仕子，子亦闻夫鲁语乎？鲁有昆弟五人者，亦父死，亦长子嗜酒而不葬，亦四弟曰：子无我葬，当为子沽酒。劝于善言而葬。已葬，而责酒于其四弟。四弟曰：吾未予子酒矣，子葬子父，我葬吾父，岂独吾父哉？子不葬，则人将笑子，故劝子葬也。今子为义，我亦为义，岂独我义也哉？子不学，则人将笑子，故劝子于学。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，子墨子曰：盍学乎？对曰；吾族人无学者。子墨子曰：不然，夫好美者，岂曰吾族人莫之好，故不好哉？夫欲富贵者，故不欲哉？好美、欲富贵者，不视人犹强为之。福为善者富之，暴者祸之。今吾事先生久矣，而福不至，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？鬼神不明乎？我何故不得福也？；子墨子曰：虽子不得福，吾言何遽不善？而鬼神何遽不明？子亦闻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？对曰：未得之闻也。子墨子曰：今有人于此，什子，子能什誉之，而一自誉乎？对曰：不能。有人于此，百子，子能终身誉亦善，而子无一乎？对曰：不能。子墨子曰：匿一人者犹有罪，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，将有厚罪者也，何福之求？子墨子有疾，跌鼻进而问曰：先生以鬼神为明，能为祸福，善者赏之，为不善者罚之。今先生圣人也，何故有疾？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？鬼神不明知乎？子墨子曰：虽使我有病，何遽不明？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，有得之寒暑，有得之劳苦，百门而一门焉，则盗何遽无从？夫义，天下之大器也，何以视人必强为之？二三子有复于子墨子学射者，子墨子曰：不可，夫知者必量亦力所能至而从事焉，国士战且扶人，犹不可及也。今子非国士也，岂能成学又成射哉？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：告子曰：言义而行甚恶。请弃之。子墨子曰：不可，称我言以毁我行，愈于亡。有人于此，翟甚不仁，尊天、事鬼、爱人，甚不仁，犹愈于亡也。今告子言谈甚辩，言仁义而不吾毁，告毁子，犹愈亡也。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；告子胜为仁。子墨子曰：未必然也。告子为仁，譬犹跛以为长，隐以为广，不可久也。告子谓子墨子曰：我治国为政。子墨子曰：政者，口言之，身必行之。今子口言之，而身不行，是子之身乱也。子不能治子之身，恶能治国政？子姑亡，子之身乱之矣。

鲁问

 鲁君谓子墨子曰：吾恐齐之攻我也，可救乎？子墨子曰：可。昔者，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，百里之诸侯也，说忠行义，取天下。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，伟怨行暴，失天下。吾愿主君，之上者尊天事鬼，下者爱利百姓，厚为皮币，卑辞令，函褊礼四邻诸侯，欧国而以事齐，患可救也，非，愿无可为者。齐将伐鲁，子墨子谓项子牛曰：伐鲁，齐之大过也。昔者，昊王东伐越，栖诸会稽，西伐楚，葆昭王于随。北伐齐，取国太子以归于昊。诸侯报其条，百姓苦其劳，而弗为用，是以国为虚戾，身为刑戮也。昔者，智伯伐范氏与中行氏，兼三晋之地，诸侯报其条，百姓苦＇其劳，而弗为用，是以国为虚戾，身为刑戮用是也。故大国之攻小国也，是交相贼也，过必反于国。子墨子见齐大王曰：今有刀于此，试之人头，伴然断之，可谓利乎？大王曰：利。子墨子曰：多试之人头，伴然断之，可谓利乎？大王曰：利。子墨子曰：刀则利矣，孰将受其不祥？大王曰：刀受其利，试者受其不祥。子墨子曰：并国覆军，贼敖百姓，孰将受其不祥？大王俯仰而思之曰：我受其不祥。鲁阳文君将攻郑，子墨子闻而止之，谓阳文君曰：今使鲁四境之内，大都攻其小都，大家伐其小家，杀其民人，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，则何若？鲁阳文君曰：鲁四境之内，皆寡人之臣也。今大都攻其小都，大家伐其小家，夺之货财，则寡人必将厚罚之。子墨子曰：夫天之兼有天下也，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。今举兵将以攻郑，天诛亦不至乎？鲁阳文君曰：先生何止我攻郑也？我攻郑，顺于天之志。郑人三世杀其父，天加诛焉，使三年不全。我将助天诛也。子墨子曰：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，使三年不全。天诛足矣，今又举兵将以攻郑，曰吾攻郑也，顺于天之志。譬有人于此，其子强梁不材，故其父笞之，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，曰吾击之也，顺于其父之志，则岂不悖哉？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：攻其邻国，杀其民人，取其牛马、粟米、贷财，则书之于竹帛，镂之于金石，以为铭于钟鼎，传遗后世子孙曰：莫若多吾。今贱人也，亦攻其邻家，杀其人民，取其狗豕食根衣裘，亦书之竹帛，以为铭于席豆，以遗后世子孙曰：莫若我多。亦可乎？鲁阳文君曰：然吾以子之言观之，则天下之所谓可者，未必然也。子墨子为鲁阳文君曰：世俗之君子，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。今有人于此，窃一犬一负则谓之不仁，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。譬犹小视白谓之白，大视白则谓之黑。是故世俗之君子，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，此若言之谓也。鲁阳文君语子墨子曰：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，其国之长子生，则鲜而食之，谓之宜弟。美，则以遗其君，君喜则赏其父。岂不恶俗哉？子墨子曰：虽中国之俗，亦犹是也。杀其父而赏其子，何以异食其子而赏其父者哉？苟不用仁义，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？鲁君之璧人死，鲁君为之诛，鲁人因说而用之。子墨子闻之曰：诛者，道死人之志也，今因说而用之，是犹以来首从服也。鲁阳文君谓子墨子曰：有语我以忠臣者，令之俯则俯，令之仰则仰，处则静，呼则应，可谓忠臣乎？子墨子曰：令之俯则俯，令之仰则仰，是似景也。处则静，呼则应，是似响也。君将何得于景与响哉？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，上有过则微之以谏，已有善，则访之上，而无敢以告。外太祖庙讳上字其邪，而入其善，尚而无下比，以美善在上，而怨条在下，安乐在上，而忧戚在臣。此翟之谓忠臣者也。鲁君谓子墨子曰：我有二子，一人者好学，一人者好分人财，孰以为太子而可？子墨子曰：未可知也，或所为赏兴为是也。约者之恭，非为鱼赐也；螂鼠以虫，非爱之也。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。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，其子战而死，其父让子墨子。子墨子曰：子欲学子之子，今学成矣，战而死，而子愠，是犹欲耀，耀伟，则愠也。岂不费哉？鲁之南鄙人，有吴虑者，冬陶夏耕，自比于舜。子墨子闻而见之。吴虑谓子墨子：义耳义耳，焉用言之哉？子墨子曰：子之谓所义者，亦有力以劳人，有财以分人乎？吴虑曰：有。子墨子曰：翟尝计之矣。翟虑耕天下而食之人矣，盛，然后当一农之耕，分诸天下，不能人得一升粟。籍而以为得一升粟，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，既可睹矣。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，盛，然后当一妇人之织，分诸天下，不能人得尺布。籍而为得尺布，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，既可睹矣。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，盛，然后一夫之战，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，既可睹矣。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，而求其说，通圣人之言，而察其辞，上说王公大人，次匹夫徒步之士。王公大人用吾言，国必治；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，行必修。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，不织而衣寒，功贤于耕而食之、织而衣之者也。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，而功贤于耕织也。吴虑谓子墨子曰：义耳义耳，焉甩言之哉？子墨子曰：籍设而天下不知耕，教人耕，与教人耕而独耕者，其功孰多？吴虑曰：教人耕者其功多。子墨子曰：籍设而攻不义之国，鼓而使众进战，与不鼓而使众进战，而独进战者，其功孰多？吴虑曰：鼓而进众者其功多。子墨子曰：天下匹夫徒步之士，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，功亦多，何故弗言也？若得鼓而进于义，则吾义岂不益进哉？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。公尚过说越王，越王大悦，谓公尚过曰：先生苟能使子墨子于越而教寡人，请裂故吴之地，方五百里，以封子墨子。公尚过许诺。遂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，以迎子墨子于鲁，曰：吾以夫子之道说越王，越‘王大悦，谓过曰，苟能使子墨子至于越，而教寡人，请裂故昊之地，方五百里，以封子。子墨子谓公尚过曰：子观越王之志何若？意越王将听吾言，用我道，则翟将往，量腹而食，度身而衣，自比于草臣，不能以封为哉？抑越不听吾言，不用吾道，而我往焉，则是我以义耀也。钧之耀，亦于中国耳，何必于越哉？子墨子游，魏越曰：既得见四方之君子，则将先语？子墨子曰：凡入国，必择务而从事焉。国家昏乱，则语之尚贤、尚同；国家贫，则语之节用、节葬；国家惠音湛湎，则语之非乐、非命；国家淫僻无礼，则语之尊天、事鬼；国家务夺侵凌，即语之兼爱、非 ，曰择务而从事焉。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于宋三年而反，睹子墨子曰：始吾游于子之门，短褐之衣，蕾羹，朝得之，则夕弗得，祭祀鬼神。而以夫子之政 ，家厚于始也。有家厚，谨祭祀鬼神。然而人徒多死，六畜不蕃，身湛于病，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。子墨子曰：不然。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，欲人之处高爵禄则以让贤也，多财则以分贫也。夫鬼神岂唯擢季柑肺之为欲哉？今子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，一不祥也；多财而不以分贫，二不祥也。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，而曰：病何自至哉？是犹百门而闭一门焉，曰盗何从入？若是而求福于有怪之鬼，岂可哉？鲁祝以一豚祭，而求百福于鬼神。子墨子闻之曰：是不可，今施人薄而望人厚，则人唯恐其有赐于己也。今以一豚祭，而求百福于鬼神，唯恐其以牛羊祀也。古者圣王事鬼神，祭而已矣。今以豚祭而求百福，则其富不如其贫也。彭轻生子曰：往者可知，来者不可知。子墨子曰：籍设而亲在百里之外，则遇难焉，期以一曰也，及之则生，不及则死。今有固车良马于此，又有奴马四隅之输于此，使子择焉，子将何乘？对曰：乘良马固车，可以速至。子墨子曰：焉在矣来。孟山誉王子闻曰：昔白公之祸，执王子问斧铁钩要，直兵当心，谓之曰：为王则生，不为王则死。王子问曰：何其侮我也。杀我亲而喜我以楚国，我得天下而不义，不为也，又瓦于楚国乎？遂而不为。王子闻岂不仁哉？子墨子曰：难则难矣，然而未仁也。若以王为无道，则何故不受而治也？若以白公为不义，何故不受王，诛白公然而反王？故曰难则难矣，然而未仁也。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。项子牛三侵鲁地，而胜绰三从。子墨子闻之，使高孙子请而退之曰：我使绰也，将以济骄而正璧也。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，夫子三侵鲁，而绰三从，是鼓鞭于马斩也。翟闻之：言义而弗行，是犯明也。绰非弗之知也，禄胜义也。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，楚人顺流而进，迎流而退，见利而进，见不利则退其 难。越人迎流而进，顺流而退，见利进，见不利则其退速，越人因此若执，函败楚人。公输子曰自鲁南游楚，焉始为舟战之器，作为钩强之备，退者钩之，进者强之，量其钩强之长，而制为之兵，楚之兵节，越之兵不节，楚人因此若执，函败越人。公输子善其巧，以语子墨子曰：我舟战有钩强，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？子墨子曰：我义之钩强，贤于子舟战之钩强。我钩强，我钩之以爱，揣之以恭。弗钩以爱，则不亲；弗揣以恭，则速；狎而不亲则速离。故交相爱，交相恭，犹若相利也。今子钩而止人，人亦钩而止子，子强而距人，人亦强而距子，交相钩，交相强，犹若相害也。故我义之钩强，贤子舟战之钩强。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雒，成而飞之，三曰不下，公输子自以为至巧。子墨子谓公输子曰：子之为雒也，不如翟 之为车辖。须臾刘三寸之木，而任五十石之重。故所为巧，利于人谓之巧，不利于人谓之拙。公输子谓子墨子曰：吾未得见之时，我欲得宋，自我得见之后，于我宋而不义，我不为。子墨子曰：翟之未得见之时也，子欲得宋，自翟得见子之后，予子宋而不义‘，子弗为，是我予子宋也。子务为义，翟又将与子天下。

公输

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，成，将以攻宋。子墨子闻之，起于齐，行十曰十夜而至于郢，见公输盘。公输盘曰：夫子何命焉为？子墨子曰：北方有侮臣，愿藉子杀之。公输盘不说。子墨子曰：请献十金。公输盘曰：吾义固不杀人。子墨子起，再拜曰：请说之。吾从北方，闻子为梯，将以攻宋。宋何罪之有？荆国有余于地，而不足于民，杀所不足，而争所有余，不可谓智。宋无罪而攻之，不可谓仁。知而不争，不可谓忠。争而不得，不可谓强。义不杀少而杀众，不可谓知类。公输盘服。子墨子曰：然，乎不已乎？公输盘曰：不可。吾既已言之王矣。子墨子曰：胡不见我于王？公输盘曰：诺。子墨子见王，曰：今有人于此，会其文轩，邻有短褐，而欲窃之；舍其粱肉，邻有糠糟，而欲窃之。此为何若人？王曰：必为窃疾矣。子墨子曰：荆之地，方五千里 ，此犹文轩之与敝举也；荆有云梦，犀兕麋鹿满之，江汉之鱼鳌电鳌为天下富，宋所为无雉兔狐狸者也，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；荆有长松、文梓、梗格、豫章，宋无长木，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。臣以三事之攻宋也，为与此同类，王曰：善哉。虽然，公输盘为我为云梯，必取宋。于是见公输盘，子墨子解带为城，以牒为械，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，子墨子九距之，公输盘之攻械尽，子墨子之守圉有余。公输盘讪，而曰：吾知所以距子矣，吾不言。子墨子亦曰：吾知子之所以距我，吾不言。楚王问其故，子墨子曰：公输子之意，不过欲杀臣。杀臣，宋莫能守，可攻也。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，已持臣守圉之器，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。虽杀臣，不能绝也。楚曰：善哉。吾请无攻宋矣。子墨子归，过宋，天• 雨，庇其问中，守闻者不内也。故曰：治于神者，众人不知其功，争于明者，众人知之。

备城门

 禽滑厘问于子墨子曰：由圣人之言，凤乌之不出，诸侯畔殷周之国，甲兵方起于天下，大攻小，强执弱，吾欲守小国，为之奈何？子墨子曰：何攻之守？禽滑厘对曰：今之世常所以攻者：临、钩、冲、梯、烟、水、亢、爰、空洞、蚁传、辑辊、轩车，服问守此十二者奈何？子墨子曰：我城池修，守器具，推粟足，上下相亲，又得四邻诸侯之救，此所以持也。且守者虽善，则若不可以守也。若君用之守者，又必能乎守者，不能而君用之，则犹若不可以守也。然则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，然后可以守也。故凡守城之法，备城门为县沉机，长二丈，广八尺，为之两相如；问扁数令相接三寸，施士扁上，无过二寸。堑中探丈五，广比扇，堑长以力为度，堑之未为之县，可容一人所。容至，诸门户皆令凿而慕孔。孜之。各为二幕二，一凿而系绳，长四尺。救车火，为姻矢射火城门上，凿扇上为栈，涂之，持水麻升；草盆救之。门扇薄植，皆凿半尺，一寸一蒙弋，弋长二寸，见一寸，相去七寸，厚涂之以备火。城门上所凿以救门火者，各一垂水，火三石以上，小大相杂。门植关必环锢，以锢金若铁铄之。门关再重，铄之以铁，必坚。梳关，关二尺，梳关一苋，封以守印，时令人行貌封，及视关人桓浅深。门者皆无得挟斧、斤、凿、锯、椎。城上二步一渠，渠立程，丈三尺，冠长十尺；辟长六尺。二步一答，广九尺，表十二尺。二步置连挺、长斧、长椎各一物；枪二十枚，周置二步中。二步一木弩，必射五十步以上。及多为矢，节毋以竹箭，楛、赵、披、榆，可。盖求齐铁夫，播以射衔及拢枞。二步积石，石重中钧以上者，五百枚。毋百，以亢疾犁、壁，皆可善方。二步积笠，大一围，长丈，二十枚。五步一罂，盛水有奚，奚蠡大容一斗。五步积狗尸五百枚，狗尸长三尺，丧以弟，瓷亦端，坚约弋。十步积搏，大二围以上，长八尺者二十枚。二十五步一，鳌有铁糟容石以上者一，戒以为汤。及持沙，毋下千石。三十步置坐候楼，楼出于蝶四尺，广三尺，广四尺，板周三面，密传之，夏盖亦上。五十步一藉车，藉车必为铁纂。五十步一井屏，周垣之，高八尺。五十步一方，方尚必为关龠守之。五十步积薪，毋下三百石，善蒙涂，毋令外火能伤也。百步一拢枞，起地高五丈，三层，下广前面八尺，后十三尺，亦上称议衰杀之。百步一木楼，楼广前面九尺，高七尺，楼轴居玷，出城十二尺。百步再，再十壅，以木为击连。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。百步一积杂秆，大二围以上者五十枚。百步为橹，橹广四尺，高八尺。为冲术。百步为幽牍，广三尺高四尺者千。二百步一立楼，城中广二丈五尺二，长二丈，出枢五尺。城上广三步到四步，乃可以为使闹。俾倪广三尺，高二尺五寸。陛高二尺五，广长各三尺，远唐各六界一城上四隅童异高五尺四尉舍焉。城上七尺一渠，长丈五，狸三尺，去喋五寸，夫长丈二尺，臂长六尺。半植一凿，内后长五寸。夫雨凿，渠夫前端下蝶四寸而适。狸渠、凿坎，覆以瓦，冬曰以马夫寒，皆待命，若以瓦为坎。城上千步一表，长丈，弃水者操表摇之。五五十步一厕，与下同国。之厕者，不得操。城上三十步一藉车，当队者不用。城上五十步一道陛，高二尺五寸，长十步。城上五十步一楼乱，钒勇勇必重。士楼百步一，外门发楼，左右渠之。为楼加藉慕，栈上出之以救外。城上皆毋得有室，若也可依匿者，尽除去之。城下州道内百步一积籍；毋下三千石以上，善涂之。城上十人一什长，属一吏士、一帛尉。百步一亭，高垣丈四尺，厚四尺，为闺门两扇，令各可以自闲。亭尉，尉必取有序忠信可任事者。二舍共一井爨，灰、康、枇、杯马夫，皆谨收藏之。城上之备：渠谵、籍车、行栈、行楼、到，颌皋、连挺、长斧、长椎、长兹、距、飞冲、县口、批屈。楼五十步一，蝶下为爵内，三尺而一为薪皋，二围长四尺半必有洁。瓦石：重二升以上，上。城上涉，五十步一积。鳌置铁错焉，与涉同处。木大二围，长丈二尺以上，善耿卞本，名曰长从，五十步三十。木桥长三丈，毋下五十。后使辛急为垒壁，以盖瓦后之。用瓦木罂，容十升以上者，五十步而十，盛水，且用之。五十二者十步而二。城四面四隅，皆为高磨撕，使重室乎子居卞上候适，视卞拢状，与卞进左右所移处，失候斩。适人为内而来，我函使穴师选本，匝而穴之，为之且内弩以应之。民室杵木瓦石，可以盖城之备者，盖上之。不从令者斩。昔筑，七尺一居属，五步一垒。五筑有锑。长斧，柄长八尺。十步一长嫌，柄长八尺。十步一阑，长椎，柄长六尺，头长尺，斧亦两端。三步一。凡守围城之法，厚以高，壕也深以广，楼撕循，守备缮利，薪食足以交三月以上，人众以选，吏尺和，大臣有功劳于上者多，主信以义，万民乐之无穷。不然，父母坟墓在焉；不然，山林草泽之饶足利；不然，地形之难攻而易守也．。不然，则有深怨于适而有大功于上；不然，则赏明可信而罚严足畏也。城下里中家人，各葆亦左右前后，如城上。城小人众，葆离乡老弱国中及也大城。寇至，度必攻，主人先削城编，唯勿烧寇在城下，时换吏卒署，而毋换亦养，养毋得上城。寇在城下，牧诸盆审，耕积之城下，百步一积，积五百。城门内不得有室，为周官桓吏，四尺为倪。行栈内闭，二关一蝶。除城场外，去池百步，墙垣树木小大尽坏代；除去之。寇所从来若呢道、俱近，若城场，皆为扈楼。立竹箭天中。守堂下为大楼，高临城，堂下周散，道中应客，客待见，时召三老左葆官中者，与计事得。为之奈何？子墨子曰：问穴士之守邪？备穴者城内为高楼，以谨。此十四者具，则民亦不宜上矣。然后城可守。十四者无一，则虽善者不能守矣。守法：五十步丈夫十人、丁女二十人、老小十人，计之五十步四百人。城下楼本，率一步一人，二十步二十人。城小大以此率之，乃足以守围。容冯面而蛾傅之，主人则先之知，主人利，客适。客攻以遂，十万物之众，攻无过四队者，上卫广五百步，中术三百步，下卫五十步。诸不尽百五步者，主人利而客病。广五百步之队，大夫千人，丁女子二千人，老小千人，凡千人，而足以应之，此守卫之数也。使老小不事者，守于城上不当卫者。城持出必为明填，令吏民皆智知之。从一人百人以上，持出不操填章，从人非亦故人，乃亦积章也，千人之将以上止之，勿令得行。行及吏卒从之，皆斩，具以闻于上。此守城之重禁之，夫奸之所生也，不可不审也。候望适人。适人为变，筑垣聚土非常者，若彭有水浊非常者，此穴土也，急童城内内亦土直之。穿井城内，五步一井，傅城足，高地，丈五尺，地，得泉三尺而止。令陶者为罂，容四十斗以上，固顺之以薄鞍革，置井中，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，审知穴之所在，凿内迎之。令陶者为月明，长二尺五寸六围，中判之，合而施之内中，偃一，覆一。柱之外善周涂，亦传柱者勿烧。柱者勿烧柱善涂亦窦际，勿令泄。两旁皆如此，与内俱前。下迫地，置康若疾亦中，勿满。疾康长五宝，左右俱杂相如也。穴内口为鳌，令如窑，令容七八负艾，右左窦皆如此宠用四麋。穴且愚，以颉皋冲之，疾鼓弃尊之，必令明翟素事者勿令离宠口。连版以穴高下、广陕为度，令穴者与版俱前，凿亦版令容予，参分亦疏数，令可以救窦。穴则遇，以攸当之，以予救窦，勿令塞窦，窦则塞，弓版而邮，过一窦而塞之，凿亦宝，通亦烟，烟通，疾鼓弃以黑之。徒穴内听穴之左右，急绝亦前，勿令得行，若集客穴，塞之以柴涂，令无可烧板也。然则内士之攻败矣。斩艾与此长尺，乃置窑鳌中，先垒室一壁迎穴为连。凿井傅城足，三丈一，视外之广陕而为凿井，慎勿失。城卑内高从内难。凿井城上，为三四井，内新斩井中，伏而听之。审之知穴之所在，穴而迎之。穴且遇，为颉车，必以坚杖为夫，以利斧施之，命有力者三人用颉车冲之，灌以不洁十余石。趣状此井中，置艾亦上，七分，盆盖井口，毋令烟上泄，旁亦祟口，疾鼓之。以车输辗。一束樵，梁麻索涂中以束之。铁锁，县正当寇内口。铁锁长三丈，端环，一端钩。俨穴高七尺，五寸广，柱问也尺，二尺一柱，柱下傅乌，二柱共一负十一。两柱同质，横负士，柱大二围半，必固亦负士，无柱与柱交者。穴二窑，皆为穴月屋，为置吏、舍人，各一人，必置水。塞穴门以车两走，为盖，涂亦上，以穴高下广陈为度，令人穴中四五尺，维置之。当内者客争伏门，转而塞之为窑，客三负艾者，令亦麦人伏尺。伏付实一旁，以二弃守之，勿离。内予以铁，长四尺半，大如铁服说，即刃之二予。内去窦尺，邪凿之，上穴当心，亦予长七尺。穴中为环利率，穴二。凿井城上，俟亦身井且通，居版上，而凿亦一褊，已而移版，凿一褊。颉车为两夫，而旁狸亦植，而敷钩亦两端。诸作穴者五十人，男女相半。城上为爵穴，下蝶三尺，广亦外，五步一。爵穴大容直，高者六尺，下者三尺，疏数自适为之。塞外堑，去格七尺，为县梁。城筵陕不可堑者，勿堑。城上三十步一聋鳌，入坛苣长五节。冠在城下，闻鼓音，墦苣，复鼓，内苣爵穴中，照外。诸藉车皆铁什，藉车之柱长丈七尺，亦狸者四尺；夫长三丈以上，至三丈五尺，马颊长二尺八寸，试藉车之力而为之困，失四分之三在上。藉车，夫长三尺，四二三在上，马颊在三分中。马颊长二尺八寸，夫长二十四尺，以下不用。治困以大车轮。籍车桓长丈二尺半，诸藉车皆铁什，复车者在之。寇阖池来，为作水甬，深四尺，坚慕狸之。十尺一，覆以月而待令。以木大围长二尺四分而早凿之，置炭火亦中而合慕之，而以藉车投之。为疾犁投，长二尺五寸，大二围以上。涿代，代长七寸，我问六寸，刻亦未。狗走，广七寸，长尺八寸，蚤长四寸，犬耳施之。子墨子曰：守城之法，必数城中之木，十人之所举为十挈，五人之所举为五挈，凡轻重以挈为人数。为薪燕挈，壮者有挈，弱者有挈，皆称亦任。凡挈轻重所为，吏人各得亦任。城中无食则为大杀。去城门五步大堑之，高地三丈下地至，施贼亦中，上为发梁，而机巧之，比傅薪土，使可道行，旁有沟垒，毋可瑜越，而出佻且比，适人遂人，引机发梁，适人可禽。适人恐惧而有疑心，因而离。

备高临

 禽子再拜再拜曰：敢问适人积土为高，以临吾城，薪土俱上，以为羊黔，蒙橹俱前，遂属之城，兵弩俱上，为之奈何？子墨子曰：子问？羊黔者将之拙者也，足以劳本，不足以害城。守为台城，以临羊黔，左右出巨，各二十尺，行城三十尺，强弩之，技机藉之，奇器□□之，然则羊黔之攻败矣。备矣临以连弩之车，杖大方一方一尺，长称城之薄厚。两轴三轮，轮居筐中，重下上筐。左右旁二植，左右有卫植，卫植左右皆圆内，内径四寸。左右缚弩皆于植，以弦钩弦，至于大弦。弩臂前后与筐齐，筐高八尺，弩轴去下筐三尺五寸。连弩机郭同铜，一石三十斤。引弦鹿长奴，筐大三围半，左右有钩距，方三寸，轮厚尺二寸，铜距臂博尺四寸，厚七寸，长六尺。横臂齐筐外，蚤尺五寸，有距，传六寸，厚三寸，长如筐，有仪，有讪胜，可上下。为武重一石以材大围五寸。矢长十尺，以绳口□矢端，如如戈射，以屠厅卷牧。矢高弩臂三尺，用弩无数，出入六十枚，用小矢无留。十人主此车。遂具寇，为高楼以射道，城上以答、罗，矢。

备梯

 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，手足胼胝，面目薰黑，役身给使，不敢问欲。子墨子其哀之，及管酒槐脯，寄于大山昧棻坐之，以樵禽子。禽子再拜而叹。子墨子曰：亦何欲乎？禽子再拜再拜曰：敢问守道？子墨子曰：姑亡，姑亡。古有亦卫者，内不亲民，外不约治，以少问众，以弱轻强，身死国亡，为天下笑。子亦慎之，恐为身姜。禽子再拜顿首，愿遂问守道。曰：敢问客众而勇，姻资吾池，军卒并进，云梯既施，攻备已具，武士又多，争土吾城，为之奈何？子墨子曰：问云梯之邪？云梯者重器也，亦动移甚难。守为行城，杂楼相见，以环亦中。以适广陕为度，环中藉慕，毋广亦处。行城之法，高城二十尺，上加蝶，广十尺，左右出巨各二十尺，高、广如行城之法。为爵穴辉猎，施答亦外，机、冲、钱、城，广与队等，杂亦问以镌、剑，持冲十人，执剑五人，皆以有力者。令案目者视适，以鼓发之，夹而射之，重而射，披机藉之，城上繁下矢、石、沙、炭以雨之，薪火、水汤以济之，审赏行罚，以静为故，从之以急，毋使生虑。若此，则云梯之攻败矣。守为行蝶，蝶高六尺而一等，施剑亦面，以机发之，冲至则去之，不至则施之。爵穴三尺而一，羡华投必遂而立，以车推引之。杨城外，去城十尺，锯厚十尺。伐杨，小大尽本断之，以十尺为传，杂而深埋之，坚筑，毋使可拔。二十步一杀，杀有一鬲，鬲厚十尺，杀有两门，门广五尺。锯门一，施浅埋，勿筑，令易拔。城希锯门而直桀。县火，四尺一钩机，五步一鳌，门有鑪炭。令适人尽入，辉火烧门，县火次之。出载而立，亦广终队。两载之问载之门一火，皆立而持鼓而捻火，即具发之。适人除火而复攻，县火复下，适人甚病，故引兵而去。则令吾死左右出穴门击遗师，令贲士，主将皆听城鼓之音而出，又听城鼓之音而入。因素出兵施休；夜半城上四面鼓噪，适人必或，有此必破军杀将。以白衣为服，以号相得，若也，则云梯之攻败矣。

备水

 城内堑外周道，广八步，备水谨度四旁高下。城地中褊下，令耳亦内，及下地，地深穿之令漏泉。置则瓦井中，视外水深丈以上，凿城内水耳。并船以为十临，临三十人，人擅弩计四有方，必善以船为辑辊。二十船为一队，选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，亦二十人人擅有方，剑甲袭瞥，十人擅苗。先养材士为异舍，食亦父母妻子以为质，视水可决，以临辑辊，庾外堤，城上为射携疾佐之。

备突

 城百步一突门，突门各为窑鳌，窦入门四五尺，为亦门上瓦屋，毋令水潦能入门中。吏主塞突门，用车两输，以木束之，涂亦上，维置突门内，使度门广狭，令之入门中四五尺。置窑鳌，门旁为禀，充鳌状柴艾，寇即入，下辅而塞之。鼓禀而黑之。

备穴

 禽子再拜再拜，曰：敢问古人有善攻者，穴土而入，缚柱施火，以坏吾城，城坏，或中人。大蜓，前长尺，蚤长五寸。两蜓交之置如平，不如平不利，兑亦两末。穴队若冲队，必审如攻队之广狭，而令雅穿亦穴，令亦广必夷客队。疏束树木，令足以为柴搏，毋前面树，长丈七尺一以为外面，以柴搏从横施之，外面以强涂，毋令土漏。令亦广厚，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。以柴木土稍杜之，以急为故。前面之长短，豫蚤接之，令能任涂，足以为喋，善涂亦外，令毋可烧拔也。大城丈五为闺门，广四尺。为郭门，郭门在外，为衡，以两木当门，凿亦木维敷上蝶。为斩县梁，醉穿，断城以板桥，邪穿外，以板次之，倚杀如城报。城内有传壤，因以内壤为外。凿亦问，深丈五尺，室以樵，可烧之以待适。令耳属城，为再重楼。下凿城外蝶内深丈五，广丈二。楼若今耳，皆令有力者主敌，善射者主发，佐皆广矢。治倨诸，延蝶，高六尺，部广四尺，皆为兵弩简格。转射机，机长六尺，狸一尺。两杖合而为之辊，辊长二尺，中凿夫之为道臂，臂长至桓。二十步一，令善射之者佐，一人皆勿离。城上百步一楼，楼四植，植皆为通为，下高丈，上九尺，广、丧各丈六尺皆为宁。三十步一突，九尺，广十尺，高八尺，凿广三尺，表二尺，为宁。城上为钻火，夫长以城高下为度，置火亦未。城上九尺一弩、一戟、一椎、一斧、一艾、皆积参石、羡华。渠长丈六尺，夫长丈；臂长六尺，亦狸者三尺，树渠毋杰蝶三尺。藉莫长八尺，广七尺，亦木也广五尺，中藉直为之桥，索亦端；适攻，一令人下上之，勿离。城上二十步一藉车，当队者不用此数。城上三十步一鳌。傅火者必以布麻什、革盆，十步一。柄长八尺，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。敝裕、新布长六尺，中拙柄，长丈，十步一，必以大绳为箭。城上十步一钦。水瓶，容三石以上，小大相杂。盆、蠡各二财。为卒乾饭，人二斗，以备阴雨，面使积燥处。令使守为城内烁外行餐。置器备，杀沙砾铁，皆为坏斗。令陶者为薄瓶，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，即用取，三秘合束。坚为斗城上隔。栈高丈二，刻亦一未。为闺门，闺门两扇，令可以各自闭也。救闽池者，以火与争，鼓禀，冯坛外内，以柴为墦。灵丁，三丈一，火耳施之。十步一人，居柴内弩，弩半，为狗犀者环之。墙七步而一。寇至吾城，急非常也，谨备穴。穴疑有应寇，急穴，穴未得，慎毋追。凡杀以穴攻者，二十步一置穴，穴高十尺，凿十尺，凿如前，步下三尺，十步拥穴，左右横行，高广各十尺杀。俚两罂，深平城置板亦上，珊板以井听。五步一密，用拦若松为穴户，户穴有两汉华，皆长极亦户，户为环，垒石外埠，高七尺，加烁亦上。勿为陛与石，以县陛上下出入。具鑪禀，禀以牛皮，鑪有两瓶，以桥鼓之百十，每亦黑四十什，然炭杜之，满鑪而盖之，毋令气出。适人疾近五百穴，穴高若下，不至吾穴，即以伯凿而求通之。穴中与适人遇，则皆围而毋逐，且战北，以须鑪火之然也，即去而入壅穴杀。有猎窜为之户及关龠独顺，得往来行亦中。穴垒之中各一狗，狗吠即有人也。五十人。攻内为传士之口，受六参，约臬绳以牛亦下，可提而与投，已则穴七人守退，垒之中为大麻一，藏穴具亦中。难穴，取城外池唇木月散之什，斩亦穴，探到界。难近穴为铁鈇。金与扶林长四尺，财自足。客即穴，亦穴而应之。为铁钩钜长四尺者，财自足，穴微，以钩客穴者。为矩矛、短戟、短弩、矢，财自足，穴彻以斗。以金剑为难，长五尺，为銎、木；有虑枚，以左客穴。戒持罂，客三十斤以上，狸穴中，丈一，以听穴者声。为穴，高八尺，广，善为傅置。具全牛交禀，皮及法，卫穴二，盖陈靃及艾，穴彻试熏之以。斧金为斫，长三尺，卫穴四。为垒，卫穴四十，属四。为斤、斧、锯、凿、钁、财自足。为铁校，卫穴四。为中橹，高十丈半，广四尺。为横穴八橹，具？枲，财自足，以烛穴中。盖持醯，客即熏，以救目，救目分方穴，以益盛醯置穴中，丈盆毋少四斗。即熏，以自临醯上及以沺目。

备蛾傅

 禽子再拜再拜曰：敢问敌人强弱，遂以傅城，后上先断，以为程，斩城为基，掘下为室，前止不止，后射既疾，为之奈何？子墨子曰：子问蛾傅之守邪？蛾传者，将之忽者也。守为行临射之，校机藉之，擢之，太泛迫之，烧答覆之，沙石雨之，然则蛾傅之攻败矣。备蛾傅为县脾，以木板厚二寸，前后三尺，旁广五尺，高五尺，而折为下磨车，转径尺六寸，令一人操二丈四方，刃其两端，居县脾中，以铁环敷县二脾上衡，为之机，令有力四人下上之，勿难。施县脾，大数二十步一，攻队所在六步一。为景，答广从丈各二尺，以木为上衡，以麻索大褊之，染其索涂中，为铁铄，钩其两端之县。客则蛾传城，烧答以覆之，连篁，抄大皆救之。以车两走，轴问广大以圉，犯之。蚀其两端。以束轮，褊褊涂其上。室中以榆若蒸，以棘为旁，命曰火拌，一曰傅汤，以当队。客则乘队，烧傅汤，斩维而下之，令勇士随而击之，以为勇士前行，城上辄塞坏城。城下足为下说才代，长五尺，大圉半以上，皆刻其末，为五行，行问广三尺，狸三尺，大耳树之。为连受，长五尺，大十尺。挺长二尺，大六寸，索长二尺。椎，柄长六尺，首长尺五寸。斧，柄长六尺，刃必利，皆葬其一后。答广丈二尺，□□丈六尺，垂前衡四寸，两端接尺相覆，勿令鱼鳞三，着其后行。中央木绳一，长二丈六尺，答楼不会者以牒塞，数暴乾，答为格，令风上下。蝶恶疑坏者，先狸木十尺一枚一，节坏，斯植以押虑卢薄于木，卢薄表八尺，广七寸，经尺一，数施一击而下之，为上下铐而斯之。经一钧、禾楼、罗石、县答，植内毋植外。杜格，狸四尺，高者十尺，木长短相杂，兑其上，而外内厚涂之。为前行行栈、县答。隅为楼，楼必曲裹。土五步一，毋其二十晶。爵穴十尺一，下壤三尺，广其外。转脯城上，楼及散与池革盆。若转，攻卒击其后，煖失治。车革火。凡杀蛾傅而攻者之法，置薄城外，去城十尺，薄厚十尺。伐操之法，大小尽木断之，以十尺为断，离而深狸坚筑之，毋使可拔。二十步一杀，有填，厚十尺。杀有两门，广五步，薄门板梯狸之，筑，令易拔。城上希薄门而置捣。县大，四尺一椅，五步一鳌，鳌门有鑪炭。传令敌人尽人，车火烧门，县火次之，载而立，其广终队，两载之问一火，皆立而侍鼓音而燃，即俱发之，敌人辟火而复攻，县火复下，敌人甚病。敌引哭而榆，则令吾死士左右出亢门击遗师，令贲士、主将皆听城鼓之音而出，又听城鼓之音而入。因素出兵将施伏，夜半，而城上四面鼓噪，敌之必或，破军杀将。以衣为服，以号相得。

迎敌祠

 敌以束方来，迎之束坛，坛高八尺，堂密八。年八十者八人主祭，青旗、青神长八尺者八，弩八，八发而止。将服必青，其牲以鸡。敌以南方来，迎之南坛，坛高七尺，堂密七，年七十者七人主祭，赤旗、赤神长七尺者七。弩七，七发而止。将服必赤，其牲以狗。敌以西方来，迎之西坛，坛高九尺，堂密九。年九十者九人主祭，白旗、素神长九尺者九，弩九，九发而止。将服必白，其牲以羊。敌以北方来，迎之北坛，坛高六尺，堂密六。年六十者六人主祭，黑旗、黑神长六尺者六，弩六，六发而止。将服必黑，其牲以戏。从外宅诸名大祠，灵巫或祷焉，给檮牲。凡望气，有大将气，有小将气，有往气，有来气，有败气，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、吉凶。举巫、医、卜有所，长具药，宫之，善为舍。巫必近公社，必敬神之。巫卜以请守，守独智巫卜望之气请而已。其出入为流言，惊骇恐吏民，谨微察之，断，罪不赦。望气舍近守官。牧贤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，弟之。举屠、酷者置厨给事，弟之。凡守城之法，县师受事，出葆，循沟防，筑荐通涂，修城。百官共财，百工即事，司马视城修卒伍。设守门，三人掌右闱，二人掌左阖，四人掌闭，百甲坐之。城上步一甲、一戟，其赞三人。五步有五长，十步有什长，百步有百长，旁有大率，中有大将，皆有司吏卒长。城上当阶，有司守之，移中中处泽急而奏之。士皆有职。城之外，矢之所还，坏其墙，无以为客菌。三十里之内，薪、蒸、水皆入内。狗、负、豚、鹦食其肉，敛其骸以为酝腹，病者以起。城之内薪蒸庐室，矢之所还，皆为之徐菌。令命昏纬狗纂马，学纬。静夜闻鼓声而诊，所以阖客之气也，所以固民之意也，故时诊则民不疾矣。祝、史乃告于望四、山川、社稷，先于戎，乃退。公素服誓于太庙，曰：其人为不道，不修义详，唯乃是王，曰：予必怀亡尔社稷，灭尔百姓。二参子尚夜自厦，必勤寡人，和心比力兼左右，各死而守。既誓，公乃退食。舍于中太庙之右，祝、史舍于社。百官具御，乃斗鼓于问，右置旅，左置旌于隅练名。射参发，告胜，五兵咸备，乃下，出挨，升望我郊。乃命鼓，俄升，役司马射自门右，蓬矢射之，茅参发，弓弩继之，校自门左，先以挥，木石继之。祝、史、宗人告社，覆之以饭。

旗辙

 守城之法，木为苍旗，火为赤旗，薪樵为黄旗，石为白旗，水为黑旗，食为菌旗，死士为仓英之旗，竟士为雩旗，多卒为双兔之旗，五尺男子为童旗，女子为梯末之旗，弩为狗旗，戟为徒旗，剑盾为羽旗，车为垄旗，骑为乌旗。凡所求索旗名不在书者，皆以其形名为旗。城上举旗，备具之官致财物，之足而下旗。凡守城之法：石有积，樵薪有积，菅茅有积，瞿苇有积，木有积，炭有积，沙有积，松柏有积，蓬艾有积，麻脂有积，金铁有积，粟米有积；井鳌有处，重质有居，五兵各有旗，节各有辨；法令各有贞；轻重分数各有请；主慎道路者有经。亭尉各为帜，竿长二丈五，帛长丈五，广半幅者大。寇传攻前池外廉，城上当队鼓三，举一帜；到水中周，鼓四，举二帜；到藩，鼓五，举三帜；到冯垣，鼓六，举四帜；到女垣，鼓七，举五帜；到六城，鼓八，举六帜；乘六城半以上，鼓无休。夜以火，如此数。寇却解，辄部帜如进数，而无鼓。城为隆，长五十尺，四面四门将长四十尺，其次三十尺，其次二十五尺，其次二十尺，其次十五尺，高无下四十五尺。城上吏卒置之背，卒于头上，城下吏卒置之眉。在他于左眉，中军置之胸。各一鼓，中军一三。每鼓三、十击之，诸有鼓之吏，谨以次应之，当应鼓而不应，不当应而应鼓，主者斩。道广三十步，于城下夹阶者，各二，其井置铁强。于道之外为屏，三十步而为之圆，高丈。为民国，垣高十二尺以上。巷卫周道者，心为之门，门二人守之，非有信符，勿行，不从令者斩。城中吏卒民男女，皆芾异衣章微，令男女可知。诸守牲格者，三出却适，守以令召赐食前，予大旗，署百户邑若他人财物，建旗其署，令皆明白知之，曰某子旗。牲格内广二十五步，外广十步，表以地形为度。斩卒，中教解前后左右，卒劳者更休之。

号令

 安国之道，道任地始，地得其任则功成，地不得其任则劳而无功。人亦如此，备不先具者无以安主，吏卒民多心不一者，皆在其将长。诸行赏罚及有治者，必出于功王。数使人行劳赐守边城关塞、备蛮夷之劳苦者，举其守率之财用有余，不足，地形之当守边者，其器备常多者。边县邑视其树木恶则少用，田不辟、少食，无大屋草盖，少用杗。多财，民好食。为内牒，内行栈，置器备其上，城上吏、卒、养，皆为舍道内，各当其隔部。养什二人，为符者曰养吏一人，辨护诸门。门者及有守禁者皆无令无事者得稽留心其旁，不从令者戮。敌人但至，千丈之城，必郭近之，主人利。不尽千丈者勿迎也，视敌之居曲，众少而应之，此守城之大体也。其不在此中者，皆心卫与人事参之。凡守城者以函伤敌为上，其延曰持久以待救之至，明于守者也，不能此，乃能守城。守城之法，敌去邑百里以上，城将如今，尽召五官及百长，以富人重室之亲，舍之官符，谨令信人守卫之，谨密为故。乃傅城，守城将营无下三百人，四面四门之将，必选择之有功劳之臣及死事之后重者，从卒各百人。门将并守他门，他之上必夹为高楼，使善射者居焉。女郭、冯垣一人，一人守之，使重字子。五十步一击。因城中里为八部，部一吏，吏各从四人，以行冲术及里中。里中父老小不举守之事及会计者，分里以为四部，部一长，以苛往来，不以时行、行而有他异者，以得其奸。吏从卒四人以上有分者，大将必与为信符，大将使人行，守操信符，信不合及号不相应者，伯长以上辄止之，以闻大将。当止不止及从吏卒纵之，皆斩。诸有罪自死罪上，皆还父母、妻子、同产。诸男女有守于城上者，什、六弩、四兵。丁女子、老少，人一矛。卒有惊事，中军疾击鼓者三，城上道路、里中巷街，皆无得行，行者斩。女子到大军，令行者男子行左，女子行右，无并行，皆就其守，不从令者斩。离守者三曰而一徇，而所以备奸也。里缶与皆守宿里门，吏行其部，至里门，缶与开门内吏。与行父老之守及穷巷问无人之处。奸民之所谋为外心，罪车裂。缶与父老及吏主部者，不得皆斩，之，除，又赏之黄金，人二镒。大将使使人行守，长夜五循行，短夜三循行。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，如大将之行，不从令者斩。诸鳌火为井，火突高出屋四尺。慎无敢失火，失火者斩，其端失火以为事者，车裂。伍人不得，斩；得之，除。救火者无敢灌哗，及离守绝巷救火者斩。其缶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，皆得救之，吏部函令人谒之大将，大将使信人将左右救之，部吏失不言者斩。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无有所失，逮其以火为乱事者如法。围城之重禁。敌人卒而至严令吏民无敢护嚣、三最、并行、相视、坐泣流涕、若视、举手相探、相指、相呼、相历、相、踵、相投、相击、相靡以身及衣、讼驳言语及非令也而视敌动移者，斩。伍人不得，斩；得之，除。伍人瑜城归敌，伍人不得，斩；与伯归敌，队吏斩；与吏归敌，队将斩。归敌者父母、妻子、同产皆车裂。先觉之，除。当术需敌离地，斩。伍人不得，斩；得之，除。其疾国却敌于术，敌下终不能复上，疾国者队二人，赐上奉。而胜围，城周里以上，封城将三十里地为关内侯，辅将如今赐上卿，丞及吏比于丞者，赐爵五大夫，官吏、豪杰与计坚者守？十人及城上吏北五官者，皆赐公乘。男子有守者，爵人二级，女子赐钱五千，男女老小先分守者，人赐钱千，复之三岁，无有所与，不租税。此所以劝吏民坚守胜围也。吏卒侍大门中者，曹无过二人。勇敢为前行，伍坐，令各知其左右前后。擅离署，戮。门尉昼三阅之，莫，鼓击门闭一阅，守时令人参之，上通者名。铺食皆于署，不得外食。守必谨微察视谒者、执盾、中涓及妇人侍前者，志意、颜色、使令、言语之请。及上饮食，必令人尝，皆非请也，击而请故。守有所不悦谒者、执盾、中涓及妇人待前者，守曰断之。冲之，若缚之，不如令，及后缚者，皆断。必时素诫之。诸门下朝夕立若坐，各令以年少长相次，旦夕就位，先估有功有能，其余皆以次立。五曰官各上喜戏、居处不庄、好侵侮人者一。诸人士外使者来，必合有以执将。出而还若行县，必使信人先戒舍室，乃出迎，门守乃入舍。为人下者常司上之，随而行，松上不随下。必须□□随。客卒守主人，及以为守卫，主人亦守客卒。城中戍卒，其邑或以下寇，谨备之，数录其署，同邑者，勿令共所守。与阶门吏为符，符合入，劳；符不合，牧，守言。若上城者，衣服，他不如令者。宿鼓在守大门中，莫，令骑若使者操节闭城者，皆以执毚。昏鼓鼓十，诸门亭皆闭之。行者断，必击问行故，乃行其罪。晨见掌文，鼓纵行者，诸城门吏各入请龠，开门已，辄复上龠。有符节不用此令。寇至，楼鼓五，有周鼓，杂小鼓乃应之。小鼓五后从军，断。命必足畏，赏必足利，令必行，令出辄人随，省其可行、不行。号，夕有号，失号，断。为守备程而署之曰某程，置署街街衢阶若门，令往来者皆视而放。诸吏卒民有谋杀伤其将长者，与谋反同罪，有能捕告，赐黄金二十斤，谨罪。非其分职而擅之取；若非其所当治而擅治为之，断。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，辄牧；以属都司空若候，候以闻守，不牧而擅纵之，断。能捕得谋反、卖城、瑜城敌者一人，以令为除死罪二人，城旦四人。反城事父母去者，去者之父母妻子。悉举民室材木、凡若兰石数，署长短小大，当举不举，吏有罪。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，左右有罪而不智也，其次伍有罪。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，皆构之。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，皆倍其构赏。城外令任，城内守任，令、丞、尉亡得入当，满十人以上，令、丞、尉夺爵各二级；百人以上，令、丞、尉免以卒戍。诸取当者，必取寇虏，乃听之。募民欲财物粟米以贸易凡器者，卒以贾予。邑人知识、昆弟有罪，虽不在县中而欲为赎，若以栗米、钱金、布帛、他财物免出者，令许之。传言者十步一人，稽留言及乏传者，断。诸可以便事者，函以疏传言守。吏卒民欲言事者，函为传言请之吏，稽留不言诸者，断。县各上其县中豪杰若谋士、居大夫、重厚口数多少。宫府城下吏卒民皆，前后左右相传保火。火发自墦，蟠曼延墦人，断。诸以众疆凌弱少及强奸人妇女，以谁哗者，皆断。诸城门若亭，谨候视往来行者符，符传疑，若无符，皆诣县延言，请问其所使；其有符传者，善舍官府。其有知识、兄弟欲见之，为召，勿令里巷中。三老、守问令厉缮夫为答。若他以事者微者，不得入里中。三老不得入家人。传令里中有以羽，羽在三所差，家人各令其官中，失令，若稽留令者，断。家有守者治食，吏卒民无符节，而擅入里巷官府，吏、三老、守闲者失苛心皆断。诸盗守器械、财物及相盗者，直一钱以上，皆断。吏卒民各自大书于杰，着之其署同，守案其署，擅入者，断。城上曰壹发席暮，令相错发，有匿不言人所挟藏在禁中者，断。吏卒民死者，辄召其人，与次司空葬之，勿令得坐泣。伤甚者令归治病家善养，予医给药，赐酒曰二升、肉二斤，令吏数行问，视病有廖，辄造事上。诈为自贼伤以辟事者，族之。事已，守使吏身行死伤家，临户而悲哀之。寇去事已，塞祷。守以令益邑中豪杰力国诸有功者，必身行死伤者家以吊哀之，身见死事之后。城围罢，主函发使者往劳，举有功及死伤者数使爵禄、守身尊宠，明白贵之，令其怨结于敌。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，苦欲以城为外谋者，父母、妻子、同产皆断。左右知不捕告，皆与同罪。城下理中家人皆相葆，苦城上之数。有能捕告之者，封之以千家之邑；若非其左右乃他伍捕告者，封之二千家之邑。城禁：使、卒、民不欲寇微职和旌者，断。不从令者，断。非擅出令者，断。失令者，断。倚戟县不城，上下不与众等者，断。无应而妄罐呼者，断。总失者，断。誉客内毁者，断。离署而聚语者，断。闻城鼓声而伍后上署者，断。人自大书版，着之其署郦，守必自谋其先后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，断。离署左右，共入他署，左右不捕，挟私书，行请谒及为行书者，释守事而治私家事，卒民相盗家室、婴兄，皆断无赦。人举而藉之。无符节而横行军中者，断。客在城下，因数易其署而无易其养，誉敌：少以为众，乱以为治，敌攻拙以为巧者，断。客、主人无得相与言及相藉，客射以书，无得誉，外示内以善，无得应，不从令者，皆断。禁无得举矢书，若以书射寇，犯令者父母、妻子皆断，身枭城上。有能捕告之者，赏之黄金二十斤。非时而行者，唯守及掺太守之节而使者。守人临城，必谨问父老、吏大夫、请有怨条不相解者，召其人，明白为之解之。守必自异其入而藉之，狐之，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，父母、妻子皆断。其以城为外谋者，三族。有能得若捕告者，以其所守邑，小大封之，守还授其印，尊宠官之，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。豪杰之外多交诸侯者，常请之，令上通知之，善属之，所居之吏上数选具之，令无得擅出入，连质之。术乡长者、父老、豪杰之亲戚父母、妻子，必尊宠之，若贫人食不能自给食者，上食之。及勇士父母亲戚妻子皆时酒肉，必敬之，舍之必近太守。守楼临质宫而善周，必密涂楼，令下无见上，上见下，下无知上有人无人。守之所亲，举吏贞廉、忠信、无害、可任事者，其饮食酒肉勿禁，钱金、布帛、财物各自守之，慎勿相盗。葆官之墙必三重，墙之垣，守者皆累瓦釜墙上。门有吏，主者门里，莞闭，必须太守之节。葆卫必取戍卒有重厚者。请择吏之忠信者，无害可任事者。令将卫，自筑十尺之垣，周还墙门、闺者，非令卫司马门。望气者舍必近太守，巫舍必近公社，必敬神之。巫祝史与望气者必以善言告• 民，以请报守上，守独知其请而已。无与望气妄为不善言惊恐民，断勿赦。度食不足，食民各自占，家五种石升数，为期，其在专害，吏与杂訾，期尽匿不占，占悉，令吏卒钦 得，皆断。有能捕告，赐什三。牧粟米、布、钱金，出内畜产，皆为平直其贾，与主人券书之。事已，皆各以其贾倍偿之。又用其贾贵贱、多少赐爵，欲为吏者许之，其不欲为吏，而欲以受赐赏爵禄，若赎士亲戚、所知罪人者，以令许之。其受构赏者令葆官见，以与其亲。欲以复佐上者，皆倍其爵赏。某县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，积粟六百石，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，积粟百石。出粟米有期曰，过期不出者王公有之，有能得若告之，赏之什三。慎无令民知吾粟米多少。守入城，先以候为始，得辄官养之，勿令知吾守卫之备。候者为异官，父母妻子皆同其宫，赐衣食酒肉，信吏善待之。候来若复，就问，守宫三难，外环隅为之楼，内环为楼，楼入葆宫丈五尺为复道。葆不得有室，三曰一发席导，略视之，布茅宫中，厚三尺以上。发候，必使乡邑忠信、善重士，有亲戚、妻子，厚奉资之。必重发候，为养其亲，若妻子，为异舍，无与负同所，给食之酒肉。遣他候，奉资之如前候，反，相参审信，厚赐之候三发三信，重赐之。不欲受赐而欲为吏者，许之二百石之吏。守佩授之印。其不欲为吏而欲受构赏禄，皆如前。有能入深至主国者，问之审信，赏之倍他候。其不欲受赏，而欲为利者，许之三石之候。抒士受赏赐者，守必身自致之其亲之其亲之所，见其见守之任。其欲复以佐上者，其构赏、爵禄、罪人倍之。士候无过十里，居高便所树表，表三人守之，北 至城者三表，与城上烽燧相望，昼则举烽，夜则举火。闻寇所从来，审知寇形必攻，论小城不自守通者，尽葆其老弱粟米畜产。遣卒候者无过五十人，客至烁去之。慎无厌建。候者曹无过三百人，曰暮出之，为微职。空队、要塞之人所往来者，令可□迩者，无下里三人，平而迩。各立其表，城上应之。候出越陈表，遮坐郭门之外内，立其表，令卒之少居门内，令其少多无知可 也。节有惊，见寇越陈表，城上以麾指之，迩坐击缶期，以战备从麾所指，望，举一垂；入竟，举二垂；狎郭，举三垂；入 ，举四垂；狎城，举五垂。夜以火，皆如此。去郭百步，墙垣、树木小大尽伐除之。外空井，尽窒之，无可得汲也。外空窒尽发之，木尽伐之。诸可以攻城者尽内城中，令其人各有以记之。事以，各其记取之。事为之券，书其枚数。当遂枚木不能尽内，既烧之，无令客得而用之。人自大书版，着之其署忠。有司出其所治，则从淫之法，其罪射。务色馒缶，淫嚣不静，当路尼众，舍事后就，瑜时不宁，其罪射。谁嚣骇众，其罪杀。非上不谏，次主凶言，其罪杀。无敢有乐器、弊麒军中，有则其罪射。非有司之令，无敢有车驰、人趋、有则其罪射。无敢散牛马军中，有则其罪射。饮食不时，其罪射。无敢歌哭于军中，有则其罪射。令各执罚尽杀，有司见有罪而不诛，同罚，若或逃之，亦杀。凡将率阖其众失法，杀。凡有司不使去卒、吏民闻誓令，伐之服罪。凡戮人于市，死上目行。谒者侍令门外，为二曹，夹门坐，铺食更，无空。门下谒者一长，守数令人中，视其亡者，以督门尉与其官长，及亡者入中报。四人夹令门内坐，二人夹散门外坐。客见，持兵立前，铺食更，上侍者名。守室下高楼，候者望见乘车若骑卒道外来者，及城中非常者，辄言之守。守以顺城上候城门及邑吏来告其事者以验之，楼下人受候者言，以报守。中涓二人，夹散门内坐，门常闲，铺食更，中涓一长者。环守宫之术衢，置屯道，各垣其两旁，高丈，为埤睨，立初鸡足置，夹挟视葆食。而扎书得必谨案视参食者，节不法，正请之。屯陈垣外卫衢街皆楼，高临里中，楼一鼓聋鳌。即有物故，鼓，吏至而正 。夜以火指鼓所。城下五十步一厕，厕与上同国。请有罪过而可无断者，令杼厕利之。

杂守

 禽子问曰：客众而勇，轻意见威，以骇主人。薪土俱上，以为羊玲，积土为高，以临民，蒙橹俱前，遂属之城，兵弩俱上，为之奈何？子墨子曰：子问羊玲守耶？羊玲者攻之拙者也，足以劳卒，不足以害城。羊玲之政，远攻则远害，近城则近害，不至城。矢石无休，左右趣射，兰为柱后，望以固。厉吾锐卒，慎无使顾，守者重下，攻者轻云。养勇高奋，民心百倍，多执数少，乃不殆。作士不休，不能禁御，遂属之城，以御云梯之法应之。凡待烟、冲、云梯、临之法，必广城以御之曰不足，则以木柠之。左百步，右百步，繁下失、石、沙、炭以雨之，薪火、水汤以济之。选厉锐卒，慎无使顾，赏审行罚，以静为故，从之以急，无使主虑志愿高愤，民心百倍，多执数赏，卒不乃息。冲、临、梯皆以冲冲之。渠长丈五尺，其理者三尺，矢长丈二尺。渠广丈六尺，其弟丈二尺，渠之垂者四尺。树渠无传叶五寸，梯渠十丈一梯，渠答大数，里二百五十八，渠答百二十九。诸外道可要塞以难寇，其甚害者为筑三亭，亭三隅，织女之，令能相救。诸诅阜、山林、沟渍、丘陵、阡陌、郭门、若问术，可要塞及为微职，可以边知往来者少多及所伏藏之处。葆民，先举城中官府、民宅、室署、小大调处，葆者或欲从兄弟、知者许之。外宅栗米、畜产、财物诸可以佐城者，送入城中，事即急，则使积门内。候无过五十，寇至随叶去，唯彝逮。民献粟米布帛金钱牛马畜产，皆为置平贾，与主券书之。使人各得其所长，天下事当，钧其分职，天下事得，皆其所喜，天下事备，强弱有数，天下事具矣。筑卸亭者圆之，高三丈以上，令侍杀。为辟梯，梯两臂长三尺，连门三尺，报以绳连之。堑再杂为县梁。聋鳌，亭一鼓。寇烽、惊烽、乱烽，传火以次应之，至主国正，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。烽火以举，辄五鼓传，又以又属之，言寇所从来者少多，曰一会还，去来属次烽勿罢。望见寇，举一烽；入境，举二烽；射妻，举三烽一蓝；郭会，举四烽二蓝；城会，举五烽五蓝；夜以火，如此数。守烽者事急。曰暮出之，令皆为微职。距阜、山林，皆令可以迩，平明而迩。无迩，各立其表，下城之应。候出置田表，斥坐郭内外立旗帜，卒半在内，令多少无可知。即有惊，举孔表，见寇，举牧表。城上以麾指之，斥步鼓整旗，旗以备战从麾所指。田者男子以战备从斥，女子函走入。即见放，到传到城正。守表者三人，更立捶表而望，守数令骑若吏行旁视，有以知为所为。曹一鼓。望见寇，鼓传到城止。升食，终岁三十六石；参食，终岁二十四石；四食，终岁十八石；五食，终岁十四石升；六食，终岁十二石。升食食五升，参食食参升 ，四食食二升半，五食食二升，六食食一升大半，曰再食。救死之时，曰二升者二十曰，曰三升者三十曰，曰四升者四十曰，如是，而民免于九十曰之约矣。寇近，函收诸杂乡金器，若铜铁及他可以左守事者。先举县官室居、官府不急者，材之大小长短及凡数，即急先发。寇薄，发屋，伐木，虽有请谒，勿听。入柴，勿积鱼鳞簪，当队，令易取也。材木不能尽入者，墦之，无令寇得用之。积木，各以长短小大恶美形相从，城四面外各积其内，诸木大者皆以为关鼻，乃积聚之。城守司马以上，父母，昆弟、妻子、有质在主所，乃可以坚守。署都司空，大城四人，候二人，县候面一，亭尉、次司空、一争一人。吏侍守所者财足，廉信，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宫中者，乃得为侍吏。诸吏必有质，乃得任事。守大门者二人，夹门而立，令行者趣其外。各四戟，夹门立，而其人坐其下。吏曰五阅之，上通者名。池水廉有要有害，必为疑人，令往来行夜者射之，谋其疏者。墙外水中，为竹剪，剪尺广二步，剪于下水五寸，杂长短，前外廉三行，外外乡，内亦内乡。三十步一弩庐，庐广十尺，裹丈二尺。队有急，极急发其近者往佐，其次袭其处。守节出入，使主节必疏书，署其情，令若其事，而须其还报以剑验之。节出，使所出门者，辄言节出时掺者名。百步一队。合通守舍，相错穿室。治复道，为筑塘，塘善其上。先。行德计谋合，乃入葆。葆入守，无行城，无离舍。诸守者，审知卑城浅池，而错守焉。晨暮卒歌以为度，用人少易守。取疏，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，以备湛旱、岁不为。常令边县豫种畜羌、芸、乌喙、株叶，外宅沟井可真，塞不可，置此其中。安则示以危，危示以安。寇至，诸门户令皆凿而类窍之，各为二类，一凿而属绳，绳长四尺，大如指。寇至，先杀牛、羊、鸡、狗、乌、鸦，牧其支革、筋、角、脂、前、羽。蠡皆剥之。吏掸桐自，为铁锋，厚简为衡枉。事急，卒不可远，令掘外宅林。谋多少，若治城元本空为击，三隅之。重五斤已上诸林木，渥水中，无过一茂。涂茅屋若积薪者，厚五寸已上。吏各举其步界中财物可以左守备者上。有谗人，有利人，有恶人，有善人，有长人，有谋士，有勇士，有巧士，有使士，有内人者，外人者，有善人者，有善门人者，守必察其所以然者，应名乃内之。民相恶，苦议吏，吏所解，皆礼书藏之，以须告之至以参验之。睨者小五尺，不可卒者，为署吏，今给事官府若舍。兰石、厉矢、诸林器用，皆谨部，各有积分数。为解车以抬，城矣以辖车输轴，广十尺，辕长丈，为三辐，广六尺。为板箱长与辕等四高尺，善盖上治中令可载矢。子墨子曰：凡不守者有五：城大人少，一不守者；城小人众，二不守也；人众食寡，三不守也；市去城远，四不守也；畜积在外，富人在虚，五不守也。率万家而城方三里。